

青樓韻譜

下

國學珍本文庫

— 第一集第九種 —

張夢徵編

青樓韻語

襟霞閣主人重刊

中央書店總經理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國學珍本文庫

國學珍本文庫

第一集 第九種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廿八日初版

青樓韻語 全二冊

分售：定價大洋五元

編輯者 張夢徵

校訂者 虞山沈亞公

印行者 襟霞閣主人

發行者 中央書店

分售處 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世界里六號

中央書店總店

各省各大書局代理分售



明代
標經

青樓韻語



下

青樓韻語下冊目次

附錄

懷芳記……………一

雪鴻小記……………二〇

雪鴻小記補遺……………二六

跋……………二九

泛湖偶記……………三〇

珠江奇遇記……………三三

帝城花樣……………三五

帝城花樣自序……………三六

帝城花樣後序……………三六

書長安看花前後記辛壬癸甲錄後……………三七

長安看花後記序……………四〇

檀蘭卿傳……………四一

楊法齡傳……………四二

吳桐仙傳……………四二

紉薺傳……………四三

琵琶慶傳……………四四

長安看花記……………四五

蕊仙傳……………四八

| | |
|-------|----|
| 春珊傳 | 四九 |
| 冠卿傳 | 五〇 |
| 小蟾傳 | 五一 |
| 小雲傳 | 五二 |
| 鸞仙傳 | 五二 |
| 長安看花記 | 五三 |
| 小桐傳 | 五三 |
| 小霞傳 | 五四 |
| 眉仙傳 | 五五 |
| 瑄霞傳 | 五六 |
| 栗香傳 | 五七 |
| 綺人傳 | 五七 |

| | |
|--------|----|
| 瑤卿傳 | 五八 |
| 秋芙傳 | 五八 |
| 長安看花後記 | 六〇 |
| 倚雲傳 | 六〇 |
| 玉仙傳 | 六〇 |
| 香吏傳 | 六一 |
| 春波傳 | 六一 |
| 小蘂傳 | 六二 |
| 幼仙傳 | 六三 |
| 雨仙傳 | 六四 |
| 序 | 六五 |
| 燕臺花事錄上 | |

品花……………六六

後錄……………七〇

燕臺花事錄中

詠花……………七二

燕臺花事錄下

嘲花……………八四

珠江梅柳記……………八七

珠江名花小傳

繡琴……………九一

青樓韻語下冊目次

文采……………九二

大柔……………九二

亞柳……………九三

鳳彩……………九三

新嬌……………九五

瑞蓮……………九六

細妹……………九七

阿鳳……………九八

婕卿……………九九

阿富……………一〇一

李順孃……………一〇二

白門新柳記序……………一〇四

序二……………一〇六

題詞……………一〇九

白門新柳記

大文寶……………一一〇

王寶珠……………一一一

素娟……………一二二

蕙香……………一二三

小瀛仙……………一二四

素英……………一二五

小玉紅小紅……………一二六

岫雲……………一二七

如意……………一一九

大文卿小文卿……………一一九

巧齡巧珠……………一二〇

大翠齡……………一二一

小桂……………一二二

雙鳳……………一二三

小翠齡……………一二三

文玉……………一二四

金齡小金齡……………一二四

大金鳳……………一二五

金仙……………一二五

小玉琴……………一二六

大寶齡.....一二六

小琴仙.....一二七

小素貞.....一二八

小翠紅斌齡.....一二八

小蘭.....一二八

白門新柳補記

妙紅.....一三〇

彩雲.....一三一

綺香秀英.....一三一

瀛珠.....一三二

楊寶珠.....一三二

綠菱.....一三三

喜齡.....一三三

白門衰柳附記

湯小聰.....一三五

安月娥.....一三七

鄭二娘.....一三八

陸蘭英.....一三八

施文霞.....一三九

曲師劉培珊.....一四〇

跋.....一四二

懷芳序.....一四四

青樓韻語 下冊 目次

| | |
|--------------|-----|
| 竹西花事小錄敘····· | 一四五 |
| 竹西花事小錄····· | 一四六 |
| 海陬冶遊錄序····· | 一六二 |
| 海陬冶遊錄自序····· | 一六四 |
| 海陬冶遊錄上卷····· | 一六七 |

附錄

懷芳記

蘿摩庵老人譔（糜月樓主附注）

張金麟。字倚雲。蘇州人。其舅爲三慶部之阿金。度曲名手也。倚雲初入都。隸集秀部。爲春泉堂。胡法慶弟子。法慶不解度崑曲。倚雲乃獨工。離師後。題所居曰麗春堂。性情莊雅。舉止和婉。體微豐。妝揚太真爲最宜。名噪一時。爲櫻桃第一枝。

與倚雲同坐。忘其爲伶人。倚雲亦自忘也。法慶者以琵琶擅名。後以洋菸事遣戍。

張金蘭。字倚香。蘇州人。少倚雲一歲。年十五。始入都。爲熙春堂弟子。亦工度崑曲。離師後。所居曰留春堂。性孤介而貌早瘁。不能與倚雲比。有弟子妝花旦者。人目之曰狐狸精。豔不免俗。亦傾動一時。（咸豐丁巳戊午間有八十二者姚冶動一時人目之爲狐）

倚雲得近士大夫者殆二十年。倚香不過五六年耳。然愛倚雲者無不惜倚香也。

張翠香字玉仙。蘇州人。殷采芝弟子。所居曰日新堂。慧中秀外。顧盼生姿。登場尤亭亭可愛。

玉仙不畏暑。當夏不汗。所謂冰肌玉骨自清涼者。

張三福字梅生。蘇州人。所居曰月新堂。性坦易。貌姣好。而眉黛間常有恨色。演刺虎最工。亦以其愁蛾雙蹙相稱也。頗解作字。淨几明窗。雜陳古帖。兼之魚豨花餅。別饒清趣。予以丁巳入都。此四伶皆不見。憶三福尙於冠帶筵前一把晤耳。

王長桂字粲仙。揚州人。年十四五。娟麗無匹。二十許。豔冶如故。是餘慶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槐慶。房櫳曲折。簾幙深沉。茶熟酒香。魂銷心醉。游者視若迷樓焉。范秀蘭字小桐。以字行。爲吳金鳳弟子。金鳳字桐仙。能詩。解屬文。爲何尙書所愛。有盛名於時。小桐恬雅寡言笑。亦能書畫。嘗自畫蘭。請名流題詠。離師後。居寒葭潭。是芥子園之一隅。怪石清池。可以娛客。然知音終寡。以其性太高潔。不入時耳。桐仙堂曰光裕。小桐堂曰承裕。

倚雲擅場二十餘年。聲名最高且久。終以貧悴死。梅生略有餘資。遽謝其儕偶。返故鄉。思爲田舍郎。爲親族所黜。齎恨死。粲仙好擗蒲。盡產以償博債。僦居敗屋中。抑鬱死。嗟夫。士之懷才不遇。爲可慨。

既遇矣。而晚節末路。或顛沛困躓。不保厥終者。陸敬輿。李文饒。且抱此憾。何有於三小史哉。北里南部之書未見及此。

夏天喜。字秋芙。揚州人。長身玉立。回眸一笑。觀者愔愔不能自持。王粲仙與秋芙美豔相匹。粲仙固是好女。秋芙則近於蕩姬矣。蘇長公謂食河鮪。值得一死。余謂秋芙儻是女子。爲我作妾。亦值得一死也。所居曰裕德堂。或贈以楹帖曰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爲時所傳誦。

秋芙不能度曲。但以色勝。其戲以蕭素珍上墳爲最工。有時作武旦。亦顧盼生姿也。秋芙不復登場。其師弟天壽。亦扮上墳。刻意倣之。毫釐不失。用心良苦。顧其貌劣。在秋芙種種態度。人見爲可愛者。以天壽出之。則以爲可憎。信乎東施效顰。見者望而卻走。予見秋芙已鬢鬢有鬚。其兄子雲林年十二。未登場。已傾衣冠。黃侍郎字之。亦秋演畫蘭愁蛾。婉約賦色。寫生恐當時馬守真無此玉貌。十年後重至春明。秋芙早死。雲林淪落津門。次年玉碎珠沉矣。

黃聯桂。字小蟾。皖之太湖人。白皙溫潤。瞳子如翦秋水。是春福堂陳幼香弟子。幼香名長春。爲朱殿撰所眷。亦有狀元夫人之稱者。小蟾離師後。堂名春元。性伉爽。有俠伶之目。

鄭連貴。蘇州人。堂名曰淨香。妝武旦。態度絕倫。凡武旦皆以跳擲相撲爲長。連貴獨以步驟勝。前乎連

貴。後。乎。連。貴。以。武。旦。名。者。皆。莫。能。及。也。予。嘗。謂。洛。神。賦。翩。若。驚。鴻。宛。若。游。龍。以。此。兩。語。狀。美。人。疑。其。不。類。必。見。連。貴。之。扮。戲。乃。知。此。語。形。容。之。妙。亦。惟。連。貴。可。以。當。之。（蓮。貴。扮。金。山。寺。殆。可。接。武。）

莊。清。香。字。蘭。生。常。州。人。舊。家。子。弟。淪。入。風。塵。意。致。高。遠。不。屑。與。流。輩。伍。落。落。不。肯。隨。衆。調。笑。飲。酒。甚。豪。所。居。曰。聞。妙。堂。

陳。鳳。林。字。鸞。仙。皖。人。所。居。曰。藕。香。堂。言。論。磊。落。超。邁。眉。宇。間。有。英。氣。席。間。嘗。傲。睨。俗。子。陳。相。國。愛。之。扮。戲。則。得。意。緣。玉。玲。瓏。之。類。齒。既。長。乃。於。羣。英。會。妝。周。郎。其。豪。可。以。相。見。（周。郎。衣。鉢。近。年。推。蝶。仙。）

鸞。仙。後。隨。黃。中。丞。出。都。略。有。餘。資。商。於。漢。口。可。以。溫。飽。

丁。鴻。寶。字。雲。香。揚。州。人。鴻。雪。堂。弟。子。離。師。後。堂。名。曰。印。雪。色。黔。而。格。俊。舉。止。灑。落。談。諧。談。笑。個。儻。不。羈。而。不。迂。客。故。近。之。者。衆。侯。郎。中。最。愛。之。慶。郎。中。遷。觀。察。貧。不。能。治。行。余。與。侯。贖。金。資。之。雲。香。亦。以。二。百。金。爲。助。慶。官。不。進。卒。無。以。償。也。（明。僮。合。錄。書。梅。慧。仙。亦。有。焚。券。事。士。大。夫。奈。何。愧。之。）

楊。素。蘭。皖。人。所。居。曰。心。言。堂。清。麗。特。異。姿。態。天。然。每。一。登。場。神。采。流。映。觀。者。靡。不。眩。目。動。心。惜。爲。擲。蒲。所。誤。車。馬。未。稀。門。庭。尙。在。遠。憂。悴。以。殂。猶。未。娶。婦。也。是。可。傷。已。

朱。福。喜。字。蓮。卿。蘇。州。人。所。居。曰。景。春。堂。稚。齒。靜。婉。若。幼。女。稍。長。溫。雅。若。書。生。絕。無。纖。媚。之。態。而。蘊。藉。宜。

人相對清談。如爲衣子弟。侍坐依依。不覺其爲梨園小史。戲祇湖船醉歸。獨占水闌。斷橋數畝。其扮獨占態濃意遠。情文深至。令觀者真妬羨秦小官焉。稟氣稍弱。憚於轉喉。履黠詼時恆少。（景春堂自蓮芳出櫻桃花下。車轂如雲。蓮卿弟子小蘭字晚香。幽怨如空閨病女。貌中人亦不甚解文義。然喜從寒士游。卒不得時譽。年既長。遂爲四喜部小雜。扶旗出場。淚恆承睫。噫寒士固不可近哉。稍後有郝天秀者。字蘭卿。依其母居。無師子。贈聯云：飛鳥依人白袷翩翩佳子弟。旗亭畫壁青尊日日對鶯花。）

潘玉香字冠卿。蘇州人。姿貌明倩。歌喉清潤。所居曰豐玉堂。是國香堂譚天祿之壻。婦貌亦美。人稱佳偶。

俞秀蘭字香吏。蘇州人。娟秀出塵。清可徹骨。能作飛白書。所居曰春暉堂。香吏與小桐皆卓然雅品。非俗眼所能賞。故座客終希。

俞鴻翠字小霞。傳經堂弟子。吳人所居曰詠霓堂。妝小生。能書。亦寫蘭。有瀟灑拔俗之致。（湯金蘭能畫蘭。雲林出。遂不敢登場。演百穀故事。）

華阿荃字佩秋。無錫人。柔媚旖旎。弱不勝衣。所居曰福新堂。

胡小金字語山。蘇州人。吟秀堂弟子。所居曰春秀堂。夏秋芙之後。論姣麗以語山爲第一。一笑百媚。光

采動人如徑寸珠。能照十二乘。當之者莫不神魂失據。甘爲之死。（咏秀堂弟子笙兒冷蕩下劣有福兒十齡童子扮回獵咬臍郎乾元山哪吒真如龍蛇捉不住也）

張蒔紅。字紫卿。蘇州人。所居曰詠華堂。扮小生。舉止大雅。

張寶香。字蘊卿。蘇州人。所居曰蓮清堂。文靜婉約。亦有書生韻致。崑曲極工。可媿張倚雲。

國卹遏密。倚雲出都。爲人僕。蘊卿服賈。倚雲所託。非知音者。悒悒死。蘊卿遇寇。折閱殆盡。遂成婁子。兩人度曲。實超越尋常。而遭際若此。凡所業至精者。所遇必極蹇。雖一技莫不然矣。（京華鞠部真

堪顧曲者十不得一。維新堂弟子崑寶。豐容盛鬢。色藝俱勝。唱曲知辨陰陽。喉舌務頭。觀字遇人。輒問繼之者。湘雲戲則不多。游園驚夢。小宴七夕。步武音節。皆有悟境。崑寶負盛名。己未公車。招之者。幾廢寢食。稍一料理。數千金可立致。顧以不暇自謀。終未脫弟子籍。盛筵易散。鬱鬱早夭。湘雲童年。酣嬉少長。厭棄賤業。離師後。依其兄順福。以居。裹足不入歌樓。舊相識三五人。晤語款曲。祇道家常喜。從賞鑑家辨論法書名畫。爲簪程中清涼居士）

沈寶珠。字樂仙。儀容豔逸。骨采飛騰。每入座中。竦動羣客。吐屬可愛。真如聰慧女郎。語山可比夏秋芙。樂仙可比王長桂。其美皆國色。以樂仙較語山。則樂仙獨多清氣矣。扮雙拜月。贈劍等戲。觀者神爲之

往（子識寶珠已掌四喜部矣清氣猶昔）

趙寶琴。蘇州人。張倚雲之妹婿。嬌憨綽約。態度天然。亦傾動一時。晚乃貧頓。

口金林。字紫香。吟秀堂弟子。堂名曰口口。妖韶婉孌。楚楚可憐。有飛鳥依人之致。扮拾鐳最動人。

胡喜祿。一名長慶。字藹卿。敬義堂弟子。長身俊眼。別具嫵媚。自云蘇人。殊不類吳產。工於黃調。且能爲

西音。但扮血手印。則觀者如堵。（喜祿自立安義堂弟子。以小爲名。小玉後號璧人。小枝鬱勃有奇氣）

張玉美。字荔仙。蘇州人。深山堂弟子。所居曰韞山堂。姿色穠粹。情意柔膩。望之如畫中人。就之若芝蘭

玉樹。能飲酒。能畫胡蝶。

袁雙喜。字德泉。蘇州人。所居曰倚樹堂。性和柔。吐屬可人意。雪膚玉肌。冠絕流輩。何郎固不傳粉也。（

弟子增福號杏卿。出師居倚雲堂。貌肥澤。子喜呼爲天官。賜福性最溫粹。無冷習。後不知其所終）

徐小香。字蝶仙。蘇州人。年十三。登場卽名噪一時。性最聰警。而能靜密。柔情慧語。宛轉可憐。十五六扮

拾畫。叫畫神情遠出。齒長後。扮演益工。凡名伶皆樂與相配。遂爲小生中之名宿。（小香居岫雲堂弟

子五人。皆以雲名。室題五雲。深處度雲者。儻善談笑）

蝶仙得一弟子。詢知爲舊家子孫。還其家。不索值。東南寇作。大府生死不可知。其子乃就蝶仙家置

酒蝶仙貴而謝之。義聲播於都下。亂定入都有石門故家子淪入鞠部鄉人贖資贖之歸讀書爲博士弟子矣。又有杭州陶童子亦夏家子甬上同年生得其家世亦約予輩爲落其籍比南還不願讀書屢逃學三年後仍爲廝僕世家大族子姓尙不說學如原伯魯何暇責若輩哉。

朱雙喜字琴仙一字韻秋蘇州人梅生之妻弟也淨香堂弟子所居曰春華堂十三四時風趣天然不假雕飾真如出水芙蓉喁喁吳語眼嫵眉清見者莫不愛之號之曰羊毛筆喻其柔也長益妍麗擅名十餘年晚著弟子亦皆有盛名於時自春福堂陳長春後惟韻秋最爲稱意而羊毛筆之號不衰（羊毛筆席豐履厚者二十餘年近聞散遣弟子挈家南歸曲中殆不能有二）

嚴寶琳字韻珊蘇州人春福堂弟子十三歲登場傾動城市招之者日日全集至於應接不暇姿態豐豔亦有天真爛漫之趣

韻珊與韻秋同時兩人同坐壁人相對光采互映觀者莫能軒輊厥後韻秋席豐履厚衍衍燕樂韻珊乃爲曲子師士之有遇有不遇固如此哉（烏知名優育求爲曲子師不可得者在）

周翠琴字稚雲蘇州人倚雲弟子質麗神清有藐姑仙人之目未久告殂知與不知莫不嗟惋有輓之者曰生在百花前萬紫千紅齊俯首春歸三月暮人間天上總銷魂蓋稚雲以花朝前一日生而其卒

也。正當春盡。故云。一時傳誦。流聞禁中。稚雲以三月死。子以七月入都。有蕃釐觀瓊花已歸天上之歎。

論者謂稚雲上掩諸美。小史善華鍾於是。卽盡於是。不但一身不永。後亦無復有麗人可繼芳躅者。信哉斯語。可謂知人知言。

王翠官。樂仙之從子。婀娜流麗。姿態橫生。是夏秋芙一派。愛之者衆。惜早夭。一時亦有玉樹生埋之歎。稚雲死。倚雲遂窮。翠官死。樂仙遂大困。

王長貴。字樂卿。皖人。風貌流宕。齒牙俊快。十四五扮花旦。傾動一時。三十許後。結束登場。丰姿如故。長貴蓄弟子。皆學其師。以冶蕩悅車子市兒無一知名者。長貴年過四十日。日登場演進府趕廟諸劇。令人欲嘔。

朱福壽。字蓮芬。蓮卿胞弟也。視其兄尤靜雅。稚齒喜作字。後乃益工。得者珍如珠玉。度曲亦極精。亭亭物表。獨步一時。無與抗者。潘侍郎極賞之。蓮芬遂謝却。黎園閉門種花臨帖。若舊相知。招邀堅令。偶持歌扇。觀者益矚眙以爲幸矣。以蓮芬方吳桐仙。有過之無不及。二十年來。亦惟此兩人爲足當大雅之目耳。水芝已杜門數年。忽失潘侍郎意。不能自存。復上歌場。風情不減。

余去庚子年。乃命儔輩。把酒徵歌。至癸丑出都。凡十四年。所見鞠部中風華出衆。令人不能忘情者。皆具於此。雖其標格不同。才技各異。要其爲美。則一也。坡詩曰。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能憎。僕持此意。以評花。不限以一格。此外則等諸中駟下駟。無足記述。惟有桂喜者。長身秀骨。如瑤林瓊樹。迥出風塵。其品概在王樂仙沈樂仙之間。長王四五歲。長於沈。及袁聽泉。皆十餘歲。乃與聽泉同演梅玉配。齒已極長。風韻猶傾動觀者。余僅見其登場。未與接杯酒之歡。遂未悉其世族。爲可恨耳。其他如寶笙（妝小生）可作小奚。鴻福可作細婢（鴻福夏秋芙之子。以黃腔負盛名。爲朱邸激賞）中駟之上者。如得寶春林（蓮卿弟子）則中駟之次者。如小玉（妝武旦。後投軍得官戰死）小太平玉寶。則下駟也。有法寶者。下駟之下。而貴官某公賞之。殊不可解。

徐馥生。字琴甫。蘇州人。本在清音隊內。以善歌自拔。列於鞠部。

蕭小蘭。字者香。評者謂嬌憨可擬趙寶琴（此小蘭不知卽維新堂弟子否）

羅巧福。工黃腔。評者謂響遏行雲。恆在箏笛之上。

沈慶林。字燕仙。評者謂姿致可儷釋雲（燕仙室中無時人書畫）

湯金蘭。字幼珊。蘇州人。評者謂其悒悒大雅（幼珊頰長至鞠躬見客嘗學填詞。有良宵奈何一時傳

誦

姚桂芳。字秋蘅。評者謂其清俊拔俗。（秋蘅病目幾眇困悴出都）

張芷馨。蘇州人。朱韻秋之甥。（芷馨名小慶齡以其似張倚雲也有孝名）

張芷僊。亦韻秋之甥。評者謂兩人可稱聯璧。

余自癸丑出都。庚午始返。凡十八年。以上數人。皆得之友人筒札中者。妍媸不能決。姑以耳爲目焉。迨後見所謂金蘭者。則憔悴枯槁。絕以垢面黃馘。不復有幾微姿態。蓋自芙蓉烟盛行。近之者損顏色。敗精神。或且易形體齒甫。壯而姣。好化爲老醜者。比比然也。（公車中好事者恆以鼻甲目伶人。蓮芬燕仙幼珊爲一科。桂芳崑寶芷馨爲一科。桂芳凡劣五人者皆有致。此己未以前品題也。後人益以私意高下。謬種流傳。與科目同爲一邱之貉。）

梅巧齡。字慧仙。泰州人。巧福弟子。所居曰景齋。態豐氣靜。嫵婉有度。可以追儷張倚雲。能作字。善談笑。待客殷勤。屋宇修整。酒食精良。客皆樂過之。旣工崑曲。又工黃腔。並扮得意緣胭脂虎等雜劇。用志稍紛。未免奪崑曲之分際矣。

沈芷秋。蘇州人。朱韻秋弟子。所居曰麗華堂。舉止灑落。嬌嬌不羣。工崑曲。靜細沈著。不作浮響。每一嚀

喉。座客無復喧呶者。一聲初動物皆靜。四座無言。星欲稀。芷秋度曲。有琴理焉。

余見芷秋年已二十餘矣。其在春華堂。稚齒時有吳舍人悅之。欲購爲侍史。力不能致。竟吞生鴉片以死。亦可謂情癡矣。前二十餘年。有甘太史自經死。或謂沈樂仙致之。而殊不然。樂仙其時已自立門戶。與甘情好方深。無阻之者。其日方開筵宴客。樂仙亦在座。入夜客去。甘約樂仙清晨過寓。聯車出游。次晨樂仙至。室未啓扉。隔窗呼之不應。扶門入視。則溢矣。其家人言客散後。得家書。無他事。特怪其用錢太多。言嗣後不復籌寄旅費。此亦何至輕生。祇是醉後神昏。無端憤恚。邪鬼乘之。理或然也。(春華堂同師韻秋者先後十餘人。芷馨最長。芷芳演武技。擅場泗州城。賣藝青龍棍。其獨步也。稍後王小玉演武生。甚稟姚入座。恂恂如處女。與芷芳皆劉家黑牡丹。妍媚在神情中。芷芳最爲嘉定。徐太史賞異。小玉喜淡交。時出冷雋語。十九歲死。春華堂離師自立者。芷秋。芷衫之下。有芷儂。能書善奕。演游園看狀。最入神。已蓄徒矣。浙達官某秉節。芷儂往依之。乃棄其業。弟子小儂。轉師韻秋。名芷蓀。以小儂爲字。演鳳儀亭。溫侯合座。叫絕亦妝。旦演明妃。顧盼幽抑。傳神。惜不能彈琵琶。徒入抱耳。又有芷芬。揚州人。芷馨。芷衫之胞哉。)

陸小芬。蘇州人。父曰玉鳳。是名伶。張爾奎之弟子。工黃腔。爲正旦。小芬乃從朱蓮。鄉學崑曲。性情和婉。

舉止安雅。綽有蘇州風範。度曲亦工。（小芬字薇仙。歌牡丹亭諸曲入妙。所謂清詞不負牡丹亭也。年稍長。車馬稀。改習黃腔。阜成部以厚貲聘之。獨步一時。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希。崑曲云乎哉。）李豔儂。大興人。所居曰嘉穎堂。無脂粉氣。無卑陬態。無謔浪語。朗如秋月。藹若秋雲。待人在若遠若近之間。而見者輒心醉。語曰。蘭無言而自芳。又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豔儂之謂矣。初唱黃調。不爲工。後扮崑曲之小生。烏巾白袷。玉山照人。乃極相稱。自江南用兵。蘇揚稚幼。不復販鬻都中。故鞠部率以北人爲徒。雖亦有聰俊狡獪可喜者。而體態視南人終遜。惟豔儂亭亭獨立。如王謝家兒。可以憑班絲隱囊。捉玉塵柄。清談竟日。卽追求於昔年南產諸郎。尙不易覩。不意得之於北產。其家本在慶豐廂傍。殆鍾潞水之秀歟。

品花各有所見。評泊高下。不能一致。獨致豔儂無訾之者。殆如西湖擅天下最勝。無賢愚莫不心賞也。（豔儂名德華。爲維新堂陳新寶弟子。同時戊辰會試時。所稱狀元也。出場不踰年。卽離師。新寶因之獲重貲。豔儂矯矯自好。蜀人李少石授以琴調。粗解安絃衣冠。益歎賞京師名伶。擁貲後非買夏屋。取賃直卽張米煤小肆。豔儂獨買天津瘠田二百畝。有課耕之志。嗜好固與俗殊。篇中譽之。無稍過予以爲人不可作鄉原。李郎固歌館中原人也。）

沈阿壽。字眉仙。縵仙弟也。沈爽類兄。顏色詞令差遜。扮活捉刺虎極工。（水門劇中無蓮芬則阿壽扮白蛇水芝出阿壽扮青兒矣）

沈小寶。縵仙子。妝武生。頗有英氣。惜口吃與眉仙同居。仍稱聯星堂。（聯星堂當戊午己未間有桂林者。僅能扮湖船而以冷態傾俗目）

徐金兒。字逸仙。蝶仙之弟。人恆呼之曰阿二。妝小生。崑曲最妙。蝶仙雖壓倒一時。而知音者皆謂逸仙實勝之。譬之於書。蝶仙不免側筆取妍。逸仙則筆筆中鋒也。與芷秋並演。如紅蓮綠水。相得益彰。所居曰崇德堂。（蝶仙產過中人阿二則大困）

杜蝶雲。以字行。蘇州人。所居曰玉樹堂。余見時齒已長矣。本扮旦。至是則生末淨。恣意爲之。或妝吐火判官。觀者譁訝。是聰穎人也。有弟曰阿五。能度崑曲。妝正旦。其聲清脆動聽。常祇奉藩郎。（蝶仙出都至上海爲客串生淨雜扮科白草草而名重滬濱）

曹福壽。字韻仙。聞德堂弟子。離師後。堂名聞憲。扮花旦。風情媚麗。妍而不妖。盈盈孀孀。大似蘇產。洗妝入座。風神頓減。而性格慤柔。亦可賞也。（韻仙亦扮太真。頗詼麗。出都依四川一監司而不終）

王桂官。字楞仙。聞德堂弟子。年可十三四。弱柳當風。新花出水。可以方其韶冶。扮戲極多。同獵西謀固

已可愛。妝伍子胥。寄子尤工。觀者或爲之泣。凡小伶年與相若。盡在下風。可以繼豔儂之美而奪其席。燕台花案。大抵亦閱三年而一爲論定。若有持衡者。必以楞仙爲首選。楞仙自謂是北產而殊不類。有續燕臺花譜者。品桂官爲牡丹容光照人。惜目大而無神。有時木立如癡。十五六時耳。忽聾又不能飲。而喜翫天生麗質。何以遂自棄哉。

余紫雲。楚人。景蘇堂弟子。父曰三勝。黃腔中老樂工。有盛名於時者也。齊名者三人。三勝之外。尙有程長庚。張爾奎。三人者。名滿海內。凡工黃腔之正生。旣負重名。則薄視諸旦。不屑與伍。長庚爾奎。乃著弟子令妝旦。從容飲酒。非舊法。三勝心弗善也。願其子乃妝花旦。三勝如在。必不肯聽。紫雲婉嫵。尙有女郎之致。能彈琵琶唱小曲。同時有吳鳳鳴者。亦淨末黃腔之選。著弟子玉鳳。湖州人。溫雅不惡。後淪落。乃歌場賣酪。

輒紅重踏。樂府都非。可供賞鑒者。祇此十餘人。豔儂楞仙。便爲翹楚。然追憶昔時諸美。終隔數塵。以豔儂方蓮。卿以楞仙方寶琴。差似而猶未逮。向上者更無論矣。或以慧仙方倚雲。則鄭之配雅也。尙有有名者。曰綺春堂時小福。字琴香。春福堂鄭秀蘭。字素香。猶可相近。其次寶善堂陳芷衫。馥森堂陸竹卿。蕉雪堂王順福。皆木強人也。又有春和堂劉情雲者。前數年頗有盛名。徐娘已老。無復風情。

相對令人敗興。特不至知湯金蘭之老醜耳。岫雲堂弟子五。曰五雲。春華堂弟子四。曰四芷。皆憨跳鄙倍。所謂頑童者是矣。凡平生未至都門者。一入春明門。但見五雲四芷輩。瑤環瑜珥。文褂綺襦。置之檀板金尊間。便以爲是天下之佳麗。又見豔儂楞仙。更詫以爲是驂鸞騎鶴天上仙人。非世間所有。而不知五雲四芷。固不足當一盼。卽豔儂楞仙。上擬舊時名輩風流。亦遠不逮也。人才日替。卽秉鈞銜建節鉞者。往往有一蟹不如一蟹之譏。矧在區區主謳哉。(時小福當同治初國卹時以清唱登場。有絃索無金鼓。揭簾一聲。重垣屬耳。遂負盛名。性又諧媚。善合久而巧齡妬之。至寘藥茗飲中。啞其喉治之。瘡後至歌場。自攜飲食。不啜杯水。巧齡乃教弟子余紫雲。盡習小福所能之劇。欲以掩之。紫雲名遂噪出。師後所居。仍名勝春堂。轉喉發響。終不及小福之自然。予觀巧齡之毒。小福乃知太行孟門。豈云險絕。人生世上。何在而非危機哉。○鄭秀蘭。年旣長。遂創阜成部。性幽遠。曲室中絮絮傾談。絕似朋舊。久離一旦。促膝。○芷衫。愛玩文墨。喜近雅人。○竹卿。最諧俗。名爲肉丸子。近得一弟子。周素芳。字絢秋。所謂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不知與卷中所許倚雲倚香。何如。若予所見之寶珠寶兒。尙非其匹。詳見羣芳續集中。○予撰羣芳小集。以順福及弟湘雲爲逸品。固一人之私言。而此卷評論。似亦見其杜德機也。○五雲四芷。小時鄙倍。誠如所譏。後來長成。亦惟度雲芷。蓀可爲

談友耳)

或謂予此輩北產。固不如南產。顧常至蘇州。見歌者率凡猥無可愛。則何也。予曰。北人俊。病在生硬。南人婉。病在闌弱。必以南產置之北地。瘳其性靈。而振其骨采。則精神發越。不同奄奄無氣者矣。儻以北產攜入南中。導以和柔之詞令。教以嫺雅之舉止。亦必遠勝於蘇州之庸庸者。在化南北之短而集其長耳。且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綽有矩度。掉頭擲眼。各具精神。雖雅俗不同。而一顰一笑。皆非苟作。故如五雲四芷。亦足以動人觀聽者。半繫乎此。蘇州則但知度曲而已。於語言笑貌。絕無修飾。故不能致人愛也。(雜亂二十載。都中南產幾盡。惟時琴香鄭素香爲吳人。張芷芳爲皖人。尙應客年皆近三十矣。)

都中歌者之侍飲。稚子如驕子之戲於側。長者如姬妾共談衷曲。可以娛情而適意。外間歌者之侍飲。則如僕隸兢兢焉。恐失主人意。是有何樂哉。

余謂曲子師。今蘇產旣不可致。嘗以燕產童子慧黠者。附海舶往蘇州。就清音隊學度曲。四五年後。不但曲調嫺習。並動作聲音。亦改觀。乃挈歸再教。以扮演登場。使與吳娃無異。聞者心善之而不能從。再閱數年。南產終不可得。目前之知名者老矣。恐傳派益失其初。才皆下劣。而崑曲有腔無韻。亦

成廣陵散矣。

補遺

陸金鳳。字翼仙。所居曰桐華堂。桐華堂後有任小鳳者。色藝可望前人。潘侍郎與水菴絕後。乃賞之。不使見客。

松齡隸和春部。色藝壓同輩。名噪一時。齒既長。顏色不衰。既蓄鬚。謝去。司事者啖以重金。薙鬚復登場焉。殆五十餘歲。評者以爲人妖。

都中鞠部曰四喜。曰春臺。曰三慶。曰和春。四部雖齊名。和春獨不爲士大夫所與。衣冠公燕。未有呼和春者。市井小夫。乃樂觀之。有友呼別部羣應。而特從和春。招松齡來演翠屏山。余得寓目。妖冶誠無匹也。

旺兒是茶寮中捧盤童子。貌白皙。心性儇巧。遂爲好時者。慇懃入鞠部。爲花旦。振動一時。趨之者如蟻附羶。余入都後。見其登場。黃腔最工。惟步武不中繩尺。蓋小時未從師之故也。

歌伶雖賤技。而品格不同。其爲賢士大夫所親近者。必皆能自愛好。不作諂容。不出褻語。其令人服媚。殆無形迹之可指。愛身如玉。尤如白鶴朱霞。不可卽也。別有一派。但以容貌爲工。謔浪媒嬪。無所

不至。且如柳種章。合任人攀折。此則我輩所惡。而流俗所深喜者。松齡旺兒。固流俗所喜。似可置而不論。然皆絕頂聰明。超絕流輩。譬之婆羅辟門。支果。雖落旁門。其精詣亦未可磨滅也。（都門二十年前。惟長庚三勝爾奎。以黃腔負重名。青衫旦。刀馬旦。往往年稍長。藝始長。近五六年。師以教其弟子。卽有喊黃腔。妝武旦爲異。日包錢地一變。而爲西皮。則秦聲激越。哀怨盈耳。無雅俗趨之若鶩。坐上客滿。至不能容。萬方聲一概。吾道欲何之。吾有私歎。○西疆中有十三旦者。登場如驚風。蛟蝶所扮。演皆淫佚之劇。廣庭屬目。如陳祕戲。江河日下。遂至於此。）

雪鴻小記

珠泉居士著

余自辰秋金陵返棹。遊興漸闌。兩載高平。足不履塵市。每吟微之曾經滄海除却巫山之句。真覺取次花叢。懶迴顧矣。丁未暮冬。潁川明府攝篆維揚。相偕至止。揚固舊遊。城北校書。又金陵舊識。暇時過訪。頗慰離懷。然當棋罷酒闌。閒談往事。誤人紅粉。老我青衫。不禁相對歎歎。共悼天涯淪落也。校書居亢家花園。自園北至水關。兩岸河房鱗次。同人徵色選聲。嘗拔其尤者五人。以佐文字之飲。迨次年夏五。花天變態。情海生波。出其闈闈。風流雲散。此五人者。亦偕城北校書。飄然遐舉焉。客窗枯坐。聊爲記敘。譬彼飛鴻踏雪。隱約爪痕而已。若謂三生杜牧。贏得名存。則我豈敢。

方璇。江陰人。本姓水。乳名阿全。方玉奴之義女。幼爲金陵女伶。余于辰秋曾相識于王氏河亭。色藝俱佳。已傾流輩。以其命名未雅。易之以璇。字曰姍來。于今三年。河干邂逅。烟輕月瘦。雪韻花嬌。正盈盈二入時也。性耽清雅。沈靜寡言。初居小秦淮之南。因避塵囂。移家古旗亭曲巷中。閨閣幽深。非素心人未許排闥。玉亦將順其意。珍如掌珠。綠萍前尹。余同鄉中表戚也。以栽花之仙吏。爲掌玉之文星。投簪後

僑寓竹西。絕憐愛之。適有滄父使酒罵座。意將逮辱。姍來。綠萍囑余護持。得寢其事。余每餘暇。過從。清談移晷。嘗見其理雙鬢。束雙鬢。笑笑生芳。步步移妍。真可相對療饑。不待酣紅膩綠也。爲賦玉梅二絕贈之。有管領春風第一枝。及朗于新月澹于雲之句。姍來頗解賞音。浼余書于香箋。時時吟誦。出入懷袖中。會夏杪。玉奴以事速訟。倉猝間偕返里門。明月蘆花。不勝惆悵。

玉奴亦江陰人。年逾二紀。姿致猶人。惟膩理靡顏。不愧溫如之目。善飲酒。工觴政。度曲亦清越擅場。王瓏。太倉州人。年十八。與兄嫂共居。豔名噪一時。客歲上巳。余偕友人訪之。值瓏將赴某鉅公招。華粧炫服。忽忽就道。閱日載造其廬。適因清恙。午睡初起。怕羅覆額。芳澤無加。而逸韻風生。媚麗欲絕。始嘆清水芙蓉。妙在絕去彫飾耳。于時試茗之餘。繼以歌讌。余于薄醉。浼其輕歌。瓏力疾爲度十二紅一曲。雙蛾微斂。橫波流光。一串珠喉流轉。如鵬音入耳。聞聲對影。令人真箇銷魂也。夏五初旬。聞其許字吳人王某。余初疑傳言之妄。往探其實。則已斑雕風駕。黃實宜家矣。詢伊長嫂愛奴。乃知瓏雖年少。早已矢脫風塵。而志在隨人。又不願作勢家姬妾。因與王某夙契。識其氣宇非長貧賤者。決計于歸。棄紛華如敝屣焉。噫。黑風孽海。飄泊多矣。瓏以稚齒韶顏。獨能早登彼岸。度亦有善根哉。愛奴蘇州人。向居金陵。近以年長退爲房老。色猶未衰。舉止溫和。長於應對。都人士每樂道之。

黃翠兒。字綠筠。常熟女伶。王天福妾也。初大婦三胖子遇之。虐嗣以色藝冠時。舉家仰食於翠。始善視之。余於去春相識。時翠已十九年矣。融酥作骨。搗粉爲肌。素質豔光。雖玉蕊瓊英。未足方喻。鑑湖童子。杏浦見而傾倒。留頓浹旬。欲以多金贖之。翠亦幽怨盈懷。願奉公子盥匱。因格於勢。未果。無何而有小玉奴之事。小玉奴者。天福之媳。早歲曾適童姓。繼歸於王。亦以脂粉爲生。其父母知之。有年。一旦訟之。有司。意欲別售富室子。事本與翠不相涉。有以讒言進者。將居翠爲奇貨。遂被逮。時翠方娠。杏浦爲之上下營救。余亦多方調護。始以疾放歸。驚心甫定。懷珠遽隕。風雨梨花。幾經摧折矣。先是有河南某丞。慕翠名。思購爲妾。丞素漁於色。且自頂及趾。無雅骨。翠百計辭之。懂而獲免。會以訟餘養疴金陵。丞又極於所往。覘翠孤弱。將劫之以行。翠闔戶悲號。截髮以誓。奸謀乃寢。比其反也。歲聿云暮。天福夫婦方以訟事破家。不能自存。翠雖心乎杏浦。而身處窮鄉。義難恣然以去。且天福夫婦。亦不肯遽捨此錢樹子也。維時杏浦館於安宜。問遣不絕。嘗寓書於余。暨潘子研香。就近保護之。研香賦詩十絕。紀其事。余謂杏浦洵有情癡。需以歲時。自應作延津之合也。詎意天不假緣。杏浦於閏夏遽賦玉樓。駕盟未諧。鵬飛何亟。吾爲杏浦傷。并爲綠筠痛矣。附錄研香十詩。以誌人琴之悼。且詒好事者。資爲美談云。

青娥原是謫仙人。幻色空花惹宿因。誤落黑風三萬劫。明珠一粒委泥津。娟娟翠竹似容光。門巷春

深駐泰娘。何處槐枝橫夾道。江干憔悴女兒箱。琅玕一片總凌空。只在山隈水曲中。紅杏交枝春意鬧。此君無節不玲瓏。妒花風色太披猖。從此溫柔未有鄉。廡小孤桐廚下爨。賞音那得蔡中郎。淪落空憐絕世姿。阿誰顛倒獨情癡。名花借得東風力。暮暮朝朝好護持。春歸紅袖魂同去。月上青樓影共還。望斷天涯人不見。夢中情淚滴成斑。如瓜小艇逐鷗夷。烟水蒼茫杳不知。蓮子心腸紅豆影。可憐苦裏暗相思。西風白下柳欹斜。嗚咽秦淮水一涯。半紙雲藍情萬縷。總教人不薄烟花。春光依舊入揚州。宵市橋邊古渡頭。一樹馬纓迷客路。願郎曲折到紅樓。騎省多愁鬢已絲。爲君更唱斷腸詞。安能天意從人願。大婦同行小婦隨。

陳銀兒。蘇州人。居水關之東。弱歲學歌。聲如雛鳳。嘗一夕工數劇。老伎師嘆弗如。豪客贈遺無虛日。然性慷慨。阿堵物不以關懷。及長。益厭鉛華。素服淡粧。亭亭玉立。與綠筠夾河而居。年並十九。固一時雙璧也。余友陳子心懺。雅愛羣芳。而輕薄萬千。愜心者少。客春上巳。偕余閒步平康。獨於銀兒一見。心醉迷香洞中。擬作蘇姑子好夢。暇卽往訪。挑以辭不答。屢叩之。或以疾辭。余私詢其義妹福兒。始知銀兒與新安蔡生訂有婚誓。迨吉于歸。不同章臺柳矣。余笑謂心懺曰。花枝已屬東風管。珍重流鶯別處啼。二語可代銀作答。心懺爲之惘惘者累日。然猶幸佳期迢遞。無妨造室晤言。搥彼清芬。不必定作拗花人。

也。未幾聞綠筠爲訟累。銀益嘆此中不可居。而生亦適以油壁來迎。遂於四月杪辭家竟去。吁。銀亦可謂出淤泥而不染者矣。第聞生以丞職待選。僑寓維揚。年當授室。使君固自有婦也。銀於定情時。位非小星。然他日相逢。莫能兩大爭春。梅雪恐費平章。則銀尙於此少商量矣。偶與心懺論及之。心懺又爲之悶悶者累日。福兒年十五。丰姿韶令。銀嘗教之歌曲。亦能繼其聲。

陸慶兒。嘉興人。本良家女。爲王三童養媳。虐於其姑。驅事章臺。非本志也。歲蕤自守。楚夢猶虛。余友潘子。研香亟稱許。因往訪焉。年方及笄。淡薄粧梳。體無華飾。而笑彎秋月。羞暈朝霞。柔媚中別饒幽致。挑菜節。研香邀遊平山。復相遇於長春嶺之西榭。時值峭寒未解。殘梅在枝。慶兒立花陰。風吹鬢影。愁思弱態。如不勝情。研香語余曰。是兒終非風塵中人也。卽於席間賦滿庭芳一闋云。慵髻低鬟。顰蛾斂黛。湘裙微蹴蓮鈎。盈盈二八。相見半嬌羞。衆裏勝常道罷。生姿處。一晌凝眸。金尊奉。鶯啼嗹嗹。宛轉引歌喉。人間多恨事。花時雨橫。月上雲稠。况黑罌風裏。挫折飄流。那得藏諸金屋。深愛護。玉軟香柔。嗟予是傷春杜牧。端的爲花憂。余亦口占一闋和之云。紅暈潮鮮。綠堆雲膩。香泥淺印雙鈎。低徊素笑。相識尙含羞。攜手落梅風外。盈盈酒併入明眸。嬌無那。霞杯怕賭。小酌潤歌喉。舊遊曾記憶。橋頭柳暗。渡口花稠。怎淑姿蓬卷。越樣風流。恰遇潘郎清潤。閒吟罷。心醉溫柔。還試問相思此後。何處可忘憂。對酒高歌。

據當以慨。慶爲嗚咽久之。迨夏中聞有武林某公子以重金購爲側室。甚有寵。余喜研香之言驗矣。更重爲慶兒幸也。

雪鴻小記補遺

珠泉居士著

余昔往來邗上。停橈每無多日。未與花月之筵。一時名姝如林。巧兒金瑞芳。周二明官等。皆未謀面。今狎游既數。寓目遂多。雖空冀北之羣。尙落藍田之屑。或齒加長而風韻猶存。或名稍輕而幽情獨抱。芳心豔影。宵教一例沈埋。因復附書數人。亦雪泥之纖爪云爾。

楊大蘇州人。藉甚聲名。甲于北里。向爲嵯尹董某所暱。潛居別館者數載。後因阨於大婦。仍返邗溝。雖給侍讌遊。不復握雲攜雨。蓋以報董之知遇也。余於今春相識。已逾季隗。請待之年。而秀外慧中。彌覺脩然絕俗。大家舉止。前輩典型。當爲此姬首屈一指。

趙三字繡芳。亦蘇州人。金瑞芳之義妹也。姿容俏潔。不以脂粉污顏。卽粗服亂頭。丰韻殊絕。至於足翹細筍。腰折迴風。尤覺顛掉纖柔。具有萬方儀態。余友情薌主人夙與之善。

張三字素娥。亦蘇州人。姿僅中人。而賦情特甚。與知己交。綢繆繾綣。一往而深。不以貧富易其念。且遇急難。不惜傾篋贈遺。是亦風塵中獨具真性者。

楊小寶。本郡人。年十七。姿制明淨。眉宇間稜稜露爽。善南北曲。兼工小調。一矢口應。絃合節。歌場推爲獨步。性和易。妙於語言。其母素有瘋疾。或以不順之辭忤佳客。小寶周旋其間。每一言解頤。能令公喜。余以解語花目之。

閔德兒。蘇州之木瀆鎮人。年二十餘。豔名甚著。幾欲方駕王陳諸姬。余每於城陰放棹時。邂逅水亭。修蛾曼綠。貌亦秀韻非常。第喉舌間重濁。不類吳音。且以其頰之狀。病於雙跌。亓于庭前。未免苗條太甚也。

聞德。本名姬周二侍女。姬向與閔某善。有鑲臂盟。後閔以遊蕩不羈。卓錫無地。姬延之至家。寢食與共。雖伉儷不過也。居久之。閔潛與德私。與姬情殊不屬。姬覺而悲恨。逐閔及德。德遂偕閔徙居城陰。作脂粉生計焉。

蘇高三者。姓高。行三。崇明人。寄籍姑蘇。轉徙維揚。時鄰人亦名高三。人以其稱從同也。加蘇字以別之。其實姬亦從夫之名。並未以姓氏著也。願身玉立。慧眼波流。見者罔不色授魂與。且善伺人。言必中肯。問其年已數到星張軫翼矣。向與城北校書豔名相埒。校書本姓張。名銀兒。江陰人。詳見續板橋雜記。今並以齒長不與諸姬伍。而城北以風情著美。姬以歌曲擅長。皆尙有聲於時。不致門前冷落也。自方

黃兩家各以無賴速訟。河房中咸懷雀鼠之警。城北旣浮家吳會。姬亦戢影邗溝。每過城隅。不勝人面春風之感。

跋

珠泉續板橋雜記將付梓。余既爲之序矣。年來長齋繡佛。頗自懺悔戒綺語。乃珠泉復持雪鴻小記示。余又三月烟花譜也。因戲之曰。古云。人生只合揚州死。蓋以地多佳麗。輒欲銷魂。故作此無賴語。但沈腰易瘦。潘鬢蚤斑。未必非森羅殿上。爲慧業文人。寄箇泥犂消息。倘金枷玉鎖。何處訪窈娘堤耶。珠泉起而謝曰。然此卽余之懺悔語也。烟花譜未始非棒喝意也。遂書以代跋。越州青閣居士。

泛湖偶記

武林繆良蓮仙

丁未夏。予泛棹西泠橋畔。別舟坐麗人。斜露背影於蓬窗外。風鬢霧鬢。恍如神女淩波。予口占阮郎歸詞一闋。微吟云。衫羅膚玉映分明。舟窗背影真。風兒偏肯做人情。吹來橋畔橫。雲鬢墮。可憐生。擬從湖口迎。風兒不肯做人情。阻儂舡一程。韻隨風度。麗人若有所聞。含笑回眸。而予舟已遠矣。薄暮由南山歸。舍舟而行。過堤上寓樓。紗窗半啓。則麗人在焉。予徘徊久之。復吟最高樓詞云。垂楊裏。隱起最高樓。雕欄曲。綺窗幽。碧宵乍看開金鏡。珠簾卻好上銀鈎。倚樓瞧。瞧着我。一回眸。他初見人來。微靠後。他又見儂來。凝望久。思展步。已勾留。應知心事遙難達。如傳眉語轉含羞。倒教人。平白地。一天愁。吟已夕景蒼茫。衆山如睡。予懼城闐之隔。踉蹌歸家。感而成夢。嘗譜高陽臺詞以紀之云。皓月初升。良宵大好。愁人總在愁中。靜掩雙扉。倦眠孤枕。朦朧誰家二十輕盈女。喜孜孜。慰我途窮。最堪憐。一握擎來。三寸弓鞋。依稀認得芳容。似前曾相識。今夕重逢。喘息噓噓。嬌聲怯怯。惺忪醺樓更鼓敲來急。把佳期。一霎成空。儘無聊。剔起殘燈。聽叫幽蛩。次日復至其處。朱門晝掩。聞其無人。問鄰人知爲姑蘇巨家。寓此月餘。

今晨已還吳門矣。悵然而返。作唐多令詞以寄意。多少離別哀。相思誰與同。水程三百信難通。會記向人閒語處。明月下。隔簾櫳。西子返吳中。空廊響屐空。夜深獨立怨東風。便令身輕如燕子。飛不到。館娃宮。事隔三載。未能去懷。庚戌春偶步湖堤。日將夕矣。忽一小鬟招予曰。家人候久。隨指前巷小門。相與款戶而入。主人出。卽前所見之麗人也。予頗錯愕。麗人笑謂予曰。君忘三年前。一面緣耶。向在湖濱。辱君獎以新詞。雖未能暢聆。然微聞音韻。知爲此間才士。本欲一圖良晤。奈已定歸期。遂爾相失。因叩予姓氏。麗人喜曰。名下無虛士。君往歲非館吳門某氏者耶。君時作永遇樂詞有云。叫破碧雲。問天何苦令人若此。淚灑西江。和濤滾滾。直下三千里。又云。二十四年。大半消磨馬足車塵裏。此詞流傳闈闈。妾愛誦不去口。謂蘇辛秦柳。不是過也。獨恨才子窮途。佳人薄命。往往同一浩歎耳。予唯唯謝。亦叩以姓氏。堅不吐。少頃。黛臉微紅。不勝怨慘。低告曰。妾愛才若渴。不幸辱於紈袴。前見君文采。眷戀已非一日。適從窗隙窺見之。感觸舊懷。特命婢子奉攀清話。已憎越禮。安可再以姓氏告耶。君如異域垂念。但誌小字香卿可耳。旣而治酒。子背誦高陽臺等詞。麗人曰。君詞藹矣。然妾非無情者。羅敷有夫。使君亦應有婦。妾與君爲文字交。則可。其他當結再生緣也。子聞之。肅然生敬。酒半。麗人以今夕之遇。不可無詞。以紀其事。予調倚沁園春云。小巷幽灣。轉過溪橋。輕叩朱門。聽有人啓齒。低聲問訊。有人啓戶。笑口

懼迎尊酒相陪。寒暄略敘。看似無情。却有情。真堪謝。謝宵來好雨。幫着留人。今朝邀幸三生。把往日想
思。一夕陳。記你初見我。蓮塘銷夏。我重逢你。桃港嬉春。一日三秋。離多會少。情話依依。天已明。還堪恨。
恨此番別後。依舊迷津。麗人賦一斛珠詞云。今宵歡聚。綠窗下。並肩兒語。綾箋公譜相思句。說不留情。
總被情牽住。一刻千金空擲去。他時重會。知何處。風吹斷鶉鶉羽。悵悵風前。還向東風訴。復飲子三爵。
并以金跳脫相贈。揮淚而別。

麗人不知何日反蘇。而蓮仙從此割斷柔絲。等諸秦宮一夢。觀麗人錚錚數語。亦可謂發乎情止乎
禮義者矣。而說者曰。此蓮仙幻筆噫。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卽以麗人爲湖光之變滅。也可卽以麗
人爲墨沼之烟雲。也可（澹溪李紹城）

蓮仙多情。當有此種佳遇（東渠吳森）

繆君晤予時。道此事津津不去口。予嘗誦之曰。毋乃太癡（麗芳女士尤則嫻）

此不過如陶靖節賦閒情耳。無傷蓮仙盛德（崔陶士）

珠江奇遇記

劉瀛

阿叔南海人。姓鍾氏。字秀霞。美風姿。好修飾。嘗同余館別墅。叔之大阮與焉。阮叔之。余亦叔之。同學皆叔之。故阿叔之名。無不知者。歲戊寅端陽。適叔返。邀余赴珠江觀競渡。畫船簫鼓。士女如雲。其風景不亞離陽也。日既暮。飲於西河水榭。叔與阮皆在。妓出見客。內一妓鬢低斂霧。腰細驚風。年約十六七。甫睨叔。旣逡巡。掩面奔入。叔尾之。少頃出。面微頰。意頗索然。詰其故。不語。但呼奇遇。爲間耳。余語曰。此女子君識否。曰。未見一斑。安知全豹。叔曰。郎君詩所稱東風飄白絮。春雨溼紅襟者也。余初以爲妄。旣而疑之急詢之。鴉曰。此妮子鬻自梧江名繡琴。初來未諳見客。官人勿罪也。阮在旁不解其故。詰叔不答。詰余亦不答。固詰再三。余微露之。阮大笑謂叔曰。今使汝二人一敘舊情可乎。叔倉皇急目瞪之。阮置不顧。強鴉招之。鴉曰。是妮子大不可入。憤忤老身。命承官人見召。當促來。頃鴉出曰。妮子害羞。怕見貴人。老身強之不來。想無福消受官人擡舉也。阮有慍色。偕余往。覺遇之。避簾簾入。見其俯首拈帶倚牀。不語而已。屢命出。弗從。阮怒。形於詞。鴉懼。撻之始出。俄而就席。時諸妓互相行酒。繡琴遍酌同席。不酌。

叔酒數巡。阮謂琴曰。當日與大相公情深如許。今日相見。不當一浮大白耶。琴擊盞進。強叔飲畢。繡琴傾餘瀝於地。細語曰。如此薄情人。當奠九泉下。阮曰。琴大不情。琴含淚曰。人若有情。妾身胡爲流落至此。言下淚簌簌不止。余與阮爲之悵然。初繡琴少爲叔家婢。名柳燕。稍長。秀慧絕倫。年十五。叔愛欲犯之。拒僞訂爲側室。亦不可及。笄。頗涉懷春。不能自持。竟與叔通。綢繆數月。父母不之覺。及父母爲叔娶婦。婦防叔密。遂疏燕。然遇婦且歸至家。猶不忘風好也。後適邑人某爲妾。得值三百餘金。以其不貞。歸之父母。母聞婢歸。大駭。詰其由。燕伏地自投。以實告。詢叔。叔諱。燕堅不移。叔羞憤成怒。杖之。燕痛泣。矢自盡。父母雖廉得其情。以素溺愛叔。故置不深究。父母欲留副叔。婦妒甚。不果。適媒媪來。以賤價售去。年來音耗遂絕。今猝遇之。豈叔之夙緣未盡耶。余聞叔與燕事甚詳。叔所云。東風春雨二語。余曩憐柳燕之無依而作也。久之。鴉聞其事。心耿耿。恐琴戀叔情。隨叔逃。又懼叔以勢脅叔等。每往招琴。鴉必善爲說辭。不敢面叔。且余聞其姊妹云。琴偶與叔交一語。鴉必撻琴。故叔至琴必深匿。余嘗憐之。恆至不問。不數月。鴉終不自安。竟攜琴去。由是不知所之。

帝城花樣

雛芳小譜序

蓋聞五行之秀。鍾於人者爲多。百年之中。當其少也最美。况乎國色。天香之品。惟牡稱丹。鴛文鳳藻之義。得雄者豔。映麗之譽。端有歸矣。則有吳會名花。皖江秀品。以南朝之金粉。作北地之胭脂。備子弟數登場。宿諳六引。現婦人身說法。卽是三摩。宜乎燕姬趙女。粉黛爲之不光。袖子施孫。珠玉所由專美也。然而愛河雖溢。亦當辨別淄澠。花市頻經。詎未周知。香色以綺情之深淺。分湘管之等差。厥有數端。所堪縷述。若夫公子多情。玉郎初嫁。春風省面。恍記三生。夏日相思。難消一晝。我固非伯牙之琴不聽。卿亦惟渙之之曲方歌。塞簾則阿堵撩人。入席則醉鄉庇我。小腰一捻。三眠軟玉之枝。大體雙呈。五夜銷金之帳。斯固蘭因絮果。自有前根。膩粉酥紅。親於凡豔矣。亦有以愛及愛。無情有情。以我客之結歡。幸彼姝之常聚。酒樓寄興。曾吟媚子之詩。歌館聞聲。已識念奴之曲。蘭蕙原視爲清友。蒹葭亦倚於玉人。若此之類。蓋亦繁矣。至於逢場作戲。攜榼聽鶯。我無一面之緣。卿有十分之色。惟衆好之必察。亦有技而皆庸。鄂君自美。本無關翠被之情。小玉堪憐。原未識黃衫之客。苟其人可取。亦於我無遺焉。僕長安

作客夢說春婆。短景懷人愁深秋。士簪纓未繼。憐癡同執袴之兒。文字無靈。賣賦作金臺之序。風懷所寄。月旦斯評。言擇其尤。廿四花之品格。徧書合部。一千佛之名經。蓋遠之仿畫舫錄之遺規。而近以繼燕蘭譜之墜緒也。噫。世非無目者。請觀曲部班頭。我亦箇中人。自笑名場傀儡。

帝城花樣自序

昔神女魏夫人。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片。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王丹麓看花述異記。述夫人之語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余作辛壬癸甲錄。錄五人。長安看花前記。記七人。長安看花後記。記七人。百花齊放。皇州春色。盡屬春官矣。既各爲之小傳。乃考其大凡。爲目錄曰。帝城花樣。他日走馬長安者。可以依樣求之矣。

帝城花樣後序

余作寓公五六年。遂有燕市酒人之目。案頭置一簿。日赴歌樓聽曲。夜歸則書簿曰。某日某部在某園。某人演某劇。大題卷端。及時行樂。排日選之。一時妙選。可按籍而稽。古人有樓羅歷。月旦評。殆合而爲

一焉。既於丙申夏。爲長安看花記。今丁酉二月後。補撰看花前後記。及辛壬癸甲錄成。合裝爲一帙。卽以此八字冠其首。不忘初志也。癡人說夢。一何可笑。綺語罪過。知難免法秀之訶。然飛鴻踏雪。留此一重爪痕。日下舊聞。正不容闕此外編耳。

書長安看花前後記辛壬癸甲錄後

道光丙申。春試報罷。余出居保陽。有小伶翠翎。新自京師來。眉目楚楚如畫。問其齒曰十五。字曰韻琴。舊隸春臺部。曩余在都時。固未之識也。酒半。捧紈扇乞填詞。書柳梢青一曲付之。曰。記否相逢。春山畫裏。春水波中。繫馬樓臺。藏鴉門巷。歸燕簾櫳。好春生怕忽忽。歌扇底芳心自同。藍尾杯深。紅牙拍緊。沉醉東風。旣而曜靈西匿。華鎿徧張。催花傳笛。豪飲達旦。酒酣相與縱論春明門內人物。乘醉捉筆。爲長安看花記一冊授之。嗟夫。僕年三十矣。萬里未歸。二毛將及。每念陳同甫。華鎿縱博。雕鞍馳射之語。能不怦怦。唐人王之渙。與高適。王昌齡。旗亭畫壁。至雙鬢發聲。唱黃河遠上白雲間之句。拊掌曰。田舍奴我豈妄哉。諸伶羅拜。盡醉乃罷。此千古美談也。僕以負俗之累。久作寓公。走馬燕臺。無過藉彼柔情。銷我豪氣。而任性疎脫。不自羈檢。雖不至如翁叔元。遽遭怡園爆竹炙面。而黃仲則粉墨淋漓。歌哭登場。

秀師拈槌豎拂。見訶者屢矣。嘗自署大門曰。南走衣冠。西京論蓋。東山絲竹。北海壺觴。尋復易之曰。敢擬蓬萊誇白傅。聊將絲竹慰蒼生。又集宋人句。爲楹帖云。書卷五千誰入室。陸放翁詩。酒徒一半取封侯。劉龍詞。又集慢詞長句云。仗酒被清愁。花銷英氣。姜白石翠樓吟。縱家傳白璧。誰鑄黃金。張弈山渡江雲。英雄習氣。豪傑初心。情見乎詞矣。中秋後。杖策盧龍塞上。邊關風月。感慨尤多。扶風豪士歌。不堪更讀。因自榜所居曰。夢俠室。九月三日。秋窗聽雨。用吳穀人學士高陽臺韻曰。一桁簾垂。一枝燈翦。如烟如夢光陰。又近重陽。秋痕易上秋襟。角巾已悔浮名誤。甚傳杯還勸深深。奈秋聲不住如箏。彈破蕉心。客船換盡歌樓味。漸微寒斗帳。不耐羅衾。縱逼中年。誰曾慣聽秋砧。櫻桃記否。開僿處。潤琴絃。袁夢沉沉。剩今宵笛裏霖鈴。自譜微吟。一時才學長生殿。聞鈴一曲。安定郡王侯鯖錄。載魏城君謂東坡曰。秋月色不如春月色好。王子霞則謂。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坡笑曰。我方悲秋。汝又傷春。案毛詩。秋士悲春。女怨理固宜然。惟是言者心之聲。與境推移。長笛一聲人倚樓。斷非謝鎮西著紫羅袴褶。據胡牀。臨城樓北窗。彈琵琶情態。倘使桓子野聞之。亦當但喚奈何而已。僕以辛卯六月離家園。今計當俟明春試後。乃得南歸。僕指正合八年之數。憶壬辰初入都時。有辛壬癸甲之語。殆爲之兆也。文章憎命。魑魅喜人。京洛鎔塵。遽集衣袂。劉伶荷鍤。畢卓盜

甕阮籍眠。鑪大抵有托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哉。屠門酤肆中。酒食遊戲相徵逐。閱人多矣。物換星移。風流雲散。岐王宅裏。崔九堂前。梨園菊部中。老輩存者。寥落如曙星。當乾隆年間。得吳太初撰燕蘭小譜以傳。嘉慶年間。雖有鶯花小譜之作。今寂無聞焉。傳不傳固有幸。不幸也耶。以余所及見諸人。今皆半成父老。倘不及今撰定。恐十年後。無復有人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丁酉入春以來。同雲釀雪。春寒特甚。簾衣罕地。篝燈命酒。坐憶故人。各撰小傳。是爲長安看花前後記。既復補撰辛壬癸甲錄。志緣始也。其間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善善從長。弗爲谿刻。世之有心人。於寒夜重閣。曲幃四垂。麤麤重疊。燒椽燭四五枝。參差列几案。設大小宣爐數事。選沈水結隔砂蒸之。溫香靜對。魂夢俱適。旁有知心青衣。如紫雲其人者。方且撥鼎中獸炭。煖越中陳冬釀。於梅花水仙影中。按拍引曼聲。度賞花時北曲。不覺欣然爲浮大白。又或清暑招涼。於付林深處。六扇文窗。茜紗盡拓。簾紋如水。簾影若波。以大白瓷盃。貯新汲井華水。浸荔枝三百顆。與調冰雪藕之人。一同啖盡。已乃竹爐候火。聞瓶笙聲。水火相得。吟嘯互答。當此之時。展此錄此記讀之。夕陽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如聞其聲。如見其人。以視落花時節相逢。定當何如耶。中和節後三日。春風如厲。陰霾竟日。日色皆黃。窗紙浙浙作秋聲。百花生日近矣。二月邊城未見花。今始信然。排悶折紙。自詠自寫。遂已哀然成裘。昔余擔

心之作板橋雜記也。援道君在五國城。作李師師傳爲說。豈非以佳人難再。故作此情癡狡獪耶。余讀竹垞詞集。自題解珮令曰。十年磨劍。五陵結客。把平生涕淚都飄盡。老去填詞。一半是空中傳恨。幾曾圍燕釵蟬鬢。不師秦七。不師黃九。倚新聲玉田差近。落拓江湖。且分付歌筵紅粉。料封侯白頭無分。抗節長吟。不覺唾壺擊碎。呼童蒸火炙糝齊半甕。慨然釀三爵起。奮筆題門曰。燕巢豈可樂。龍性誰能馴。嗚呼。我輩鍾情。狂奴故態。一時呈露。書之以當佛前發露懺悔云耳。

長安看花後記序

我生也晚。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辛壬癸甲以來。淹留京師。洛陽名園。日涉成趣。青衫塵滿。翠袖寒多。迴首前塵。但喚奈何。丙申夏五。適遇韻琴。新來保定。皇州春色。尙能言之。然所識已大半。道光十六年。內所生人矣。嗟夫。此中不過五年爲一世耳。僕北來會幾何時。已不勝風景不殊之感。金樽檀板。翠海香天。坐享盛名。消受豔福。爽鳩之樂。里未渠央也耶。旬日後。仍將入春明門。輒篝燈記此。以授韻琴。他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能念及軟紅十丈中。尙有人低徊慨歎。如桓大司馬者在否也。佛說因果。曰。去來今。僕說現在法。以目前爲斷。雖第一仙人。如梅鶴堂之韻香。亦不得闌入。僅於傳經堂中一及之。體

例然也。暇日當別爲立傳。以甲午以前人物足之。繼燕蘭小譜。鶯花小譜之後焉。此別行。

檀蘭卿傳

檀蘭卿。名天祿。或云默齋之裔也。元時有歌妓真真。自云西山後人。姚牧盒爲翰林承旨。於西玉堂開宴。日見之。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以妻小史黃康。明德之後。門戶零替。往往有之。可爲浩歎。先是天祿嘗一弟子。學武小生。頗秀慧。一日歌樓演劇。坐中有入觀刺史。怪其神情不似優兒。有所根觸。亟還寓。召之來。細詰姓氏里居。及墮落之由。則其從子八九歲時。迷失道。爲人掠買者也。刺史恚恨。鳴之官。天祿多方夤緣。乃得薄譴。論城旦舂。歲滿復歸京師。依然傅粉登場。聚徒教歌舞。余嘗有詩云。一曲琵琶萬古悲。幼芳狼藉海棠枝。酒邊更讀王郎曲。天祿生還喜可知。昔宋南渡時。辭幼芳爲朱文公所窘。無服辭。但曰。不可以吾汙士大夫。乾隆間。陳銀兒被逮。荷校以徇。逐還四川。而國初蘇州王紫稼重入都。謁龔太常。竟爲江南御史杖殺。薄命遭逢。又有幸有不幸焉。有女曰芙蓉。明慧豔冶。有長安麗人之目。都人士聞聲傾想。紅襟小燕。入幕窺簾。思竊比西家宋玉者。以千百計。旣得玉香爲快壻。于歸之夕。催妝却扇。喜可知已。於時日下羣公。戀戀識兩家者。咸會豐玉國香兩地。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花天月

地。又添一段佳話矣。舊與天祿齊名者。曰天壽。徐娘雖老。風韻猶存。今固猶在天祿之上者。

楊法齡傳

法齡姓楊。當年所稱三法司之一也。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衙街。杜門却掃。不畜弟子。曰。吾輩嘗種種苦趣。受諸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彼呱呱小兒。女何辜。奈何遽令著爐火上耶。壬辰春。云從友人訪之。言論風采。如太阿出匣。色正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氣。既而南枝興思。一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矣。未幾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已盡散諸宗族鄉鄰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家貧無所得食。父母鬻我。子身入京都。幸而載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鄉鄰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今日子身入都。固十年前故我也。吾舌尚存。何害。烏呼。由前之說。佛也。由後之說。俠也。若法齡者。今之古人哉。

吳桐仙傳

吳金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吳下阿鳳是也。其師嘯雲。名法慶。故四喜部名輩。

桐仙既入春臺部。遂有出藍之譽。風格灑然。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當世文士。性復苦溺於學。故朱藍湛然。厥功甚深。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平安館。插架皆精帙。几案間錯列舊銅瓷器數事。皆蒼潤有古色。過其門者。或聞琴聲冷冷出戶外。僉曰。此中有人。諸名士以春秋佳日。集其家。鬪題分牌。桐仙必參一席。墨痕淋漓。與襟袖酒痕相間也。書法松雪老人。尤工繪事。學甌香館寫生。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生趣。所作韻語。楚楚有致。暇復倚聲。學填長短句。亦自可誦。指事類情。一座傾倒。以故文人學士。亦樂與之遊。年逾三十。而尋春車馬。猶爛其盈門云。昔王子猷性愛竹。所居輒指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而晉人又言。坐無車公不樂。亦可以審所自處矣。若桐仙者。可封瀟灑侯。菖蒲下拜。甘蕉許彈。坐對此君。自爾蕭然意遠。

紉齋傳

長春。字紉齋。春福堂主者。道光年所稱狀元夫人是也。乾隆初。畢秋帆先生春試報罷。留京師。桂官一見。傾倒。固要主其家。課讀課書。如嚴師畏友。庚辰秋帆尙書第一。人及第。時史文靖公重宴瓊林。來京師。謂諸君曰。聞有狀元夫人者。老夫願得一見。一時佳話。流傳至今。隨園所謂合使夫人讓語封者。正

指此事也。皇州春色。百花爭放。秋芙在羣芳中。如紫被善笑。又如薔薇多刺。品格固未足高。然尙不至如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也。北人呼長春花爲土抹麗。其花見日則斂。向夜復開。四時不斷。而託根流蔓。生不擇地。旣少芬芳。又復旦暮變易。當萬葩競秀時。培植妙卉。寸土尺金。顧令此無足重輕之小草。蔓延庭階。大是恨事。若長春者。其品格在萬花中。乃適如其所自名耳。海鹽朱九朵山。以癸酉拔萃。爲戶部郎。見長春愛之。甚幾無一日不浹洽。無何朵山以乙酉丙戌聯捷。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而要其識見。則遜桂官遠甚矣。

琵琶慶傳

慶齡能彈琵琶。故稱琵琶慶。男子中夏姬也。嘉慶間。卽擅名。至今三十年矣。年過不惑。而韶顏穉態。猶似婉孌。爲男子裝。視之纔如弱冠。若垂鬟擁髻。撲朔迷離。真乃如盧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楞嚴十種仙中。固有此一類耶。酒人中推爲大戶。巨饋到手。如驥奔泉。未嘗見其有醉容。又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世傳此爲聚粟液。合諸藥所製。能鑠肌膚。頑顏色。服之容光銳減。慶齡服此廿餘年。而面目豐腴潤澤。視疇昔少好時。容華不少衰。洵是奇事。或謂其得斟雉之術。理或然也。續宛城作張綉叔姆。余未及見。

見其盪湖船小曲。抱琵琶出臨歌筵。且彈且歌。曼聲嬌態。四座盡傾。燭影搖紅之下。釧響釵光。鬢絲鬢影。無不入媚。蓋其平居。入夜輒臥對一燈。往往申旦。朝曦已上。始擁被酣睡。亭午猶息。偃在牀。酒樓指名坐索。必俟日晡。始徐徐來。故茶園徵歌。久不與列。而酒後燈下看美人。始適得其妙。幾忘爲東塗西抹阿婆矣。三慶後來之秀。林立庭階。若論彼中人名輩。大半皆其孫曾行。當其輕攜慢撚。流盼送媚時。偷睨場後小兒輩。駢肩窺簾。喁喁私語。往往吃吃笑不能自禁。故其當場意態。都無一定。隨所感觸。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非他人所能及也。聚妻妾。蓄弟子。而弟子苦無佳者。以故門風不振。至大婦小妻。分曹列豔。鴛鴦七十二。花葉自相當。慶齡處其中。加豹仙紫雲銷魂。春娘換馬。習爲常事。款款蜻蜓。深深蛺蝶。秦宮一生花底活。不數金釵十二行矣。余曾見其小女。年纔十歲餘。嬌鳥戀巢。慧麗柔媚。在枇杷花下。撲蝴蝶。捉迷藏。殊有姿致。洛陽女兒。難得此宛轉如意者。掌中夜光。珍重護惜宜矣。太初山樵。林蘭小譜。以魏長生爲殿。余作長安看花前記。以鳳翎爲殿。長安看花記。以天喜爲殿。今此錄以慶齡爲殿。同一例者。

長安看花記

韻香傳

余讀馮子猶所作愛生傳。不禁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子猶之言曰。天之縱生以慧者。適以禍生。而嗇生以壽者。安知非所以憐生而脫之。嗚呼。千古傷心人。當萬萬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故作達觀。強爲排遣。大都有此奇想矣。余自壬辰春入春明門。所識第一仙人曰韻香。韻香者林姓。名鴻寶。吳人。來京師入傳經堂。隸嵩祝部。學歌舞才兩月。卽出臨紅氍毹上。按節入奏。銖黍不爽。而其穠纖合度。修短得中。進止動靜。妙出天然。樓上下。萬目萬手。萬口。嘖嘖稱歎。是好郎子。嵩祝部一時聲譽頓起。座中客常滿。有隔日預約不得入坐者。從此徵歌舞者。首稱嵩祝。不復顧春臺三慶矣。今去韻香之沒已三年。春臺三慶。名輩林立。且多後來之秀。望之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而嵩祝座中人。不少減於疇昔者。韻香爲之也。韻香旣數奇。失身舞裙歌扇間。居恆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常如土木形骸。穉中散不假修飾。而何郎湯餅。彌是自然。知安仁羊車。良非虛語。旣工愁。復善病。日日來召者。紙片如山。積困于飲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攬鏡自語曰。叔寶壁人。則吾豈敢。然看煞衛玠。是大大可慮。歲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黠人也。密遣人召其父來。啗以八百金。再留一年。韻香慨然曰。錢樹子在。顧不能少忍。

須臾耶。迺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籠計。得三千金。盡舉昇其師。乃得脫籍去。徙居櫻桃北垞。署其室曰解鶴堂。於時文酒之會。茶瓜清話咸集焉。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煑茶。或按拍倚竹。言笑晏晏。誠昇平之樂國。亦欲界之仙都也。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疾不半載竟死。死之日。扶病起。誓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矣。時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也。年纔十八。嗟乎。韻香以成童之年。始入都。從師學無幾日。卽以其色藝傾都人士。從此賓筵客座。招邀無虛日。油壁錦幃。六街九陌。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招搖過市。如坐雲霧中。夜分來歸。則已絳蠟高照。紅梁宿溫。茗談瓜戰。延佇已久。絕纒錯烏。紙醉金迷。卜晝卜夜。歡樂未央。他人所歎羨企望不能得者。韻香當之。乃出亦愁入亦愁。以故不得更竟其業。僅以偷詩賞荷吞舟三齣擅名。每當廣廈細旂。長笛一聲。四座寂然。無敢議者。目有視視韻香。耳有聽聽韻香。手有指指韻香。一似祇應天上。難得人間。但覺此身在絳霄碧落間。所謂玉殿吹笙第一仙。十四樓中第一聲。是耶非耶。昔人論文。謂單詞隻字。自足以傳。信知貴精不貴多矣。其人肉與骨稱。態與體稱。神湛湛如秋水。氣溫溫若春蘭。使宋玉陳思見之。當恨不爲作賦。余嘗謂天地生人匪易。美婦人不多。美男子尤少。美婦人吾未見。所見美男子。惟韻香耳。韻香之爲人。沈靜寡言。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太原公子。裼裘而來。大家風度。故應爾爾。使爲閨中秀。

足當幽嫺貞靜之目。藐姑射仙子之山。有神人焉。綽約若處子。肌膚若冰雪。此之謂矣。惜其爲弟子時。無私蓄。既得落籍。居室草創。未幾遂病。不能出門戶。惟二三知己。日來爲之檢點茶鐺。料量藥裹。猶力疾強起。談諧甚樂。至於金夫銅仙。大腹賈。長鬣奴。素少相識。無過而問焉者。以故寔甚。及其卒也。斂手足形。幾不能備含襚。諸文人聞訃。糜至。束芻沐。柳凡附身附棺者。皆翰墨香也。子猶又言。昔宋詞人柳七郎。不得志於時。落魄以死。賴諸名妓贖錢而葬。今愛生不葬於妓家。而葬於吾黨。所以報也。則吾安知今日之所謂愛生者。非卽宋之名妓中人乎。信斯言也。以隻雞絮酒。酬韻香。韻香必含笑於九泉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蕊仙傳

王長桂。字蕊仙。辛壬間與韻香春珊鼎足而立。名在第二。目之曰蕊榜。是時韻香爲第一仙人。國香也。以韻勝。蕊仙牡丹也。爲豔品。然蕊仙所以遜韻香者。亦正以美而豔爲累。不得不讓上界仙人。出一頭地耳。蕊仙豐容盛鬢。嚴妝飾。往復進退。光動左右。求之凡女子中。給無其匹。唐人當日呼太真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足。而元微之會真記之狀鶯鶯。則曰嬌羞融冶。力不能運肢體。不意蕊仙乃以一身

備之。當日於錦繡萬花谷中。如火如茶。壓倒羣芳。獨占春光九十。使觀者沈酣其中。目不給賞。豈浪得名哉。

春珊傳

莊福寶。字春珊。三慶部都大慶弟子也。後乃自居玉照堂。色藝既過人。而言語又妙天下。其爲觴政酒錄也。座中無慮數十人。人各有性情。有面目。有技藝。有志趣。有喜忌。或動或靜。或默或語。裙屐逕集。觥籌交錯。春珊從容酌答。或迎其意以發之。或導其意以達之。或如其意以償之。或助其意以足之。莫不聽其開口而笑。各得其意以去。信乎春珊爲如意珠。雖取懷而予。不是過也。有時名流燕集。洗硯磨墨。折牋醮筆。選香而添。擲花而潤。當之者往往如懷素草書。僧繇畫壁。觸處洞然。風發泉湧。汨汨其來。不可方物矣。又如說平話。闔險語。徑路旣絕。風雲未通。諸名士。方且搖玉柄塵尾。擎鐵如意。瞪目哆口。如木雞。春珊每於辭理將屈之時。施青絲步障。爲小郎解圍。或竟如玉環。放玉色狷子。亂局而罷。生平對客。不爲危言激詞。而對之者未嘗不意消也。談言微中。可以解紛。春珊有焉。曩家居時。曾於六蓬船中。見父執葉星曹所書集句云。秋菊有佳色。春蘭如美人。今日國香服媚。非韻香莫足當之。至若東籬把

酒坐對南山。伴柴桑舊宰。獨占秋光。春珊庶幾近之。年來臉玉猶潤。喉珠不圓。退處玉照堂中。日傾三蕉。自取醅醕。不復錦帆纏頭。作昔日狡獪事矣。予識春珊最遲。問其年曰二十。嗚呼。乾隆年間。魏長生年二十七。始自蜀來京師耳。今日成功者退。乃在弱冠時。否者美起而姍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時。亦曾東塗西抹來哉。

冠卿傳 翠鈿附

玉香。字冠卿。後起中前輩也。亭亭玉立。秋水爲神。顧梁汾詠梅浣溪紗曰。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小樓風月獨醒時。空山流水。冰絃一撫。清清冷冷。令人蕭然意遠。目爲檻外人妙玉。可謂神情畢肖。暗香疏影。固應在孤山伴逋仙偕老矣。然其掬月一齣。爲韓國大姨。以瑤池之品。寫金屋之姿。天上風光。迥非凡比。而舉體皆媚。柔若無骨。迴翔曲折。飄飄欲仙。觀者幾欲持衣裾。恐其因風而去。固應瑤台獨步也。娶婦名芙蓉。爲國香堂愛女。璧人一雙。一時稱快。丙申四月十三日。花燭之夕。余賦賀新郎。昔康熙間。汪蛟門舍人納姬徐方虎。王西樵。周雪客。陳緯雲諸公。鬪險韻。同用此調。余輒依其韻譜之。不知迦陵雲郎新婚之作者。嫌太熟也。詞云。一桁簾衣卷。藕花中。並蒂移花。羊車初遣。莫笑一生花。

底活。未許露華輕。况紅藥留春如繭。一家並肩人鏡裏。問近來眉樣。今深淺。紫雲曲譜親展。國香服媚名逾顯。記索郎瑤台飛白。親題禁扁。爲檢河魁繙秘笈。不吠瑯環白犬。許乎視磨甑。幸免不礙二分春。似水算長安。添數看花典。圓月照華燈。剪其弟子曰。翠翎字雨初。風骨未騫。而宛轉如意。趙秋谷海謳小譜中。所稱飛鳥依人意態近之。如山茶花穠而不俗。大家人兒女。固應爾爾。瀆茶敘供花二齣。俱有可觀。嘗尊前捧硯。乞留題。爲署居室曰。聽春樓楹帖曰。半榻茶烟圓夢夜。一簾花氣釀愁天。飛鴻踏雪。動留爪痕。他時杜牧尋春。又添一番惆悵矣。書至此爲之憮然。

小蟾傳

聯桂字小蟾。黃姓。皖之太湖人。世俗所稱狀元夫人。長春弟子也。爲人疏節闊目。如小人家兒女。而意量自遠。性伉爽。笑語甚豪。每以伶俠自處。所不當意者。往往如灌夫罵座。冷若冰雪。余嘗戲呼爲尤三姐。愛之者附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舊友擬之。小蟾欣然。謂掌生品評不謬。足見其胸抱。亦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見客長揖不拜。高談雄辯。驚其座人。願好訐直。以招人過。人多不能堪。若輩咸嫉之。我輩如邱東麓溫伊初諸君。尤恨小蟾甚。小蟾生於嘉慶二十五年。道光十四年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時

年纔十五。同輩落葉籍之早。無過之者。

小雲傳 妙雲附

玉琴。字小雲。此碧桃花也。擬之石頭記中人。極似寶琴。眉目肌理。意態言笑。無一不媚。而安雅閒逸。溫潤縝密。有時神明煥發。光照四座。對之如坐春風。如飲醇醪。古人稱溫柔。惟小雲足當此二字。比德於玉。無媿璧人。好從文士游。講論申旦。媿媿不倦。風韻固自不凡。與妙雲同居。妙雲名桂香。亦碧雲弟子。色藝未是佳品。而舉止殊有大方家數。蓋碧雲當日。溫文爾雅。妙擅清譽。二人同師。家法固在也。小雲之爲人。癯不露骨。豐不餘肉。香而不膩。圓而不甜。風流蘊藉。無纖毫俗韻。將來此中人。福澤當以小雲爲最。他人恐不及也。

鸞仙傳

鳳翎。字鸞仙。陳姓。菊部中推絃索好手。嘗演別妻一齣。彈四條絃子。唱五更轉曲。歌喉與琵琶聲相答。琵琶在。金元時。本用彈北曲。鸞仙齒牙喉舌。妙出天然。媚而不纖。脆而不激。圓轉瀏亮。真覺繞梁遏雲。

之音。今猶未歇。非他人所能及也。丰儀修朗。笑語俊爽。雙瞳湛湛如秋水。余嘗戲呼爲玫瑰花。以其英氣逼人。大似探春也。仲雲澗填紅樓夢傳奇。葬花合警玉爲一齣。南曲抑揚抗墜。所貴諧婉。非鬻仙所宜。然聽其越調鬪鶻鶻一曲。哀感頑豔。淒迷掩抑。雖少纏綿之致。殊有悲涼之慨。使當日竟填北曲。鬻仙歌之。當更可觀耳。丙申中和節。移居藕香堂。聯升舊居也。余爲作小篆題榜曰紫桐花館。

長安看花記

小桐傳 翠霞附

秀蘭。字小桐。范姓。此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綽約。如當年蕊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神氣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蘅蕪君。天香國色。豔冠羣芳。故應一時無兩。嘗演馬湘蘭畫蘭於紅氍毹上。染翰如飛。煙條雨葉。淋漓絹素。或作水墨。或作著色。沒骨體。娟秀婀娜。並皆妙佳。頓覺旗亭壁間。生香四溢。洵佳話也。所演雜劇。如葬花折梅題曲。瑤臺秋江。皆有可觀。動止蘊藉。妙於語言。嘗日呼玉妃太真爲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丙申春暮。小桐於燕喜堂。張筵召客。一時寶霽豪家。五陵游俠。薦紳貴介。過夏郎君。莫不靡至。來會者六七百人。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蓋光裕堂旣以

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醉天下人心。復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嵩祝五部佳伶。合爲一班。試雲想之衣裳。奏錦城之絲竹。褰裳投轄。卜晝卜夜。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嘯雲桐仙小桐以次奉觴爲客壽。客莫不欣然。釃三爵。太平盛事。數年來所未有也。吾友趙友竹嘗貽我紈扇。命曰國香秀影。其神情態度。乃無一不相肖者。畫中人自足千古矣。其弟曰翠霞。字青友。壬癸之間。娟娟楚楚。大似杜鵑花。乙未冬始入光裕堂。張緒當年。亦是佳品也。

小霞傳

鴻翠。字小霞。與韻香同師。故其舉止都無俗韻。標格如水仙一朵。在清泉白石間。余嘗以初夏偕友人訪之。芍藥已過。櫻桃初熟。文窗四拓。簾波如水。柳絲竹影。微颺茶烟一縷。逕造其室。則小霞方獨酌一壺。手黃唐堂香屑集。曼聲諷詠。令人想見謝鎮西夜泊牛渚。聞袁臨汝郎。隔舫詠史情事。見客初不甚酬對。而談言微中。使人之意也消。洵佳士也。昔韻香以第一仙人居傳經堂。望之如藐姑射神人。爾時雖有鴻喜蟾桂多寶同居。無能爲役也。韻香旣沒。傳經堂轉人春臺部。得小霞。乃殊有太原公子楊裘而來之概。昔郊公謂門生王氏諸郎。羲之最佳。正謂其不自束縛耳。後來之秀。位置第二者。乃拜虎賁。

非認顏標也。玉溪生詩云。月沒教星替。若小霞者。神明玉映。可謂長庚伴月。又非三心五噉比矣。

眉仙傳

雙壽。字眉仙。吳人。嘉慶以還。梨園子弟多皖人。吳兒漸少。豈靈秀所鍾。有時歇絕耶。眉仙如初日芙蓉。韶秀天然。想見王謝家子弟。執玉柄塵尾。傾倒四座。時論者擬之以邢岫煙。神情態度。幽閒典雅。庶乎近焉。嘉慶二十年後所生人。道光十年後。擅一時名。韻香春珊。蕊仙葦香。冠卿鸞仙。小蟾小雲。次第脫身去。秋芙最後。亦於丙申夏初。自立門戶。惟眉仙瑄霞。猶作籠中鸚鵡。二人皆居韓家潭。瑄霞居極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極東道南。曰三和堂。相去數十弓。兩人望衡對宇。亦恨事也。眉仙既鬱鬱不得志。眉間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不能自勝。每誦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句。清淚如鉛水。往往以之洗面矣。嘗演葬花。爲瀟湘妃子。珠笠雲肩。荷花鋤亭亭而出。曼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作了傷春證候之語。如聞春鷓。如聽夜猿。不殊一聲河滿矣。余目之曰幽豔。嘗謂紅樓夢曲子。盛傳於世。而瑣瑣餘子。無堪稱作瀟湘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穠。卽失之勁。不得已。姑以眉仙充之。瑤草瓊花。固自與天桃。郁李異耳。

瑄霞傳

法林字瑄霞。雖無晴雯之豔。而性格近之。極似怡紅院中林家小紅。玉仙濱占花魁。以愁見妙。瑄霞則正以慧見妙。各擅勝場。使邢尹覲面。能不爽然自失。冠卿亦以此齣擅名。然冠卿亦遭際順境。事事如意。所謂強笑不歡。效顰不愁。瑄霞則此身玉立。自顧頭顱如許。幽憂怨憤。時積於懷。當夫檀板一聲。亭亭扶影。眼光一注。茫茫大千。托足無地。此情此景。根觸心傷。幽愁暗恨。觸緒紛來。故其低徊幽咽。慷慨淋漓。有心人一種深情。和盤托出。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每詠王右丞朝川雜詩。能無慨然。燕蘭小譜有句云。若教嫁作曹交婦。縱不整眉也及肩。趣語解頤。隨園亟賞之。折腰齟齬。頗費周旋。文人無賴。遂有此口頭罪過。冠卿年來亦有鳧脰鶴膝之誚。菖蒲拜竹。舉頭天外。瑄霞乃如春筍出林。漸欲過母。故觀場矮人。往往有元龍百尺之憾矣。既性疏脫。又憤無拘檢。不顧忌諱。遂致口角招尤。殊費調人。雖然。長安人海。紅塵縹緲。閱人多矣。六街蹀躞。馬盡如龍。九陌遨遊。士多於鯽。黃衫誰是。翠袖寒多。一擊未能。九州自大。天荆地棘。行路難。又何怪傷心人。觸處皆非也。君子哀其遇。而原其心焉可矣。

粟香傳

金桂。字粟香。曩以衆人遇之。丙申天中節。始見其演鳳儀亭擲戟。爲溫侯。珠冠繡襦。挾畫戟而上。英雄兒女。剛健婀娜。兼擅其妙。欲采芙蓉花。可憐隔秋水。能傳此一片心事。驚謂鏡生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今日非復吳下阿蒙矣。鏡生笑曰。曩固用違其材耳。粟香此後勿復爲裹頭裝。庶不失本來面目也。

綺人傳 巧林附

福林。字綺人。眉仙同懷弟。近日推大有堂桂雲。爲嵩祝首座。實非綺人比也。綺人媚媚如秋海棠。置之珠箔銀屏中。迥非凡豔。金陵十二釵正冊之末。大書曰。情天情海幻情身。可卿兼美。如優鉢曇花。偶現色身。遂使絳洞花主。於怡紅快綠中。心醉欲死。自韻香去後。嵩祝部如野樹花爭發。春塘水亂飛。一枝翹秀。實難其選。綺人如隔水桃花。自然明媚。柳陰竹外。尋春裙屐。不覺成蹊矣。其同門生曰巧林。字秋仙。聞已南歸。余未及見。曾於韓季卿題壁圖上一見之。丰姿娟秀。飄飄欲仙。各稱其實矣。眉仙在四喜

部雖擅一時名。而居恆對影。鬱伊善感。日念綺人。不去懷。同在花天月地中。固不能對床款洽。每見客必探綺人近狀。有過觀音寺前者。必寄盤問訊。割一味之甘。睹五紋之佩。至情至性。感動旁人。嗚呼。讀棠棣之詩。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瑤卿傳

大玉林。字瑤卿。稱大者。所以別於敬義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師故日新堂殷采芝弟子。別居後。授徒三人。皆庸碌釵裙。瑤卿豐容多肌。當其不櫛而巾。亦是尋常兒郎。至於薰染梳掃。擁髻升歌。豐融旖旎。意態動人。醱醑香夢。怯春寒。恍惚遇之矣。演長生殿驚變一齣。於太真醉態。頗能體會。無矯揉造作痕。所惜鷓旦不鳴。三絃不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轉高下以就之。遂令人有鑄鐘過厚之歎耳。

秋芙傳

天喜。字秋芙。夏姓。揚州人。先年春臺部。有天喜天祿天壽齊名。故呼秋芙曰小天喜。既而突過前人。大天喜久爲所掩。今歌樓但知秋芙名天喜。不復以大小別之矣。以賣胭脂小寡婦上墳二齣得名。謔浪。

笑傲冶容謔淫。浮梁子弟（宋人小說謂無良曰浮梁）靡然從風。一倡百和。幾有若狂之歎。癸巳春。卽耳其名。乙未夏。乃識之。碎麻被面如繁星。而眉目自然嫵媚。健談能飲。對壺杓意氣豪邁。僭稱大戶。有俯視一切之概。每當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挾所知。載笙縈絃。索拍板入酒家。觴詠旣陳。絲竹迭奏。秋芙旣自命酒人。又自矜名下。睥睨餘子。旁苦無人。攘袖飛觥。洵洵之狀。勢將用武。余輒笑謂取骰子來。旣至。秋芙輒據盆高座。雄若迷龍。衆人杯杓。雜還下注。余輒命巨甌如鉢者。滿斟爲孤注。喧闐笑語。呼盧喝雉。衆聲如殷雷。六子不再周。秋芙轍亂旗靡。如春雨洗花。當於香霧空濛中。高燒絳蠟。代月照其睡態矣。其多爲消寒之會。秋芙無日不在座。余旣數以此法困之。或以告秋芙。不悔也。旣入座。賈勇酣戰如故。其興致固是不可及。嘗爲書楹帖曰。花到生天纔富貴。玉能延喜况溫柔。秋芙所不足意。以此箴之也。名流投贈甚多。當以高小樓太史一聯最佳。曰。南華秋水經常誦。北苑芙蓉畫不如。溫麗可誦。如集唐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一聯不知何人手筆。不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蓉。二語在離卽之間。猶是讀書人吐屬也。余旣習秋芙。悉知其行事。其爲人胸無城府。坦易可交。惟是率真任性。旣不能作嬌嗔笑面對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所短。嘗戲謂秋芙爲潑刺貨。南京所請刺子。當是持門健婦。王熙鳳同一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麻。直欲以鴛鴦擬之。非其倫也。記中以秋芙位置。

禾座者。援燕蘭小譜。抑置魏長生之例。春秋傳曰。前茅中權後勁。固有深意也。

長安看花後記

倚雲傳

金麟。字倚雲。張姓。吳人。嘯雲弟子也。倚雲既出名門。意態皆不失大家風範。綽約穠郁。自然可親。譬諸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穠厚。丙申春暮。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壺進酒。於時光祿堂中。翠霞秀蓮秀芝。皆捧觴隨行。倚雲乃如鶴立雞羣。置之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近日諸名士。皆以第一仙人韻香擬之。衆口一詞。余又何間然。

玉仙傳 三元附

翠香。字玉仙。吳兒之極媚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史袁寶兒曰。憨態可掬。玉仙近之。目有曼光。雙瞳秋水。執板當席。顧盼撩人。演醉歸。獨占水鬪斷橋。及盪湖舟小曲。無不以憨入妙。留溪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爲笑。令人索然意盡。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綿。玉筍班中。稱第一。

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絕妙品題。每念斯言。輒令人不忘相逢把臂時風趣。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傾倒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當是芳官品格。嘗命之曰蝴蝶花。本草經所謂急性子。是此兒情性也。嘗榜其居曰翠海香天。楹帖曰翠袖竹邊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其同師者三元。面目娟秀。髮初覆額。每登場與玉仙兩兩相比。尤宜起小生。占花魁秦小官。凝秀圓轉。殊有意致。

香吏傳

香吏。名小秀蘭。以其與小桐同名也。兒輩乃已知名。俯仰身世。小桐能不憮然。柳五兒爲芙蓉神替身。此兒髻髯似之。其姿致如牽牛花。在籬角牆根。娟娟一朵。點綴秋光。如當推牛行炙之後。饜飮肥甘。忽逢蔬筍一拌。入口脆美。清快無比。又如妃子酒後。啖荔枝過量。漿熱體煩。得玉魚含唇舌間。涼沁牙齒。頓覺舉體清適。不數金莖舊渴矣。

春波傳

福林。字春波。郁大慶弟子也。自春珊之去。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旣得春波。門風復振。桃花釀面。

神采煥發。光豔四照。長眉入髻。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濃翠欲滴。昔殿脚女吳絳仙。善畫長眉。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意態如此。擬之石頭記中人。性情極似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羣芳中。當是素馨花。清夜靜對妙香。可以忘言。溫克沈默。不苟言矣。其意穆然。以深不屑。求人憐。人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

小薺傳 小蘭附

愛林。字小薺。亦後來之秀也。濱邯鄲。夢爲打番兒罕。緋纓繡袍。結末爲急裝。舞雙槍如梨花。因風而起。觀者光搖銀海。嘖嘖歎好。公孫大娘舞劍器。渾脫瀾漓。有此妙手。三慶部如意打桃。擗大刀旋轉如風。一時稱妙。然不足敵小薺也。柔媚是吳兒本色。小薺則別饒清致。秀外慧中。茶筵酒座。薺澤微聞。如佛手柑。但覺清氣襲人。不知身在瑤臺第幾層矣。古稱可人。又曰可兒。瀟湘館中紫鴉也。丙申秋杪。脫籍後。自居香雪堂。卽小蟾春元堂舊居也。先在敬義堂。敬義堂爲三慶部大家。主之者曰董秀榮。以小生擅名。冠卿鸞仙。咸出其門。合其徒尙六七人。若小薺者。峴山片玉。桂林一枝。對之彌令人迴憶。當年全盛時。就中有名小蘭者。余識之最早。壬辰二月。征鞍初卸。春服旣成。同人小集如松館。爲余洗塵。小

蘭如芙蓉女兒。明秀無匹。姍姍來遲。媚不可言。坐對名花。遂至沈醉。海棠睡未醒。予輩於重房複室中。環守之。至夜分。乃送之歸。乙未冬在廣和樓。卽康熙時查家樓也。小蘭演藏舟一齣。聲情幽咽。聽者但喚余何。日跌偕友訪之。雨鬢風鬟。江潭憔悴。靈和殿前風流。不堪回首。是夕冠卿鸞仙俱集。酒酣。冠卿更唱山坡羊一曲。璧月如水。銀雲不流。雙笛吹凡字調和之。不能壓其聲也。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蘭自愧弗及。涕泗浪浪。彌不自勝。爲詠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以慰之。瑤臺夢醒。天上人間。歸路馬蹄踏月。彌憶壬辰春夜。紅燭籠紗時情事。不能置也。

紉仙傳

素玉素香附

蘭香。字紉仙。濯濯如春月柳。風流自賞。拈毫弄翰。怡然自得。字作歐陽率更體。清拔有致。每當茶瓜清話。把卷問字。捧硯乞題。墨痕沾漬襟間。性既苦溺於文學。而一洗咬文嚼字醜態。此香菱所謂高出時流者。吳兒性格。大抵溫柔。而紉仙風格灑然。散朗多姿。獨有林下風。其弟曰素玉。字韞仙。如丁香花。花不勝葉。而細香瑣碎。亦饒別趣。福雲堂弟子六七十人。有名素香。字韻仙者。在和春部。意態頗似紫菱洲中二木頭。和春爲王府班。多作秦聲。至於清歌曼舞。則無聞焉。其中固少佳品。若素香者。亦可庸中佼佼。

佼者矣。

青樓韻語 下冊 帝城花樣

六四

雨仙傳

鴻喜字雨仙。姓俞。浙人。寄居吳門者也。其師檀蘭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復理舊業。得雨仙宛轉如意。姿致清麗。而意趣穠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湘簾不捲。碧紗四垂。柳梢晴碧。捧出圓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納涼已足。入室對鏡。重理晚妝。以豆青瓷盒。裝茉莉蕊。攢結大蝴蝶。二朵。次第插鬢。安戴。鬢旁補插魚子蘭一叢。烏雲堆雪。微糝金粟。頃之媚香四溢。真乃竟體芳蘭矣。坐對雨仙。有此風味。花氣襲人。知酒香怡紅院中。固應目爲溫柔鄉矣。

序

燕臺花事錄。何爲而作也。明人有言。窮措大抱牀頭黃面婆子。自云好色。豈不差死。此言固也。而義未盡。人間真色。要不當於巾幗中求之。不則歷徧青樓。亦只得廢物耳。京師女閭。視臨淄奚翅十倍。瞽騰過眼。尤覺無花。而選笑徵歌。必推菊部。其間不無粉飾。亦判媿妍。所謂天然美好者。歲要得一二人焉。豈西山多白櫻桃花。秀氣所鍾。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間真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燈窗無俚。冥想前游。一夕成此。蓋懼美人遲暮。藉以稍留顏色。雖然。人情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香山。早經道破。遺珠之憾。僕也。先羣芳而雪涕矣。長安道上。大半看花。各舉所知。是望諸寓公之好事者。蜀西樵也。識。

燕臺花事錄上

蜀西樵也

品花

朱靄雲。字霞芬。京師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狀頭。爲梅主人高弟。姿首如碧桃紅杏。亭亭玉立。秀削可憐。性敏慧而蘊藉。士夫多自視弗如。吐詞尤雋。每發一語。輒傾座人。花晨月夕。景蘇門外。車馬喧闐。大都爲郎來。而酬應紛紜。入夏病幾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當珍惜護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隸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豐潤。性溫婉。對客殊落落。而與交久。輒有飛鳥依人態。其銷魂蕩魄。尤在星眸斜轉時。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歲病幾殆。近漸愈。而體多倦。深夜招之來。每倚肩作枕。闔眼矇矓。同人憐之。無怪其不工酬應者。

賈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師人。年十七。出聯星。予識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剛健婀娜。兼擅其勝。所演打灶諸劇。有獨步燕臺之譽。乙亥重晤。則非復張緒當年矣。性不諧俗。於同輩亦少

許可。時人比之梅花。故門前車馬稍稀云。

絢春。姜主人雙喜。字儷雲。直隸河間人。年十七。出春馥。亦於癸酉識之。眉目疎秀。雅善修飾。性憨喜諧笑。不與人忤。故人多招之。春馥近有弟子蔣雙鳳。字扶雲。年十四。迴波流媚。貌亦白皙。是爲後起之秀。錦雯。劉主人雙壽。字眉卿。京師人。年二十。出文安。子癸酉入都。首識之。姿首娟秀。過於所識諸郎。性溫和不見喜愠之色。顧不能飲。甫舉杯。則紅潮暈頰矣。近喜閱聊齋紅樓諸說部。學書饒有力。文安現有弟子田雙慶。字雲卿。年十四。顏色如桃花。能演攬諒諸劇。

喬蕙蘭。字幼仙。江蘇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書習史。鑑喜與文士清談。聞其先本宦族。沈淪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寶香。字妙珊。京師人。年十九。出瑞春。結束登場。儼然莊婦。而歌喉清婉。尤有繞梁韻。其得名在癸酉前。見人殊落落。近則閱歷世故。每與談。輒如聽柘枝兒。聲聲打入心坎中。

謝寶雲。字月珊。年十六。劉寶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師人。瑞春弟子。當癸酉時。謝生劉淨與姚妙珊合演進宮諸劇。令人耳目一快。近則姚謝已不能登場。而劉音益清健。且其軀復偉岸。乍見之如貴介中人。至所繪蘭。亦有譽之者。

王喜雲。字爵卿。京師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顏色如朝霞和雪。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徵媚媚者。故演攬諒諸劇。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兒。字萊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滿月。酬應如成人。以武劇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師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飾。性聰穎。解作書畫。善演思凡諸劇。燈紅酒綠。尤喜唱大江東去。其亦巾幗中有鬚眉氣者耶。

陳喜鳳。字桐仙。京師人。年十六。本綺春弟子。今歸遇順。貌不逾中人。兼有期艾之病。顧妝東登場。則歌喉清婉。且善琵琶。工琴。與人交。落落大方。無狐媚態。

陳嘯雲。字琴芬。京師人。年十五。景餘弟子。音清越。以長對面樓頭。人聲騰沸中。能聞其語。童牙孤露。每演掃雪諸劇。淚隨聲下。性尤誠實。不欺人。以此多之。

艾順兒。字麗琴。京師人。年十五。嘉穎弟子。英爽不羣。音復清越。演乾元山諸劇。令觀者眉飛色舞。近易丈夫爲巾幗。豈硯師欲束其不羈之態耶。

張翠喜。字桐仙。京師人。年十五。聲振弟子。初頗靜默。近稍狡獪。石頑道人謂其姿首足駕如秋而上之。子則感其有愛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隸人吳愛林字燕芳京師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語嚶嚶如新鶯初不與人浴偶撫之輒欲昵近則頗工酬應矣吳倻快解人意而貌差遜又其弟燕香齒尤稚演冥勸諸劇名過兩兄以崑弋腔較勝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情儂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額秀腰纖語音清脆歌場一見殆移我情中以小隙往還遂疎然知子所在必徑來佐酒亦復楚楚可憐且子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間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猶爲耿耿也

梁雙喜字闌君京師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燈紅酒綠間星眼迷離微露玉粳於當年露香蓋十得四五焉無怪鸚鵡君之傾倒而予亦對新人如覩舊好也

陸春燕字蕊仙京師人年十四安義弟子妝束上場宛如好女腰肢嫵娜體態輕盈只合以香扇墜目之音尤清脆隔簾嬌語殆如去年之霞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歲花榜狀頭舍此奚屬耶其同懷兄春蘭年十六貌僅中人歌喉瀏亮獨出冠時

都門小住閱人德好色其如好德何暫把彩毫留麗質落花一任去來波蜀西樵也丙子仲冬臨川寓所書

後錄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蘇人。年十七。名優小金子。出春華。癸酉時正負盛名。予初入歌場。見其作出塞小鬟。手捧紫檀琵琶。侍王嬙側。脂香粉膩。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鳳陽公子招來佐酒。細視雙眸。略具雌雄。而妖冶之態。蕩婦弗啻也。工絃索。能度湖船諸曲。乙亥重晤。尙詢公子客死况。殆亦若輩中之有情者。

雷金福。字蓉仙。京師人。年十八。金樹弟子。癸酉時隸瑞和成部。日日演劇。予往觀最多。貌白皙而笑靨微。天然美好。或感微疾。剪銀葉膏。較含桃大。貼兩眉角。尤增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蓋亦以色選也。亥子屢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顧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脫籍還家。舞衫歌扇。往事如塵。無復登場獻技矣。

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師人。年十八。出聞德。善演武生劇。名久噪。蓋其結束登場。羣以香孩兒目之。近病重聽。其同堂兄桂林。貌白皙。嘗演斷橋諸劇。亦有名。近淪落不可問。又寶善陳荔衫。亦以武劇名。近病歿。

劉喜兒。字穉蕪。京師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豐潤。雙瞳剪水。一顧撩人。幾與孟如秋相伯仲。設粉黛登場。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寫諸劇。又綺春弟子秦鳳寶。字豔仙。貌最豐。時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劇。名出劉上。乙亥秋病歿。

張菊秋。字憶仙。本名椿。廣西人。年十七。蘊華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賈蕙秋。姿首過之。演賣藝諸劇。其武技有足多也。

張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韻梅。俱京師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張歌喉較勝。與人言溫婉可聽。郭工琵琶。爲近時陳桐仙之亞。有真性情。每語及同輩淪落者。輒泫然泣下。

余錢張顧。有時名。底用區區。月旦評。爲惜凡葩。易搖落。拾將殘。儻續羣英。十二月立春後二刻。蜀西樵也。誌於辭灣榭局。

燕臺花事錄中

蜀西樵也

詠花

諸堂聯帖。佳者殊鮮。必大雅而穩切。斯足尙耳。錄愜心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減春前花。

福雲云。神仙家世傳梅福。京雜才名愧陸雲。（雲爲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飲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蓮溪生贈）

予重入都贈之云。南國慣生紅豆子。西山多種白櫻桃。

如秋云。如花解語。秋水爲神。予云。如是我聞。聊使爾。秋來客感甚于卿。

錫順桐仙云。焦桐入聽。有仙則名。

聲振桐仙云。桐雲拂翠迎么鳳。仙露溥花護曉鶯。（蜀青山人贈）

余將出都贈之云。桐院月明秋。嶽笛仙山風。結客迴帆。

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蓉名玉福子云。難得玉容如處子。可分福命到書生。

福兒云。清福誰堪風月主。是兒生有雪霜姿。隴西君贈。

雲卿云。雲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軍。湘舟撰讎丞贈。

芙蓉仙子云。蕊榜新開芙蓉鏡。鏡下及第雲。激壘奏神仙隊裏逢君。

情儂子云。曼情詼諧詞絕妙。吳儂烟水氣都消。

蕊仙子云。蕊榜會看新及第。仙人聞說舊吹笙。

諸郎壁上扇頭詩。詞頗有可觀。惜未多爲鈔記。如霞芬扇頭之未應小坐香三日。真覺無卷動四筵。露

香扇頭之容易蹉跎。聯袂後最難消遣。送鉤時均忘全首。茲錄其尙堪追憶者。

梅主人處有長沙李君（壽容）墨蘭。並題句云。蘭夢低徊感夙史。爲君援筆寫丰神。春風山下蘼蕪路。

一笑相逢是舊人。

澱江漁子爲眉卿題畫六絕句。錄四云。層嵐潑翠水拖藍。春影蓬蓬曉澗含。橋上赤闌花上霧。天涯三

月。夢。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絳。樹。雙。聲。酒。一。卮。天。也。奈。何。應。補。石。花。雖。頃。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來。波。
烟。雨。江。干。落。絮。多。雙。槳。渡。將。根。葉。去。愛。河。流。盡。是。香。河。西。陵。松。下。舊。同。車。孀。孀。風。前。小。樹。花。仿。佛。櫻。桃。
斜。畔。路。重。沾。春。水。覓。胡。麻。

高陽酒徒出都後。懷諸郎絕句錄尤云。俗世而今無賞音。幾人真個解琴心。青衫贏得多情淚。翻覺琵琶怨恨深。(遇順桐仙)盈盈十四妙年華。一縷春烟隔絳紗。如此嬌憨說得似。前身好是女兒花。(霞芬)個儂生小解溫存。曾爲將離勸玉尊。別樣風流天付與。眉梢眼角總銷魂。(如秋)流鶯清脆囀珠喉。若箇嬌憨未解愁。贏得尊前一凝注。盈盈秋水剪雙眸。(麗琴)衣香新燕麝蘭膏。酒綠燈紅興自豪。縱爲東風開笑口。也應珍重白櫻桃。(儂雲)一笑嫣然勸玉觴。須臾舉座客如狂。銷魂豈竟能真個。不信溫柔別有鄉。(朵仙)人生能得幾良儔。別後相思未肯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風流。(露香)底事憐卿轉負卿。夙緣謂竟有三生。櫻桃館裏花多少。一樣春風忒薄情。(芙秋)呢喃小語隔窗紗。掌上輕盈未足誇。可惜畫堂雙燕子。祇飛隻影入王家。(燕芬燕芳)多情如此太纏綿。淚溼青衫我亦憐。却羨周郎時曲顧。醇醪一醉卽神仙。(聲振桐仙)揮手天涯感不禁。如卿傲骨少知音。祇緣一曲離亭宴。牽惹相思直到今。(荔衫)

征驂將發且勾留。手拂絲桐四座秋。漫向桂堂調彩鳳。有人背燭替花愁。此遯園花隱送曹邱生出都四絕句之一。蓋有所指。鍾子安寄都門諸友之一云。回首歡場樂事違。翻疑昨是歎今非。酒痕瀉碧留花醉。波影流黃帶月歸。秋老孤鴻嗟獨去。春來雙燕傍誰飛。爲言沈約多情甚。瘦減腰肢尺二圍。春來句。指杏春燕芬燕香也。

高陽酒徒題露郎淡墨風蘭云。夜月沈沈更漏永。仙人醉臥蓬萊境。撲鼻忽聞空谷香。當頭望見姮娥影。姮娥舊住廣寒宮。天上何年謫輦紅。手拍紫雲歌一曲。滿衣香惹桂花風。風流旖旎真無兩。記得前身金粟相。芸管傳來秋水神。花名書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長安城。走馬看花劇有情。聞說旗亭曾畫壁。相傳纔嶺愛吹笙。吹笙騎鶴趁清景。天涯聚首飄萍梗。情天未證維摩禪。仙風敢詡旌陽井。翻憐曲罷顧周郎。一笑相逢酒綠場。曾惠好風留畫扇。恰憐清露被微香。香國瓊姿誰第一。天挺芳蘭誇秀質。豪量吞殘李白杯。彩箋豔過徐陵筆。蘭令蘭令謝繁華。梨園無此好奇花。自昔詩標君子格。祇今春在美人家。美人遲暮尋常耳。難得餘芳常竟體。隋苑能爭秋菊名。楚詞合共申椒美。吁嗟乎穠豔天姿鬪靚妝。國香如此合稱王。櫻桃館裏花千樹。輪與秋風桂子芳。

遯園花隱前題云。燕草淒淒冷碧絲。素心從古賞心遲。臨風寫就難披態。愁絕香郎運腕時。如此幽姿

未出塵。國香無主歎沈淪。勸渠改畫桃枝豔。應許飛花上錦茵。明童墨蹟寓公留。天壤王郎憤種愁。漫向芳魂歌楚些。護花不力此生休。初芳我亦悵前因。楚澤迢迢莫問津。欲與同心契蘭臭。展圖何處覓佳人。

夢餘倦客前題云。旖旎臨風逞淡妝。目將清夢託瀟湘。笑他桃李誇穠豔。誰向花叢號國香。漫將空谷歎沉淪。荆棘叢中遠俗塵。領取孤芳惟自賞。多應寫照自傳神。

且閒生前題調寄兩同心自然幽雅。淡絕丰神。寫照中消魂真個。無言處竟體清芬。不爭似錦帳韶華。紫陌香塵。况是畫裏真真。別有人人。抱素心誰憐蕙質。傍空谷風證蘭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縷嘔痕。滋葦前題調寄滿江紅。用聊圍詞鈔首闕韻云。道種靈芽。又幾蘗。臨風茁也。各抱幽香。衿品格難分高下。獨與素心人共對。鉛華淨洗真瀟灑。想冰壺濯魄。幾多時揮毫者。香國裏。春歸社。花叢外。風連野。把丰標萬種。一齊傾瀉。寂寞軟紅塵裏客。茜紗窗下杯同把。爲他年開卷便相思殷勤寫。

馥森東壁有金鑣曲四闕云。如夢春雲曉。徧天涯。東風院宇。燕鷺嘯。覺草長紅心。江南路。留得王孫未老。正綠鬢楊枝俱裊。忽墮明珠金尊側。有車輪乍向腸中繞。休浪說。被花惱。青袍踏徧長安道。最難忘。

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紅飛難定。祇有閒愁待掃。渾不似當年懷抱。鸚鵡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生早。無一語。玉山倒。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吹斷。都無憑準。翠翦銖衣神仙侶。玉袖裊回自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爲塵與土。且因風吹上。卿斜領勞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賸無多銀屏畫燭。淚花紅凝。題徧人間芳華怨。彈到瑤琴絃。冷算宛轉留渠應。肯門外香車須早去。怕夜深風露還淒緊。嘶遠。騎酒纔醒。芳草知時節。忒怱怱流鶯睨後。珍叢循歇。多少花前驚心事。曾與斷紅細說。已廿載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臺無恙。今宵月。斜漢畔。幾圓缺。人間寶鏡紅錦拂。儘留渠團樂樣子。影兒離覓。紅豆江鄉相思種。無處尋消問息。又付與柔腸千結。簾外輕紅階下雨。早花花葉葉無顏色。春正好。未須折。沒個銷魂處。最迷離空庭晚照。無人來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幾許。恁客子光陰非故。沈水香殘還對鏡。問菱花可解閒言語。雙鬢亂。甚心緒。芳塵婉孌雕鞍路。不分明脂憔粉悴。鳳城煙雨。十二闌干添幾曲。試把迴腸細數者。一片新愁誰訴。萍絮因緣還自笑。我知君不問君知否。聊擷笛。唱金鏤。按此乃糜月樓主爲素芳周郎作。郎卽甲戌花榜第一人。見爲馥雲主人者也。

沅浦癡漁翟家莊旅壁題望江南詞云。情脈脈勞燕各西東。芳草涉江何處碧。櫻桃隔巷可憐紅。無計效秦宮。冰雪意。卿我兩心同。吹笛夢飛。湘上月。散花人醉。小寒風春到。又匆匆。風韻頗不對。緣細註有

癸酉十月出都。眉卿來送云云。眉卿時居櫻桃斜。予入都首識之。未免薄倖。故贈聯云。眉心似縮連環結。卿我應修福慧緣。讀此殆難爲懷。丙子詢諸眉卿。則作者已登兩榜矣。

朱西齋爲月珊作牡丹并題浪淘沙云。錦幄護瓊英。過了清明。姚黃魏紫鬪傾城。誤信胭脂容易買。却費調停。舊約記三生。試訂香盟。媧皇煉後倍瓏玲。幾度欲描描不得。五日纔成。

且閒生將出都門。賦長亭怨慢本意云。看多少鳳城春色。一醉醒來。又成分折。酒裏猜枚。鏡中窺影。更何日斷腸無那。生怕聽宵來笛。笛縱有情時。也只解聲聲悽惻。安得買金鈴十萬。省却落花狼藉。櫻桃樹下別離後。問誰憐惜。算此去一縷相思。亘千里長空寒碧。歎同是天涯。衫上啼痕紅溼。其兄高陽酒徒途中賦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闊。似一行飛雁。無端分折。握手臨歧繞數語。偏又征車催發。捲地驚沙。參天枯樹。紅透霜林葉。君應輸我。萬山看徧殘雪。最是小鳥依人。雛鶯解語也。惜尊前別。償盡相思無限債。更向阿誰分說。酒綠猜枚。燈紅度曲。風味全消歇。者般離恨都從情字流出。看花曲本意云。一瞬把歌場往事。都成離恨。斷腸幾時了得。索紅友相邀。青天重問。思量此樂。除却五千年。自分今夜裏無限相思淚。和蠟燭。總灰燼。淒絕夢魂難寄頓。半只爲舊家輕俊。惆悵黏花繫月。渺渺關山。東風無信。燕臺那邊。歷亂愁絲沒理論。算王昌便爲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贈蓉仙聯帖云。鄉夢惹蓉城。趁帽影鞭絲。萬里壯懷來日下。秋心託仙子。看花團錦簇。一年游興寄天涯。酒閒援筆立成。不愧人才吐屬。客寓都門日久。屢散千金。癸酉晤於青城主所。人極溫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郎呼爲醉劉。予作歌贈之云。伯倫一去二千載。醉鄉之春今尚在。攫金莫笑劉又愚。幾回酒渴思吞海。君家豈其苗裔耶。十年看徧長安花。有時乘興忽大叫。青天白日餐流霞。醉來每被青樓笑。得遇王郎作同調。燕臺楊柳無新枝。惟有櫻桃花絕妙。勸君更盡酒一尊。隨我闌入羣芳園。金鈴萬箇護不得。芙蓉一朵風中翻。置酒中庭爲花惜。祇恐秋容變成白。黻黻春雲出岫來。清歌便布瑤臺席。夷甫有癖不言錢。次公之狂毋乃類。佳人親口贈名字。醉劉乃以先生傳。吁嗟乎男兒三十不稱意。久住都門甚矣憊。牀頭散盡千黃金。到口只期謀一醉。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緊拂衣還。我亦青袍苦塵漬。天香枉向蟾宮攀。黜生風味聊復爾。孝廉船上香盈底。破甕知誰作主人。飲糗也合稱名士。人生何者能無愁。呼奴爲我營糟邱。君不見滿天風月正無價。如此清涼有醉劉。舊爲露郎贊云。身材秀削。語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憐。盈盈欲淚。微嫌不足。任性負氣。南昌君見之笑曰。其不足處正佳。予首肯者再。朱眉君舍人詩云。慶郎嬌小太憨生。花裏櫻桃換女貞。授色尙能存古意。賞音誰與賦閒情。客愁黯淡期同調。卿輩流連莫殉名。大願有船應共載。笑憑佛鉢保。

良嬰與子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賦別某郎云。爲底情深爲底癡。櫻桃花下立多時。明知不是春風主。偏學流鶯占一枝。杜牧休辭薄倖名。酒和淚點滴盈盈。朱衣不管青衫溼。斷送西州太瘦生。撲朔迷離太不堪。愛他情性最嬌憨。學書教做平原格。特地撩人共手談。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場粉黛渾拋卻。贏得雙眉別樣癩。怕人煩惱愛人憐。一笑迴身恰平肩。親把碧璃盃贈取。醉舒纖腕叫張拳。畫梁吹過少男風。乳燕含嬌語最工。情急偏生無一語。祇將清淚點雙瞳。任是無情未忍休。本來生小不知愁。太湖煙水泮柯月。別有離人一段秋。(讀錢如樹勛)敝車羸馬別東華。從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斷腸花懺悔。慈雲一笑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見時歡笑語喁喁。忍再當筵唱惱儂。生受玉缸纖手遞。芳醪留不住萍蹤。記占重陽一日先。偶乘風雨話纏綿。怕聽失意將離別。淚點羅襟絕可憐。兩約天街放榜時。過聽帖報莫來遲。明知好事無憑準。耳語相商苦太癡。陶然亭子祀文昌。籤兆都含桂蕊香。虔炷旂禮祈一紙。可堪天壤有王郎。教書名字趁宵分。真假從人問轉殷。一落孫山動凡想。仙才都護沈休文。愁裏聞歌沒奈何。非關塵海有風波。些時歡笑些時惱。累煞纖眉鎖處多。分將蜀錦作纏頭。硯篋榴聯取次留。祇是科名聽不得。怪他偏索狀元簪。道我多時見太非。何曾相愛便相違。生生軟語難禁受。酒盡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諧。難作空花鏡裏含。怪得前宵分橄欖。嘗將苦味好回甘。仲冬

六日置酒某堂話別。後二日夜。青城主復餞於此。車中感賦云。雙趺踏徧玉塵沙。除却櫻桃不是花。日暮寒天江水遠。斷無游子尙天涯。勸我遲留意最長。會逢恩詔出明光。蟾宮不織登科記。枉說城西製錦坊。丹砂無術點黃金。賸有蕭郎一片心。置酒要煩歌折柳。無端鳩鳥集前林。教裁蜀錦換纏頭。教覓西江碧玉甌。教製蠻韉護織體。笑渠原不是蓮鈎。約我閒房話別離。送行應有斷腸時。四牌樓裏新居遠。只是搖頭不遣知。纔離一日勝三秋。賴有良朋舉酒籌。情到極時翻淡漠。更無餘意強遮留。硬說相拋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憐。師門何計能離却。翻向黃姑乞聘錢。埋怨多般未肯言。知從何地解煩冤。癡心苦把離愁說。纔得雙瞳惹淚痕。一面緣成百面緣。記渠私語倍愁牽。京華強別休回首。車馬何時賦北旋。再憶云。帖報驚傳第一聲。喜聞同姓急聞名。怪來說是陽平客。鄉里空煩記得清。豔福從知釀禍胎。非關奴利聳吾財。偶因小隙真成惱。親受牽裾屈膝來。靜愛蝓蝓宛轉鳴。花壺織手笑相擊。教藏懷袖休輕放。候暖時聞一兩聲。阿芙蓉染指頭香。火熱輕挑半段槍。清瘦合教憐阮瑀。怪人多事口先嘗。也知時命偶相遭。文字何曾若個豪。生怕酒闌愁思起。幾回低勸別牢騷。四更人倦夢無聊。清脆喚聲聲也懽。一出都門三十里。宵來纔算可憐宵。又見江郎扇頭詩。官到廣文原太冷。客非騎省却悲秋。多情。人固同此浩嘆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癡不過招厭。狂則必招忌。若子殆癡而不狂者歟。後見

賦別入絕句。爲惜春生登諸申報。並跋云。僕小生燕臺。興耽風月。櫻桃花好。買醉難辭。偶於某某堂上見也。道人留別某郎之作。覺情文之斐亶。更感慨而歔歔。作者其有憂患乎。至作者姓氏。詢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於情歟。數千里外。竟獲賞音。附書誌感。

丙子出都誌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負好春。秋花合作苦吟身。偶然忍淚談遺墨。纔信深心出美人。文豈能工偏譽我。情如此重轉傷神。憐渠贈別難爲語。含笑從知未是真。別後真成一見難。怪渠生小話無端。羞池燕羽驚初見。溜滴琴心却再彈。已隔天涯猶想像。重來人海定盤桓。明知情盡愁難盡。忍與空花比例看。桐陰拂翠月空明。見我時縈惜別情。嬌小何曾識文字。纏綿端不羨科名。竟將遺墨收藏好。却惹歸人感慨生。十四言中無限事。宵深乘醉手揮成。

偶與所善某郎忤。旣而悔之。填薄倖詞製繡帕遺之云。一聲長歎。誰分遣柔腸寸斷。便斷也。教人憐惜。忍把負情儂喚。奈罡風吹下梳翎。天涯認作將歸雁。縱酒滿金尊。花飛玉笛。贏得淚珠偷嚙。端怕煞淒涼境。渾不耐些時不見。怪來遲片晌。伴嗔忍笑。寒更數盡重開宴。者般留戀。算甌生薄倖。櫻桃錯打黃金彈。從今過犯。折卻相思一半。

憶作蝶戀花六闋云。天半朱霞驚乍見。旖旎風流。眼角含嬌盼。問姓便將儂姓喚。爭禁得者般溫婉。小

坐餘芬都不散。靄靄春雲。憤逐東風轉。只惜芳名生小擅。宵深忍病陪歡宴。
稚俗憐渠都得半。撥盡檀槽。又把絲桐按。彈到仙翁腸欲斷。臨風肯逐霓裳伴。艾艾期期聽總憤。喜遇
知音。一鳳當筵喚。莫道登場歌婉轉。青衫溼透紅顏澆。
喜是杏林春日燕。箇甚愁癡。解捧雲郎硯。袖底芬芳渾不辨。偎肩故故防人看。一笑登場妝束換。酒後
茶餘。却又清談慣。別樣聰明流到眼。十三年紀今剛滿。
記得歌場剛一見。秀入眉峰。更瘦腰輕情。儂爲情癡應趁願。宵深強便持箋喚。亦有悶懷難自遣。誰分
琴徽。中道鶻絃斷。無限花飛春不管。重歡已是離亭宴。
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洩春光。幻作紅衿燕。削額髮垂剛不掩。朱脣小结櫻桃半。道是蕊珠仙被譴。絮語
呢喃。妬煞新鶯囀。煖娜妝成偏汝憤。儘呼醋醋將誰怨。
玉笛悠揚聲不斷。順口歌成。愛個兒清婉。窄袖短衣妝束憤。登樓忽露紅妝面。一體靈狸誰解辨。綺麗
叢中。且把胡琴亂。只是從人邀拇戰。當筵依舊豪情見。

燕臺花事錄下

蜀西樵也

嘲花

金谿朱春舫戲贈秋芙聯語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處裝紅。諧語殊堪噴飯。嘗攜諸郎游天甯禪院。指佛出句云。者和尙長伸手。只想要錢。某郎略解對而不對。爲潤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會寃斗。聞者大噱。

十三旦者。秦伶有盛名。京師婦孺皆知之。同鄉某水部子甫數齡。善屬對。人舉此命對。卽應聲曰。六一翁。廬陵有知。得無乾笑。京師舊傳一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寫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戲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卽輒蓬。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擊海中尙有如此苦惱。

都門雜記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戲旦連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語雖粗率。而子目擊此等事。殆非一次矣。

思復思。走走重走走。問女何所思。問女何處走。女亦無所思。女亦無處走。昨夜見紙條。也樵大擺酒。同行六七人。獨不與我耦。往歲客京華。同年多且有。亦作狹斜游。舞袖大垂手。開筵孰主賓。雄辯傾左右。行樂未及央。棄子如敝帚。獨自冒雨歸。茫茫喪家狗。此青城主調子作也。

子戲寄子周云。爲我殷勤問某郎。年時玉體較前長。樓邊有眼飛新斗。竈下何心怒老王。打扛（去）莫寬紅結束。上墳應着素衣裳。更饒一畝查關好。十四嬌娃旗下妝。

某廟於珠郎。約偕遁。格於郎傳不果。計無所出。遂就縊。時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懸。可謂雅切。京師照相館。近有數家。當以寓且圍者爲最。有一紙桐仙危坐鼓琴。萊卿佩洋表執雕扇聽之。子笑謂人曰。此當名雅俗共賞圖。

中書君語予曰。爵卿熱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熱。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熱。直謂之炎涼可耳。有自謂與某郎交厚者。刺刺不休。或厭之。予私爲之解曰。此君不讓古人。怪詰其故。則應曰。子不讀明人文乎。所謂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者也。彼此不禁捧腹。

觀小郎與客作象棋戲。郎局將敗。予戲曰。象過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則可。客訝問。故曰。佛有云。象馬兔三獸渡河。卽此注脚也。相與軒渠不已。而郎面有嗔色。

諸郎間有譁號。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對筆秋（鄭麗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朵仙（楊桂雲）爲山查糕詰其故。則笑曰。所爲又紅又甜也。爲之絕倒。

小郎問予曰。狀元幾年一箇。告以故。則遲疑曰。設無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極盛。歲取之不盡。不似若輩花榜狀頭之每艱其選也。郎甫首肯。一醉漢大笑曰。你莫信他哄小孩子話。

或於燈紅酒綠間。導予以謁當道之利。笑謝曰。僕誠愚賤。竊謂向達官低首。不如向相公屈膝。

珠江梅柳記

周友良撰

辛酉秋子赴穗垣鄉試。同寓者程子香輪也。程雅好狹邪游。省城中故多烟月作坊。莫不流覽殆遍。而於珠江春色尤屬意焉。然有所遇。輒勾留移日。不辨妍媸。同輩笑之。終已弗顧。知子選色必求備。每難當意。是以未嘗與偕。一日聞西關外有地名沙面者。新來兩美。一曰雪梅。一曰柳鶯。皆色藝超羣。爲珠江翹楚。以其初入妓館。身價未昂。程子舉以示子。子姑妄聽之耳。未幾同往西關訪友。中途遇雨。呼小艇暫避。而程子意在梅柳。命榜人移棹向西。子無可如何。亦且任之。時晚潮初漲。沿流而下。已報伊人室邇矣。遂纖舟登閣。鶉母延入客座。俄而珠圍翠繞。以次出見。有二美者。珊珊來遲。半遮半掩。頗有羞澀狀。子意必梅柳也。詢之果然。程子顧子曰。若可謂名下無虛。今君不負此行矣。子乃首肯。因議各挾其一。而二美意皆屬子。微露拒程之意。程子亦心印。笑向子曰。君少年未婚。花林所歷。所謂兩美必合。何妨左擁右抱乎。子口雖謙讓。心焉許之。於是呼酒張筵。樂而忘返也。酒半攜手入雪梅臥房。碧檻紅窗。繡簾羅幙。几案床褥。色色可人。壁間一聯云。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寫作俱佳。饒有雅人深致。室中管絃羅列。子度佳期一曲。梅唱絮閣。柳唱思凡。繼之音韻繞梁。令人心醉。斯時羣美畢集。中有春桃。

者色稍遜於梅柳。而姿態橫生。且喜其同以花名。促程子留焉。程子賦七律二章。子和之。云。名場試後。赴歌場。鄉到溫柔醉亦鄉。才子本來多好色。好花如此况聞香。金樽泥飲情初洽。銀燭高烧樂未央。一曲嬌喉珠一串。賞音何獨是周郎。衆香國裏品名葩。鬪豔爭妍第一家。柳底藏鶯歌乍嘯。梅梢點雪玉無瑕。碧桃未放含春意。丹桂雖濃剩落花。我欲夢爲蝴蝶去。芳魂同繞綠窗紗。次首隱寓雪梅柳鶯春桃名。第六句蓋以程子名倬桂。別號丹桂。而今夕皆有興尋花。無緣折桂耳。詩成復入席暢飲。盡興而罷。相與來春桃房中。開燈吹煙。而譙樓已漏下四鼓矣。子別程子。同雪梅共歸柳鶯房。促膝談心。二人問子年。子以弱冠對。固問知梅小子一年。柳大子一歲。三人年相上下。亦緣之巧合也。兩人知子未娶。由盡綢繆。子見其舉止大方。然烟花中習氣。詰其失身之故。皆淚下。柳曰。青樓薄命。感荷垂憐。既已傾心。願陳衷曲。我兩人係某氏愛妾。同居頗相合。不幸夫壻身故。慘遭大婦凌辱。屢欲投環。又以嚴密提防。無由得間。今賣妾等至此。自惟陋質。粗通翰墨。各曉笙歌。故入院以來。不乏名公推重。然性成疏懶。見登徒子未肯逢迎。是以怨多而恩少。命誠如此。夫復何言。倘蒙不棄卑微。一邀青盼足矣。但妾兩人鬱鬱不得志。恆與筆墨爲緣。月夕花晨。此唱彼和。聊以排悶。非敢言詩也。今遇知音。願求訂正。隨各出一帙示子。書學簪花詩成詠絮。不禁嘖嘖歎賞。有兩人互成花月吟。云。花圍碧檻月當天。月影離離花

影妍。何處月明花正好。滿庭花放月初圓。花間步月三更靜。月下飛花一色鮮。遙想春江花月夜。有人擁月伴花眠。月滿樓臺花滿林。花魂月魄兩陰陰。移花就月雲初散。戴月攀花露已深。月下花羞開並蒂。花間月喜照同心。願教月與花常好。花不飄零月不沈。復加一酒字聯句成一律云。摘花釀酒月初來。借月分花入酒杯。酒熟對花邀月飲。月明攜酒賞花開。拈花弄月酒爲主。沽酒探花月作媒。我欠月前花酒債。坐花醉月酒邊陪。稿中佳卷甚多。不能盡述。予不覺技癢。書一律於卷後云。乍聽歌喉百轉嬌。酒香花豔夜迢迢。何期月暗來雙鳳。疑是春深鎖二喬。半醉半醒人已倦。雙棲雙宿福難消。有緣幸遇多才侶。不羨天邊度鵲橋。吟畢。風雨聯床。三人同夢。不知東方之既白矣。晨起流連。依依難舍。予謂梅柳曰。二卿有此才貌。誤落風塵。翠館紅樓。終非結局。竹籬茅舍。及早抽身。縱此時柳搖金縷。梅如玉。寧不念梅子心酸。柳皺眉乎。二人斂衽而謝曰。妾等生不逢辰。早年淪落。倚門賣笑。入室含悲。每思跳出火坑。爭奈無人援手。君言及此。豈無一滴楊枝水。化作人間並蒂蓮耶。余曰。卿果有情。俟子明春畢婚後。定當場力圖之耳。二人喜甚。適程子挈春桃來。促子歸。予重訂後期。牽衣惜別。兩人各以詩相送。柳云。暫別何如且暫留。欲留仍別淚盈眸。難忘一夕鍾情話。差喜平生夙願酬。南浦綠波人去去。西窗紅燭夜悠悠。奮飛憐我無雙翼。心已隨郎到畫舟。梅云。花發嬌枝占早芳。橫斜疎影淡梳妝。自甘冷豔

青樓韻語 下冊 珠江梅柳記

九〇

浮溪月。誰把梅魂聘海棠。粉面暫消新點雪。梅心猶鎖舊時香。評章幸藉詩人筆。自掃門前待玉郎。後
子往來月餘。情好彌篤。忽爲仲叔拉子歸里。怱怱未敘別離之意。心殊悵然。明年子成室後。至省再尋
舊約。而雪梅已病瘵亡。柳鶯移家江門。又爲大力者所得。杳不可見。嗚呼噫嘻。子與二女之情。僅止此
邪。疇昔之事。爲歡幾何。願已浮生如夢耶。爰約略記之。以誌不忘云。

珠江名花小傳

支機生撰

繡琴

繡琴亦字柳燕。年十七。失身於人。故流落風塵。無所歸著。余嘗贈以詩云。瘦損腰支力不勝。多愁多恨有誰明。悔教攀折他人手。狼藉東風太薄情。(柳)不從白屋借烏衣。却向迷樓逐隊飛。綵線何堪重繫足。畫梁空憶語依稀。(燕)楊子江頭作絮飛。天涯何處覓依依。旗亭瞥見渾如夢。和雨和烟是也非。(柳)畫簾無復媚春聲。真箇無情勝有情。前事莫教重說起。紅襟珠淚落盈盈。(燕)名流和者數十輩。玉珊生製珠江紀事序。余又爲記。以傳其事云。

予曩飲沈媪家。有三姑出侑酒。詢知爲良家女。失身於人。流落幾無所歸。因口占一絕贈之云。誰將嘉樹小庭栽。春事闌珊只綠苔。太息桃花真薄命。雨中零落雨中開。是可與繡琴同慨矣。(繆蓮仙)

文采

文采自言良家女。因貧不能給。遂流落風塵者。貌盈以莊。肌膚朗潤。有楊玉環之肥。然性簡默。粗識字。

對客無詼諧語。惟借扇頭書。約略讀之。此亦可以想其風致矣。余與姬定情之後。其諸姊妹。黃鸝惜別。紅豆相思。乞書函者。烏相錯。余亦不憚煩。劈箋搦管。不覺更殘燭跋矣。芙蓉帳裏。實虛度良宵耳。迨素秋過訪。詢知其遷徙。梧江東風人面。未嘗不有崔護當年之感云。

芳草街。良家女。王翠鳳。小字大姑。年及笄。貌亦豐盈。以莊柔若無骨。雙鉤絕纖小。性簡默。客至。但迴眸一笑。欠身凝睇而已。日坐綠窗下。工刺繡。房櫳精潔。壁間懸美人新浴圖一幅。予戲題巫山一段雲詞曰。予蓮生步。輕盈柳作腰。酥胸半褪。裏冰綃。一捻紫葡萄。密意迴眸軟。柔情結想遙。楊妃出浴者。般嬌。泚筆也。魂消。後爲某明府之弟。以百金娶去。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矣。今讀文采小傳。其風致殆相伯仲歟。(繆蓮仙)

大丕

大丕。水榭未笄者。質潔而妍。人每以明珠仙露比之。又稱爲花魁。聲價殊重。大丕恆以置身卑辱爲恨。每語人曰。儂輩增一分聲價。便多一分賤態。人以爲可喜。儂輩以爲可悲也。性高尚。不與儕俗伍。逢迎諂媚。取不爲。遇風流名士。則肆其詼諧。而不及褻。有貴介致五百金。求半月歡。母利之。大丕不可強之。

遂絕粒

亞柳

亞柳。居珠江畫舫。年十五。善歌。余於顏四席上識之。席間歌可憐儂曲。聲甚淒惋。而音節清越異常。嫋嫋動聽。貌極韶秀。愛淡妝。余比之梅花。謂其所以美者。正在鉛華洗盡處也。

予訪王笠舫於小東別墅。嘗見秀英校書。淡掃蛾眉。舉止閒雅。詢知爲揚州人。每晤談。頗蒙錯愛。一夕酒後。戲填雙調望江南詞調之云。新月上。攜手訴衷情。休道此時纔覩面。却從前歲更留心。甯耐到如今。人靜後。萬籟悄無聲。花底私盟曾刻骨。日間戲語已銷魂。何況是黃昏。然多愁。且善病。後因疾小愈。私居小南。屢託人寄聲邀予。因事冗未往。戲代譜釵頭鳳詞一闋。爲秀英解嘲云。衾兒共。思兒重。春來曾住桃源洞。歡情詐。柔情化。青春將去。碧桃先嫁。罷罷罷。身如夢。腸如痛。而今空憶釵頭鳳。盟中話。書中帕。鴛盟無涯。鯉魚多假。罵罵罵。今讀亞柳小傳。知風塵中未嘗無清品耳。(繆蓮仙)

鳳彩

鳳彩年十五。善歌。清婉動聽。少失怙。母貧不能養。女僅周歲。假母收育之。外美內慧。舉止安詳。負人識。遇風雅士。日與談謔。則樂而忘倦。儂薄貴介。千金挑之。弗爲動也。所居卑陋。往來鮮知名人。故名甚晦。鳳立志不凡。不甘苟且。然爲假母所拘。恆怏怏不得志。怨恨形於眉睫。有里胥子持百金求鳳破瓜。又贈百金爲裝飾費。利而許之。不謀諸鳳。鳳旣知。憤不欲生。投繯赴河者再。皆遇救免。假母婉諭再三。鳳跪泣而前曰。兒前身不知作何冤孽。致使身辱風塵。兒之守身如玉。豈冀他日金屋貯耶。但願得一有終始者事之。願母許兒自擇。今而後。請月以三十金奉母。兒之出入弗阻也。假母無奈諾之。鳳遂移居別榭。賓客往來。漸增聲價。而鳳彩之名。至是始著。鳳雖應酬甚盛。而分外之遺。毫不苟取。故篋無藏資。諸客中無合意者。惟與夢花生相得最深。余遜之。鳳凡侍客酒。燭跋卽佯醉辭退。嘗恐人有微辭。而余與夢花生至。則不然。剪燭談心。雞鳴猶促之不去。臨別必依依不舍。訂約再三。初生識鳳時。猶依假母居。一見兩相愛悅。旣久。情益洽。嘗爲所居卑陋。有玷玉人。會里胥子事。遂期徙。實生有以教之也。鳳固久屬意生。差於啓齒。乃歌紅顏薄命曲見志。音節悽愴。聞者無不墮淚。又情余婉商諸生。而生以庭訓嚴。且力不逮。卒不果。生贈鳳詩甚多。余嘗見其書團扇詩云。十三學得琵琶成。早日青樓博盛名。好是酒香人語細。爐烟暗遞浩歌聲。愁頻不解解風波。禁得消魂白苧歌。如此琵琶如此曲。誰言司馬淚。

偏多。美人渺渺隔江湄。裁字慙無幼婦詞。扇影人情圓一樣。莫拋紅豆惹相思。且將團扇暫徘徊。嘗恐秋風暗裏催。桃葉但歌迎接句。不辭風雨渡江來。

吾友王乾應。嘗稱校書。麥大安喜風雅士。善談諠。遇有人才。終日媿媿無倦容。不尙豪華。未幾子訪之一。見如生平歡。因慕王笠舫名。以團扇屬子索書。亦可謂愛才如命矣。工於酬應。人爭慕之。送迎無虛日。恆致病。一夕往視。伏枕妝樓。強起坐。與語。輒淚下。蓋憂從中來也。因譜師師令詞贈之。云。翠眉雙鎖。又淚珠交墮。此時心事有誰知。低首向妝台斜坐。甚閒愁。難貼妥。到這般慵惰。可憐弱體嬌無那。又似風吹花朵。了無情緒。病恹恹。怎得個相思醫可。燕子樓頭人獨臥。坐悶懷如我。今讀彩小傳。益令我如不勝情。（繆蓮仙）

新嬌

新嬌年十九。姿容秀潤。有膽識。且智慧過人。今爲黎生秀良姬。初生棄儒。事計然策於珠江。識新嬌。一日生偕客飲於新嬌所。適生同夥負債事。質邑令。語連生。故隸至拘生。生欲避去。使賄隸託病。新嬌不可。曰是卽所以弄假成真也。盍往一白是非。自有公判。生欲歸告母妻。然後赴讞。新嬌曰。垂暮風燭。豈

可駭彼聽聞。况此事不過株連公門需索。妾當爲君備辦。生感謝首肯。隸欲執生。新嬌急呵之曰。是烏可施之清白人耶。力爭始免。乃以十金付隸。屬曰。微薄之資。敢煩照拂。他日案白。當相報也。隸憐其誠。竭力代爲周旋。然以事實關涉。羈候不能驟歸。新嬌固一時翹楚。頗有蓄積。聞信託心腹。早晚饋送食物。時親往探視。又多方爲之關說。始以親到候質。不行逃避。其無情弊可知。故事遂得白。而生家人俱未之知。新嬌由是心力俱瘁矣。同伴姬母訓新嬌曰。往者貴介相愛。子亦泛泛置之。胡黎郎則如是之關切也。新嬌曰。黎郎豈他人比哉。人之貴得一知己。沒世無恨者。亦以患難相扶持耳。使漢無坐視。又何貴乎。子非諂也。此所以報知己云爾。生出獄。感其恩誼。遂以千金去其籍。偕之僦居別院焉。

予向識亞銀於珠江秀來寮。恣態極秀。有俠氣。喜爲人排難解紛。繼自綏江歸。訪之。聞已從良去。因以譜探春令第二體詞寄之。云。滿園春色被關牢。比蓬萊還杳。却羨他蜂蝶。偏能到。又飛過牆兒了。探春心事誰知曉。添許多煩惱。忙忙耽誤。春風一度。轉眼韶光老。今讀新嬌小傳。殊令人豔羨。黎生不置云。(繆蓮仙)

瑞蓮自少卽知名。肌豐骨瘦。濃纖得中。動靜中自具一種娥媚態。不事鉛華而輕勻淡掃。每顧影自憐。邇來門前冷落。車馬恆稀。卽姬亦以憔悴羞郎。千呼萬喚始一出見。無珊珊來遲。欲前仍却。其風韻猶存也。夢花生嘗寄青衫溫詞一闕以贈云。老大嫁作商人婦。那不憶當年舞衣。歌扇金尊檀板。迷也真仙。紅顏老了。琵琶猶抱。淒切絲弦。知音誰是。江州司馬。同病相憐。余謂樂天琵琶行一篇。因潯陽商婦而作。不意淪落之感。後人猶爲慨然也。

予自庚午冬來粵。路出韶關。遇山東阿寶於舟次。抵羊城未幾。知其入小東營。全福花林矣。友人拉予過訪。斌媚之態。豔絕一時。車馬填門。名已大噪。因書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楹帖贈之。轉瞬十年。歲庚辰重晤於山湖街矮屋數椽。門前冷落。撫今追昔。頗有淪落之歎。然徐娘雖老。風韻猶存也。復贈以詩云。屈指投荒路共遙。萍逢一水渡南韶。十年嶺海同淪落。五夜燈窗話寂寥。紅袖青衫多少淚。朝雲暮雨去來潮。鄉關吳越兼齊魯。何日歸程盪畫橈。今讀瑞蓮傳。益不勝感慨係之耳。(繆蓮仙)

細妹

細妹。一字紳妹。面如滿月。光麗照人。雙娥青以長。貌類男子。使易以裙屐。則儼然美少年也。善歌。工琵琶。嘗酒闌燈灺。香喉一嚀。響遏行雲。聞者心爲之醉。余嘗謂水榭中十八女郎。歌楊柳岸曉風殘月。不
乏其人。未有能出姬之右者。

向子館南雄州署。友人汪心如。吳容齋。招欵張二妹家。時歌姬小妹侑酒。窄襟短袖。初見訝爲美少年。嘗調寄聖無憂詞。題壁云。領表長爲客。凌江兩度來過。寒燈孤館愁無奈。一個病維摩。世事逢場作戲。人生對酒當歌。此時笑口得開麼。遮莫嘆嗟跢。復填鳳啣杯詞以贈云。莫惜年華頻頻換。趁今日三春將半。看蝶板鶯簧。一般陪襯笙歌院。覺圓脆如珠串。月常明。花堪玩。幾曾閉園林池館。况翠袖紅裙。強將杯斝親相勸。免不得芳心亂。後至羊城。訪丹桂校書。一尊敘舊。丹桂命其妹翠嬌陪侍。慙癡嬌小。亦如十五六歌郎。予又譜惜奴嬌詞戲之云。倦眼星斜。午夢誰喚起。遲遲日初過窗綺。小揭羅幃。又軟回郎懷依倚。呼婢簾兒外。防人偷視。欲坐嬌無力。懶把殘妝理。含笑語。似嗔還喜。爲道宵來誰知你。突然如此休矣。儂尙是錢年紀。今讀細妹小傳。想風趣大略相似也。（繆蓮仙）

阿鳳約年十八九。嫵媚斌媚。亦一時翹楚也。性驕悍。見客每睥睨。不甚爲禮。而富豪庸俗子。恆樂就之。常擲千金爲纏頭費。凡所需索。無不竭力以致。故蓄積爲諸姬甲。所居繡幃綺窗。几桌皆香檀木。雕製精巧。案列古銅鼎。雲母屏。汝窰盤。霽紅瓶。諸物。物值數百金。臥榻徧飾金犀。光彩耀目。挂流蘇帳。榻下以紅氍毹貼地。妝奩諸色。其精緻莫可名狀。金狻猊篆。日夜不輟。壁上有鳴鐘。兩三對列。午夜微曠。但覺丁東錯雜之聲。與魚更隱隱相應。身際其間者。雖司空見慣。亦不能不目眩心迷也。至其服飾之美。尤極奢侈。夏暑納涼。挽髮髻粧。插翡翠押髻簪。羊脂玉如意釵。衣紫縠衫。謂爲家常淡素妝云。其態度概可見矣。惜乎品格入於流俗。風雅士多不樂與交。余嘗在水榭中見之。其驕傲之氣。形於眉睫。實有不堪親近者。然不解其能得富豪意。或曰。是殆有房術者歟。

揚幫小福。短小精悍。性亦驕縱。睥睨一切。友人汪晴軒。初甚暱之。不惜纏頭之費。後以其心太傲。而愛少衰。予嘗填巫山一段雲詞調之云。脈脈珠江水。扁舟趁暮潮。金尊檀板可憐宵。到處屋藏嬌。最是輕盈態。身如弱柳條。愛他一捻小蠻腰。可有福來消。然以阿鳳較之。又甘拜下風矣。（繆蓮仙）

婕御

陳婕卿字小好。居羊城。少失所天。歸依母家。家甚貧。母勸令博纏頭貲。以供晨夕。婕卿不從。久之。益不支。乃稍稍出款客。竊欲藉此爲擇木計也。未幾。盈門車馬。聲價重一時。余初識於大塘別墅。一見卽戀。戀不捨。傾吐衷曲。越日。招余於近聖居。其母家在焉。由是晨夕過從。兩情益密。月餘。母攜之他徙。音問遂絕。他日遇之。相敘數旬。後復睽隔。歲己卯秋。闌報罷。耗詒詩成。婕卿使人招余。余報以金箋。數日復貽箋簡。余辭不獲。乃得聚晤於仁厚里。婕卿風姿綽約。意態閒雅。淡若秋菊。和擬春蘭。知書能爲四六言。然性磊落。不才華自擅。偶爾拈毫。非相知有素者。不輕持贈也。己卯秋。貽書于余云。侍兒阿婕。奉書仙查先生史席。竊媿風塵薄質。蒲柳微姿。黃蘗生春。早知心苦。紅蕖出水。深悼泥污。雖飄弱絮於江頭。猶抱寒馨於籬下。頻年爐邊賣酒。敢妄希司馬之琴。鎮日花裏閉門。從不唱秋娘之曲。居恆落落。性本閒閒。酷暑清流。幸祛俗習。每留花而不發。欲解珮以誰投。自憐小草。輒淒懷於萎露。凝霜。願接春風。獲快意於攀雲。睹日。先生襟懷磊落。睥睨人寰。舞席歌筵。亦有刻翠剪紅之賦。酒闌燈灺。莫當妃青儷白之心。乃前歲梅花放後。風雅人來。淪雪款茶。驅寒煮酒。十年並無心許。一旦忽與目成。其後妾移洛陽之居。君訪南唐之屋。何意重逢阿軟。依然前度劉郎。侍兒自問何人。仰邀特識。捫心慚耐。矢報涓埃。故自奉起居閱月以來。不減蕭奴愛主。倘得侍鉛槧三年之久。應無慚鄭婢知詩。不謂把袂言離。竟成

闊別雲山咫尺。一日三秋。今歲重陽。忽貽簡翰。永珍雅箋。賦以新詩。敬悉芸館下帷。矢不窺園者一載。棘圍鍛羽。未克捲翻於九秋。偃蹇遭逢。古今同恨。然風雲際會。自有其時。人世功名。豈容勉強。但冀隨時珍惜。勿過搔憂。轉瞬飛黃。繼之衣紫。彤廷簪筆。瑣院司衡。以先生史筆傳家。經綸有素。如此氣格。如此才華。豈非可操券得之耶。况茲際蟹肥菊瘦。線雨絲烟。正撩人愁思之天。轉動我別離之感。聊備小酌。乞枉高軒。暢敘幽情。稍申菲意。如蒙許可。自當掃徑而迎。幸勿來遲。業已佇門以俟。帶函佈達。順請吟安。伏惟青睞不宣。侍兒阿捷。斂衽再拜。

紅顏薄命。自古皆然。况又多才。定招造物之忌。何獨卿爲然耶。閱此可勝同慨。（繆蓮仙）

阿富

阿富年及笄。性柔婉。毫無妖冶態。雙鉤亦纖小。言談端謹。舉止矜莊。水榭中並無此等品格。使置閨閣。斷不疑爲青樓人物也。余悅其蘊藉可人。故常過談。今不知所之。意必是大家婢女。惜每詢出處。而彼緘口不肯言。至今猶不能無耿耿耳。

往予過珍珠家。見玉芝年二十許。貌白質微麻。舉止端莊。頗有大家風範。因書楹帖贈之。云溫柔真

箇人如玉。馥郁多因室有芝。其情態可想也。後從良去。此亦青樓中罕有倫比者。今讀阿富小傳。殆其流亞歟。（繆蓮仙）

李順孃

李順孃者。小字順心。廣州人也。少孤貧。母老弟幼。無以存活。鬻爲妓。性明慧。貌端好。兼善體人情。然頗自矜重。過客稍忤其意。恆引疾避去。故罔得當路歡。抑鬱居數年。屢思脫身。終不果。遂成瘵疾。一日友人拉子過訪。相接數語。情甚洽。因告子以有疾故。已而各敘淪落之况。益依依弗能舍。數月後。子偶經其門。入視之。見其弱不勝衣。捧心而顰。聞子聲。卽力疾下榻。遂執子手曰。君竟不來耶。妾病恐不起。今已僦屋於某處養病。旬日內卽擬遷焉。妾所聞人。殆無如君者。幸新居殊幽靜。君暇時肯顧妾。雖死無憾。言已。泣下。子悵惘久之。珍重而別。閱旬餘。子訪其居未獲。又數日。始詢知其處。甫入室。而順孃之靈牀已設於庭矣。鄰嫗問子姓氏。乃隕涕曰。順孃垂危時。無他眷戀。惟念君不絕口。謂與君雖無一夕緣。情獨有深焉者。而今已矣。魂如有知。當爲君覓一有情人代續未了緣耳。子聞之。不禁撫棺大慟曰。是子之知己也。夫。是子之知己也。夫。順孃歿時。年纔二十許。子感其情。悲其遇。耿耿於懷。而爲之傳。

繆子曰。昔阮步兵聞鄰女死。初未嘗識面也。乃登門哭之哀。觀者羣目爲狂。今予與順孃一見如故。生死不二。其交情有出於尋常萬萬者。能不痛哉。

白門新柳記序一

夫適老莊之興者。類模範乎山川。綜顏謝之才者。每流連夫風月。矧六朝勝跡。美人歌舞之場。九曲情波。狎客讌游之地。名區久著。逸想斯存。是以畫舫成編。板橋作記。龔芝麓傳奇一闕。綺羅之舊恨偏多。王葑亭雜詠諸篇。金粉之閒愁不少。莫不胸羅邱錦。手染班香。銷金尋自在之窩。鏤玉撰小名之錄。已則有高陽望族。吳會才人。挾叔重之經心。抱宣平之道骨。品題人物。留汝南月旦之評。抒寫靈襟。寓江左風流之藪。每當花霧仄暝。松飆盪秋。雙槳破煙。一筇踏月。鸚鵡貰酒。壚訪文君。鸚鵡呼茶。簾褰小玉。明璫翠袖。輕如楚國之宮腰。錦纜牙牆。豔比隋舟之殿脚。誦楊叛兒之一曲。疑翻樂府新詞。證柳如是之前身。爲想真靈慧業。誰謂一池水皴。事不干卿。真應千尺潭深。情能移我矣。况復華年易逝。浩劫橫飛。樓閣煙銷。釵鈿露委。春波瀉怨。辱井埋紅。秋唱淒魂。舞衣慘碧。舊苑之頓楊俱盡。空餘抱蔓蝥啼。歡場之寇卞全非。賸有偎花瘦冷。誰能遣此。吁可悲夫。而乃勝蹟重逢。情緣再續。大隄走馬。烏榜秋風。流水棲鴉。紅橋夜月。零脂剩粉。依然絕代之姿。冶葉倡條。猶是相思之種。此贈之青玉。張平子未免多情。而費盡黃金。杜牧之於焉屬意者也。於是朱絲界紙。白練題裙。惜彼鉛華。品其次第。或寫娉婷之玉貌。

或傳宛轉之珠喉。或珍佳句於香囊。填將鴛牒。或紀芳年於錦瑟。譜入鶉絃。摹颯笑之餘妍。春日粧前之色。繪別離之幽怨。曉風笛裏之聲。遂使思括金荃。才爭玉茗。蘭心蕙質。齊綴丹毫。梗斷蓬飛。都逢青眼。桃花畫扇。同參泥絮。因緣。燕子題箋。等寄滄桑感慨。則是記也。雖不過典徵白下。僅擅場於南部煙花。而要之情繫蒼生。實接軌於東山絲竹爾。上元盧峯敘。

序二

夫子淵爲洞簫作謚。玉溪因錦瑟裁詩。璧月瓊枝。朔麗華之妙舞。金花銀燭。翻靜婉之清歌。莫不餐英
一林。割錦千尺。曉研螺墨。翠管刻茗玉之名。暝燕餽脂。蚪篆壓蘭金之印。况乎南朝冶思。北里俊游。編
瓊笈以求題。斂香襟而乞句。邀笛冶城步曲。每憶桓伊。聞歌石子岡西。最憐曇首。烏絲闌底。春燈燕子
之箋。碧玉波中。畫舫桃根之渡。問十三之雁柱。證到前因。比廿四之虹橋。數來小字。此白門新柳記所
以作也。慨自劫慘紅衣。歌淒白雁。秦川公子。經亂無歸。洛下杜秋。傷離易老。訪青楊之舊巷。吟蟀驚寒
弔白奈之荒園。啼鶉怨曉。脂田一畧。耕出瓊釵。粉澤雙環。拾將繡鏃。鶯初燕晚。一場春夢之婆。鳳塵鶯
咈。五衣秋墳之鬼。而重康散雪。再按團雲。小拓紋窗。認鴛鴦之墜瓦。乍開鈿盒。檢蛺蝶之殘帚。蔣妹溪
頭。歸潮千疊。潘妃市口。冷露一叢。洵足渡豔史於齊梁。洗腴愁於江鮑。富夫倡條胃夢。冶葉嬉春。細雨
小樓。玉笙吹徹。繁花曲院。金縷歌殘。畫周昉之屏風。與月二影。賦王珉之團扇。共珠一香。碧乳甌圓。賦
新詞於鬪茗。紅絲研小。仿妙格於簪花。歌絳雪而春迷。睇碧雲而岫遠。橫波雙溜。妒素魄之娟娟。軟玉
一梭。織紅香之縷縷。微吟倚竹。翠袖生寒。款語吹蘭。青琴媚夕。伊其相謔。擘箋江令之家。我亦欲愁。澆

酒馬真之墓。則有閒吟杜牧。善賦蘭成。采紅豆於江南。語碧煙於窗下。誰能遣此。紫荷拋謝掾之囊。無可奈何。白苧叶吳娃之譜。鬪子京紅杏。半臂爭持。唱之渙黃河。雙鬢下拜。戲拈鑷管。畫馬一角之殘山。閒倚繡簾。吹張三影之飛絮。迴玉簾銀牀之夢。素手調冰。換銅琶鐵板之聲。紅牙按拍。蓋皺一池之春水。何事干卿。而撲三月之新陰。誰歌憐汝。既而暝色將斂。長煙欲收。倦蝶之樓。愁亦宜夢。陳瞻之畫。織不勝眉。下九初三。款款采菱之約。中央四角。垂垂排粟之光。張畫鷁而舟迴。剔父旣而燈燼。輕衫小扇。鷓鴣之曲。雙聲側架重簾。鸚鵡之呼一諾。勾留何處。長橋短約之間。根觸無端。殘月曉風之奏。此又覓水天之閒話。蠟淚堆紅。溯花月之前塵。酒鱗漾碧也。嗟嗟。絮果難圓。萍因易散。東風一夢。歌斷絲連。流水三生。壑深黛淺。三分影瘦。謾傳荳蔻微辭。一寸香彫。誰締蘅蕪往夢。唱遍黃梅之雨。賀老淒涼。抱空紫玉之煙。韓郎憔悴。不堪迴首。斜陽別燕之天。無恨傷心。古渡樓鴉之地。樓頭望遠。白袷妙歸。陌上生愁。青驄莫繫。賦渭城之三疊。淒絕何哉。撫江陵之十圍。泫然元子。勞勞亭在。已深搖落之悲。瑟瑟波空。來照蕭騷之影。何必楊枝已遺。柳氏不逢。而後白傅銷魂。韓翃茹怨也哉。然而夢皆如幻。色卽是空。悟後枯禪。已作沾泥之絮。續來墜緒。空憐落溷之英。寫哀樂於中年。委榮枯於浮世。仰看白日。我輩能狂笑索紫雲。人生行樂。金迷紙醉。不知天上之浮雲。粉碎珠啼。且喝酒邊之倒月。曲中擲笛。答寥雁之吟。

畫裏堆蓬。趁閒鷗之話。去愁城萬二千里。擊銅斗以高歌。住醉鄉三百六旬。把金杯而不落。其亦弦詩
煙際。開笑口之胡盧。促坐星闌。吐枯腸之芒角乎。僕流連霞轡。彷彿月抱。惜蘭香之小謫。記匏爵之靈
因。船放總宜。載陰鏗之舜。銑具挈濟勝。兼徐邈之酒鎗。而別每春波。瓢如秋蒂。再來慘綠。已非張緒之
年。重付小紅。空有姜夔之曲。栖栖薄宦。幾濕青衫。惻惻陳歡。漸凋翠羽。且復問滄桑六代。爲彈劫外之
枯葦。是誰歌煙柳一章。更補焚餘之樂府。同治壬申季夏之月海陽許豫序

題詞

燈下閱白門新柳記。觸撥塵歡。率題六絕句。以質昔年同遊諸君。

上海畹香留夢室主人

何頓風流久寂寥。青青無復柳千條。誰知幾劫紅羊後。又見春風舞細腰。
聞遍秦淮兩岸秋。山溫水軟足風流。黃金揮盡才人老。借得羣花當史脩。
畫船載酒幾經過。冶葉倡條奈若何。誰說竹西亭外月。渡江猶有二分多。
何人消夏分香榭。有客尋詩夢綠軒。爲說狼烽消盡後。相公新製護花幡。
昇平猶剩舊烏師。漂泊江湖感鬢絲。一曲琵琶誰省得。不堪彈向落花時。
黛螺皺碧水拖藍。長板橋頭柳色酣。家有閒情無處寄。化爲紅豆滿江南。

白門新柳記

海陽許豫養和編 同里楊亨曉嵐校

大文寶

文寶字韻珊。金陵人。本良家。幼隨阿母避寇杭州。轉徙至滬上。孤苦無依。遂落平康籍。年十四。豔美絕倫。滬上爲通商碼頭。富商大賈麇集。時江浙猶未克復。兩省豪貴亦多寄居於是。文寶名旣噪。門前車馬絡繹如織。而文寶獨敬禮文士。視彼市儈蔑如也。滬之北里在洋涇浜。樂戶不啻數千家。多蘇人。習尙柔靡。文寶獨以俊爽勝。名在蘇幫上。與桂珠黃愛卿相伯仲。嬾雲山人。滬上本事詩。枇杷花下客。敲門小病新。甦茗話溫。終帶六朝煙水氣。移來海上也消魂。爲文寶作也。歲庚午歸金陵。杜門謝客。惟二三知己。文酒之會。招之則必至。並不取纏頭貲。所居曲房綺闥。香爐茗椀。位置楚楚。山人時客金陵。再贈詩云。幾年滄海別。惆悵意如何。南國拋紅豆。東風捲綠波。重逢疑夢寐。絮語代悲歌。莫漫傷遲暮。看余兩鬢皤。一日進香清涼山。有素未認文寶者。偵知之。馳數十騎隨去。繞佛殿三匝。不能禮拜。急登輿歸。其爲時所傾慕如此。秦淮兵燹之後。兩岸河房。雖未復舊。而燈舫較前轉盛。文寶每值夏夕。獨坐一涼篷。懸名人書畫。燈數盞。以棗花簾障之。艙內供建蘭茉莉數盆。旁侍一女童。時徜徉於青溪長板間。

見者疑爲天上神仙。可望而不可卽也。文寶故知書。楷法妍雅。繼從山人學詩。栩栩有清致。又工鼓琴。能爲平沙落雁曲。愛於月夜操縵。冷冷動心魄。山人曾爲水閣之會。觴詠駢羅。履舄交錯。品題羣芳。以文寶爲之冠。文寶度曲。解爲新聲。豪於飲。工爲酒。糾航綠事。座客無不沾醉。清涼仙子於座中。識文寶爲本事詩十二首。有云。最好天然謝雕飾。一泓秋水出芙蓉。又云。珊珊秀骨翩翩影。多在回波一笑時。其風致可想。性孤傲。頗以標格自矜。非其意所屬者。雖以厚幣招之。不肯赴。有貴客遊金陵。冒風雪相訪。一見欣慕。謀落籍。置之金屋。卒謝罷之。然擇偶甚苛。迄無所就。亦不免春華日謝之感。山人贈詩有云。偶彈寶瑟酬知己。生恐紅綃誤此身。又云。素面久除塗抹習。丹砂誰識女兒身。蓋憫其遇云。中州野鶴道人。年七十四。耳文寶名。款門求見。意甚虔。文寶慨然出見。敬禮備至。道人快甚。常津津於齒頰間也。

王寶珠

寶珠。錢唐人。幼爲父母鬻於金陵王姓家。年十六。豐肌秀骨。兩鬢微澗。頰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致。曲師導學琵琶並度曲。意不屑也。所居小樓一角。房櫳幽靜。貴游文酒之宴。坐無寶珠不樂。清涼仙子以

庚午秋。赴金陵鄉試。訪見之。擊節嘆賞。謀以五百金落其籍。鴟母居奇。未之許。未匝月。已爲浙人設計賺去。仙子方落第歸里。及至。聞其事。悵惜無已。賦失珠詩云。絲絲楊柳畫樓春。長板橋頭履跡新。江上秋風千古恨。何時再遇弄珠人。迴憶蕭齋寶相開。金樽玉笛共徘徊。從今痛灑鮫奴淚。十斛明珠換不來。

素娟

素娟。海陵人。辛未春來金陵。年甫碧玉。童真未滿。新月照人。輕雲吐岫。望之足銷塵思。初未甚知名。屢與水閣之宴。與文寶聯袂。嬾雲山人贈文寶詩。有素月娟娟宵脈脈。秋心分領是何人之句。女伴豔其語。競繡於領巾。如杏花春雨詞之織羅帕也。素娟尤吟諷不去口。而未知秋心分領之意。疑專爲己作。丐山人書之扇頭。山人不忍相欺。又不忍拂其意。乃另贈一剪梅二闋云。生小娉婷絕可憐。素影蹁躑。素貌天然。粧成徒倚畫欄前。花也娟娟。月也娟娟。偶伴檀郎入綺筵。素面窺簾。素手調絃。琵琶斜抱。雲偏態。又娟娟。韻又娟娟。百本瓊花孰比肩。樊素爭妍。東素同纖。有時倚竹小流連。風引娟娟。露浥娟娟。娟兒率官居第幾天。毫素難宣。紈素休捐。願卿珍重好因緣。惜此娟娟。莫誤娟娟。素娟得詞甚喜。秦淮

燈舫中播之管絃。爭相傳誦。素娟名遂盛。歌筵舞席。佳客競相招致。先有一輕薄子。欲出重貲挾之去。素娟抵死不從。此子旋因他事敗。人皆服素娟遠見。某太守自江北來。一見素娟。詫爲神女。贈七裏錦爲贄。意在梳櫳。素娟娟不應。太守索然興盡。另覓得金仙。以愛素娟者愛之。然終覺不如素娟美。次年復來金陵。仍招素娟侑酒。問娟家所寡有者。娟逆知其意。答以年來小豐裕。多受貴人賞賚。恐折福。且不久將爲貧家婦。金玉錦繡。無所用之。太守默然。又力贊金仙色藝之佳。固請再招金仙。太守許之。其明慧而有機變如此。素娟聲價日高。而性情恰甚閒逸。居臨桃葉渡。每日曉粧初罷。手扶綸竿。倚水檻垂釣。人見之如煙籠白芍藥。柔荑清豔。殆鮮其倫。蠅道人謂其秀色可餐。真得山川靈氣者。洵然。秦淮燈舫盛時。游女如雲。貴家眷屬。愛素娟婉麗。時招同游。院中人尤羨慕之。初素娟與小瀛仙善。結爲手帕姊妹。瀛仙少二齡。已先嫁。然不得所。詳在瀛仙傳。素娟亟欲從良。而鑒於瀛仙覆轍。頗切躊躇。蓋盛名鼎鼎之時。愛者多。忌者亦不少。謠詠之口。君子傷之。矧十七齡弱女子乎。宜其求脫離云。

蘅香

蘅香。廣陵人。舉止瀟灑。落落有大家風。愛作淡粧。無抹脂鄣袖之習。工度崑曲。意氣豪宕。高響遏雲。時

金陵宴會。以藥倦齋爲最盛。暮客寓公。道暑消寒。均集於此。每集蘅香必與焉。蘅香旣與諸名公游。遂乃高自位置。俯視一切。碩腹賈。無從望見顏色。因此所如不合。鬱鬱不得志。遇有高會。輒以酒燒塊。壘一舉數十觥。醉後耳熱。按拍悲歌。聽者爲之掩淚。悔餘庵主人。來往金陵。奇賞之。主人有孔北海風。座上客常滿。全力爲蘅香提唱。賦詩紀事。座客從而和之。積至數百首之多。今悔餘集中。載壘韻詩七十首。皆由蘅香而發。其警句云。文無不是迷陽草。坐久心清入妙香。則專指蘅香也。蘅香羞與市儈伍。心日強。境日塞。益以麴糵自戕。又癖嗜芙蓉膏。體日羸弱。雙湖外史。與蘅香雅相得。歌場酒次。相對忘言。淡而彌旨。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旣有小隙。外史心弗善也。遇蘅香加厚。病中常遣使存問。兼致醫藥之資。亦可謂深於情者矣。辛未秋季卒。年二十四。葬清涼山側。嬾雲山人呼蘅香爲酒友。其卒也。山人弔以二絕云。一醉沉酣永別離。負卿惟有寸心知。生平愛作香奩體。偏是蘅蕪未入詩。占得清涼土。一坏荒郊埋玉不勝愁。何人爲立真娘碣。點綴風流似虎邱。

小瀛仙

小瀛仙。廣陵人。顏色如海棠經雨。豔冶絕倫。而眉宇間。時露英氣。年十三。來金陵。髻髮雙垂。殊可人意。

年十四。豔聲遂噪。與素娟齊名。每有雅集。招素娟者。必兼招瀛仙。素娟長瀛仙二齡。以貌勝。而歌喉稍亞。瀛仙則抑揚宛轉。極穿雲裂石之勝。每度曲時。坐中譙譁頓息。屏氣凝神。潛心領略。惟恐其曲之終。在局外者。亦不禁喝采。又能串思。凡佳期等戲。紅氍毹上。應弦赴節。真不啻嫋嫋垂楊。搖曳於曉風殘月時也。初抵金陵。齒弱而愁。稍露芒角。日與諸名流濡染。吐屬亦漸臻清妙矣。某貴公子。年甫弱冠。溫文爾雅。鍾愛瀛仙。瀛仙意亦嚮往。遂訂婚嫁。公子格於嚴命。事中止。江北某鎮軍。以威挾之。擲與鴟母白金三百。徑挾之去。非所願也。鎮軍好內。如夫人者六人。瀛仙班在第七。衆姬以其出身樂籍。共起揶揄之。鎮軍豪宕無定性。寵日衰。褫去衣飾。迫使共婢媪操作。常吞聲飲泣。年甫十五。遭此折磨。令人有畫鶴焚琴之恨。鸞鴦駭人。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瀛洲仙子。裊裊亭亭。誰得似。小樣紅粧。立向瑤階妒海棠。東君醞釀。勒住好春香。未放。跋扈風來。擘柳吹花。一夜開。

素英

素英。廣陵人。家居廿四橋頭。姿致綽約。跌宕風流。鄉宦某公。嬖之。擬置作簾室。定約後。墜壁清塵。已將作阿嬌之貲矣。某公旋病卒。室中人悲甚。謂病由素英致。乞江都令。按其事。素英聞信。星夜逃至金陵。

甫卸裝。先聲已播。招徠洒者無虛日。九十九洲釣徒。遍游南北。閱人甚多。自爲生平所見。無如素英態度者。居秦淮未匝月。豔名頗重。略亞素娟。時稱二素。尋爲匪人所構。遂成訟。江甯令牒拘之。素英窘甚。與嬾雲山人僅一面。丐素娟代請緩頰。山人以詩寄令云。六朝金粉久荒涼。纔有生機上綠楊。修到秦淮風月長。豈宜飛牒捉鴛鴦。素娥失計方奔月。再困雲英奈若何。寄語風流賢令尹。護花恩比種花多。遂免逮。此事與隨園詩話袁香亭事絕相類。亦佳話也。素英自是厭薄烟花。飄然遁去。雖同輩亦不知其蹤跡云。

小玉紅小紅

小玉紅。六合人。轉徙維揚。年十三至金陵。慧眼修蛾。天然韶秀。雖髮未燥。盤辮插花。丰姿殊韻絕也。兩顴微高。而其雋逸之氣。如太原公子。揚裘而來。自不可掩。又如高秋健鶻。乍得新霜。分外神俊。至其柔膩。覺貼。則飛鳥依人。明月入懷。別有一種風致。歌喉酷似小瀛仙。唱仙圓一闋。沈爽滑烈。動盪心魄。清商徐引。傾其儕輩。菱湖長精於音律。品秦淮曲口。以小玉紅爲第一。此論旣出。一軍皆驚。蓋以其年尙穉。而名未著也。資格取人。遂無真賞。嘲風弄月。亦如是乎。所居近東水關。屋宇頗隘。而爲燈舫往來必

經之地。遊人屬目。嬾雲山人偶過此。遙見玉紅。訝其神采頗類瀛唱。招使度曲。嘆賞不置。卽以所譜秦淮燈舫新曲。畫紈扇贈之。玉紅粗識之。無略爲解釋。已洞悉全套節奏。山人又贈聯云。青蓮絕唱誇羣玉。白石新詞付小紅。玉紅手製茉莉花毬。贈山人。兼丐題就。山人卽席賦百宜嬌謝之云。琢玉爲花。剪冰成顆。粧罷綵絲穿漏。式仿晶圓。影偷月小。鼻觀清芬參透。奇葩媚夜。恐暗裏春光微漏。想攢將碎瓣團團。趁伊含蕊時候。剛好是風前浴後。偏嬾押瑤簪。學貽瓊玖。配有蓮花。答來梳子。故故芳心挑逗。低懸麝帳。料素豔今宵生受。到更闌酒夢醒時。妙香徐嗅。玉紅得詞甚喜。螭道人亦賞識之。贈詩云。生小眉顰尙未舒。亭亭初日照芙蓉。尋芳已遍非溪曲。李俗桃粗總未如。自是聲名頓起。玉紅與素娟瀛仙皆爲手帕姊妹。排行第五。又有名小紅者。齒與玉紅若亦婉慧。

岫雲

岫雲一名秀芸。興化人。幼隨母居仙女廟。己巳春來金陵。年十六。姿態嫵媚。秀外慧中。善歌舞。豪於飲。居城南之璇子巷。聲名藉甚。與蘅香如意。常往來於藥倦齋中。先是海上客最昵蘅香。繼因投契過深。略生嫌隙。海上客遂專注岫雲。花晨月夕。觴詠流連。岫雲無不與者。海上客善度昆曲。每偕岫雲更唱。

送和色授眉與。旁觀亦豔羨之。庚午秋。傍花居士赴試金陵。一見岫雲。遂相款洽。岫雲手持素簞。上畫雞冠花。素居士題。居士援筆立就句云。雖然非草非花質。却比羣芳出一頭。意以第一人許之也。岫雲喜甚。居士又屬泰西人爲照像。遍徵題詠。由是岫雲名益播。某大令欲以六百金落其籍。未之許。江左某生亦來應秋試者。強納爲姬。拒之更力。生乃糾惡少年十餘人。謀竄取之。居士偵知。匿岫雲於別室。匝月事寢。岫雲深德居士。欲委身事之。嗣居士將歸。岫雲每詢行程。輒有采鳳靈犀之感。臨別折蘭花數枝。授居士曰。以此訂同心耳。居士譜高陽臺一闋云。丁字簾前。辛夷花底。維舟曾共尋春。慵自梳頭。淡粧不著羅裙。閒雲心性。生來癩。只閒情。絆住閒身。待安排。紙閣蘆簾。貯取真真。無端又作天涯夢。嘆飄蓬蹤跡。同是沉淪。兩度秋風。爭忘石上前。因。牽蘭當作將離。芍。付簫郎。暗領清芬。最難禁。握別綢繆。後約殷勤。明年居士重來訪岫雲於釣魚巷。鷓鴣鱗。又逾兩月。客有與居士同游者。性暴躁。岫雲不甚禮之。一日偕居士過訪。岫雲匿不出。客大怒。出聲詬碎。碎其香奩。什具殆盡。居士再三解勸。不及。居士性極溫存。乃爲同伴所累。深自惶歉。又因岫雲別有所歡。不免稍露秀才本色。遂與絕。懲僞駭人。戲代岫雲作菩薩蠻。寄之云。曲闌倚遍愁心續。郎心更比闌干曲。寒意襲輕衫。郎心寒不寒。秋風吹木葉。葉與林長別。莫漫怨秋風。春花往日紅。近惟海上客。與岫雲情好無間云。

如意

如意。廣陵人。居釣魚巷之西。圓頰豐肌。其秀在骨。人以肥環目之。愛作淡粧。如梨花倚雪。有屏棄鉛華之意。陽羨山樵。雅愛憐之。名與蘅香岫雲埒。時雙湖外史。提唱蘅香海上客。提唱岫雲山樵。則專提唱如意。三君皆名流。多在蘅香齋。秤它巷兩處雅集。座無雜賓。惟乘驄舊使。柳下客。西湖漁隱。嬾雲山人。聞與焉。諸君品題。謂蘅香豪邁。岫雲冶麗。至於靜穆自喜。不卽不離。青樓而有良家氣韻者。斷推如意爲最。然如意頗自矜重。非所屬意。纏頭錦雖厚不往。有武弁某。招與游。峻拒之。某怒。遣勇丁圍門。以威力相脅。如意偵知。由後戶先避去。是時駐防兵弁。日與歌樓尋釁。遂有大閱秦淮之舉。繫女妓數人。曳歸內城。數日始放還。從此如意視煙花爲惡道。深自潛匿。日以從良爲念。庚午夏。揚州司馬納爲姬。同伴羨其得所。而山樵悵惘不已。賦減字木蘭花。惜之云。揚州小杜。腸斷煙波江上路。葉已成陰。孤負尋春一片心。宵涼夢杳。如意珠沉星影小。不怨嫦娥。只怪瑤臺風露多。

大文卿小文卿

大文卿。鹽城人。明姿憨態。光彩射人。壬申夏五月。旣望。湘君偕慎獨生。宴嬾雲山人於秦淮畫舫。清臆微起。微波不漸。湘君召酒佐二人。一則文卿也。旣入座。吐屬圓利。舉止矯矯。四坐歡然。湘君樂甚。自是一意文卿。不復戀道旁苦李矣。龍眠畫史。亦雅重文卿。極口揄揚之。然畫史周歷花叢。取多棄少。未免愛博不專。近則檢束身心。深防跡弛。故雖癖好文卿。蹤跡恰不甚密。惟湘君至誠皈依。爲賦采蕭之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有此親切。人或以微詞取笑。文卿爭之必力。文卿相待亦頗加厚。方文卿之初至金陵也。名已著。嗣因事構禍。所歡挈至姑蘇避之。事定重來。聲名更盛。駸駸乎肩隨素娟矣。近與素娟岫雲。諸名下。結爲手帕姊妹。類聚羣分。亦如文人標榜可笑也。秋波稍有雌雄。是白璧微瑕。而一種溫膩之氣。實足令人心醉。慎獨生贈詩云。嬌小雙文劇可憐。得人意處最便娟。泥卿一唱清平調。不作鴛鴦也是仙。同居有小文卿者。稍瘦怯。而亦自楚楚可憐。

巧齡巧珠

巧齡。年十三。巧珠。年十一。金陵人。居牛市水閣。皆安月娥養女也。月娥另有傳。在袁柳記中。金陵克復後。秦淮舊人存者。齒皆垂暮。後起絕少。僅安家兩巧耳。巧齡姿貌中人。而酬應便捷。妙於語言。每值宴

會輒以舌戰衆賓。雖老名士不能屈。善捶洋琴。手口相應。前統領某鎮軍來金陵。鍾愛之。以安家爲邸舍。值巧齡生辰。置酒高會。巧齡欲致全真散人。未至。寄贈聯云。調舌能爲千百巧。稱觴初度十三齡。蓋慰藉之也。巧珠便嬛伶俐。嬌穉可憐。唱崑腔小調。無不入拍。每姊妹合串雜劇。羣嘆爲雙絕。秦淮方昇平時。一河兩岸。妓家比屋而居。以京幫爲上品。蘇幫次之。揚幫又次之。近日風流蕪澤。全屬揚幫矣。兩小庶能延京幫墜緒乎。

大翠齡

大翠齡。海陵人。良家女。年十四。以父負債急。鬻身於廣陵李人家。居仙女鎮。與詹上舍。晤。欲委身相事。上舍亦心許。假母不欲也。強挈至金陵。辛未夏。傍花居士訪翠齡於小玉紅家。臉暈微紅。如芙蓉之倚朝露。修潔自好。婉慧多情。而眉黛間。時有恨色。居士因燈舫之會。酒闌細詢隱衷。翠齡以詹上舍舊約告。屬居士作書寄上舍。居士憐其多情。同社宴集。必招致侑酒。聲價漸高。然日以從良爲念。假母患之。以計賺歸。翠齡既歸。念居士不去口。每逢金陵客。必詢蹤跡。壬申春。復來金陵。晤居士。自言憂傷憔悴。恐不久於人世。輒嗚咽不自持。居士再三慰勸乃已。時有某統領者。甚愛翠齡。謀以六百金落其籍。翠

齡亦厭倦風塵。矢願相依。房中媼竊聞其議。陰白假母。假母尼其事。陵虐百端。翠齡知事不諧。與某君訣別。促其速歸。夜飲芙蓉膏死。年二十有二。聞者無不太息。淮南大令爲作傳。春穀明經爲作誄。懲僞駭人。聞其事。賦浪淘沙憫之。云。花月太匆匆。淚裏巾紅。香魂輕逐五更風。生與芙蓉爭豔麗。死殉芙蓉磨竭苦臨宮。比翼無從。星期密約竟成空。傅粉何郎情未斷。再世重逢。

小桂

小桂。廣陵人。如意之妹也。長身玉立。豔冶如桃花。善談諳。能令四坐解頤。與素娟。雙鳳。小瀛仙。小玉紅。相善。號五姊妹。爲後進之翹楚。辛未秋。傍花居士。宴清真散人於畫舫。招來侑酒。歌喉清脆。酬酢當人意。手持摺疊扇。扇上小楷能辨認。散人稱賞。次日散人游秦淮。又見小桂立於柳陰之下。旁侍一女童。儼然畫意。遂贈以虞美人詞云。蘭湯浴罷梳粧嬾。寶髻鬆鬆挽。白羅衫子茜紗裙。閒與知心小婢立。斜曛桃枝綠。扇搖風細。粉汗香融膩。扇頭誰寫十三行。仔細端詳。筆畫似檀郎。時悔餘庵主。下榻於藥倦齋。方搜羅秦淮佳麗。一見小桂。嘆爲名不虛傳。擬排日宴會。爲得人慶。適有淮西降將慕其名。欲出重金梳攏。小桂不願。又懼禍。乃宵遁。近聞豔名已噪竹西矣。

雙鳳

雙鳳一名綺梧。興化人。中身常貌。無瑕可摘。至於眼波之飄瞥。性格之溫存。時蓋罕其偶矣。與小玉紅同居。蠶道人與全真散人。泛舟過東水關。適雙鳳憑闌佇立。數水面游魚。著茜紗衫。持桃枝扇。偶一送盼。使人意消。蠶道人悅之。卽招致舟中。侑酒。贈以鳳凰臺上憶吹簫詞云。雲冷沾釵。霧香籠袖。從教芳思深深。記無雙別傳。引鳳餘音。多少花繁月皎。儂只是未解歸心。閒凝盼。攜窈窕。助我題襟。難尋。聞風渺渺。休再問成連海上瑤琴。望玉霄清迥。誰共登臨。傳語雙成料理。同覓取鳳子清吟。清吟罷。紅燈暗銷。綠酒停斟。道人與散人爲文字舊交。近日同作寓公。約以觴詠消夏。雅集頗多。散人方提挈玉紅道人亦拂拭雙鳳。自是雲藉調冰之地。兩美常聯袂比肩矣。

小翠齡

小翠齡。廣陵人。年十四。光彩煥發。若太陽之升朝霞。若流雲之吐華月。性恬雅。不多言。頗近閨秀風流。不似曲中人也。雙鉤亦織好。無矯揉造作之習。清涼仙子。心識其人。屢向懲僞駭人言之。駭人雖品題。

捧心之態。溫雅亞於文玉。而慧辨過之。時以白皙稱者。推金齡最。故有白金齡之目。西湖漁隱最賞識。每招之侑觴。後又攜其妹金寶來同居釣魚巷水埠頭。名益盛。旋以訟事歸廣陵。爲大賈。賺去秦二家。自文玉金齡去後。門前車馬稀矣。近日又有小金齡者。亦廣陵人。華容婀娜。姿態橫生。真美人模樣也。藥倦齋主人暉之。惜無手口。故不爲時所重。然專以色選者。當不忍遺棄。

大金鳳

大金鳳。廣陵人。齒稍長。丰致嫣然。舉止溫雅。工於應對。知音識曲。能豪飲。居淮清橋察院之東偏。兵燹以來。舊院遺址。無可尋覓。卽從前利涉橋。文德橋一帶。所謂丁字簾前。落日放船好。諸名勝。亦皆鞠爲茂草。館妓叢集。釣魚巷。湫隘已甚。名流望而却步。獨金鳳家室守精潔。無纖塵。笛床琴几。位置不俗。起坐一小樓。鍾山嵐翠。撲入簾桁間。如在畫圖中也。某都督能顧曲。喜金鳳善歌。酒次輒招共按拍。清涼仙子與游燈舫。亦賞其跌宕。贈詩云。烏衣巷口夕陽紅。十二闌干一笛風。何事金釵釵上鳳。也來飛舞畫船中。與大翠齡同居。自翠齡飲甌後。人皆恨其假母。目爲不祥。過者絕少。並金鳳聲價亦減矣。

金仙

金仙。廣陵人。面帶微麻。人戲呼爲麻姑。而酬應周至。歌曲瀏亮。殊不惡劣。半月君極垂憐焉。時素娟方負重名。半月仰慕之。招來侑酒。冀當素娟意。珮瑤巾扇。力求精品相貽。素娟身分既高。視之殊落落。半月君不懌。陽爲頂禮。素娟實則狎暱金仙也。金仙與水閣主人不合。半月曾與水閣之宴。擬招金仙侑酒。主人長揖求免。金仙聞之。銜恨入骨。半月亦怒形於色。轉丐全真散人贈詞。以釋其怨。散人賦臨江仙云。金粉叢中誰作主。仙緣卽是塵因。漫將嚼蠟視橫陳。爲卿舉杜若。聊當麝蘭薰。霧鬢風鬟人隱約。隔簾輕啓珠唇。聞歌子夜也消魂。泥他烏帽客。何事妒紅裙。

小玉琴

小玉琴。廣陵人。面目平正。齒如瓠犀。常品而無俗韻。一笑媚生。尤擅風騷之致。陽羨山樵。自如意嫁後。悵悵若有失。得玉琴喜甚。謂其性格近似如意。遂招致之。玉琴工度曲。其聲清越以長。每值更闌燭灺。酒半星稀。曼聲發於座上。真足解宿醒驅睡魔也。又善酬應。多從富商大賈游。故豔聲頗著。而韻事不多見。

大寶齡

大寶齡。廣陵人。面目開闊。氣象崢嶸。一洗青樓冶蕩之習。舊在廣陵演劇。扮大花面。聲若洪鐘。紅樓夢中之蔡官也。來金陵。遂不演劇。清涼仙子。曾一招侑酒。頗嫌其過於豪放。解之者曰。柳耆卿曉風殘月。與蘇長公大江東去。並美詞場。何必孀孀娉娉之爲是。而錚錚佼佼之爲非乎。仙子一笑。某參軍頗暱愛之。常招往藥倦齋中。使點雙陸籌。

小琴仙

小琴仙。廣陵人。年十四。天桃顏色。着露尤妍。細柳身材。臨風善舞。其媚在骨。其腴在神。雖年未破瓜。而送盼流嬌。已足令人心醉。向居小瀛仙家。兩小無猜。頗稱相得。瀛仙嫁後。漸解生愁。近與小玉紅同居。俊爽不逮玉紅。而妖冶則似過之矣。龍眠畫史。鐵笛仙。俱極口贊賞。

小素貞

小素貞。六合人。年十四。隨母來金陵。居釣魚巷之秦二家。丰姿窈窕。媚態橫生。初試登場。芳名未著。更生子。首提唱之。贈以詩云。古棠城是阿儂家。日向龍津學浣紗。一飲秦淮河畔水。眼前顏色豔如花。年

華嬌小致蹁躑。試曲初登玳瑁筵。素面每將團扇障。含貞羞唱想夫憐。

小翠紅斌齡

小翠紅。廣陵人。素娟妹也。另與大文卿同居。與小翠齡同庚。身軀細小。婀娜生姿。裙下雙鉤。如籠春筍。與小翠齡可稱雙璧。龍眠畫史。絕愛憐之。聞有白門新柳之編。畫史謂翠紅爲後起之秀。必不可遺。且阿姊素娟。名方洋溢。如午日之初中。翠紅則質抱歲艱。如朝陽之甫上。安見異日桃根。不方駕目前桃葉乎。因亟爲編入。又有斌齡者。廣陵人。齒亦弱。娟秀可喜。滬上某部郎薄游金陵。招使侑酒。評爲秦淮雛鬢之俊云。

小蘭

小蘭。廣陵人。年十三。身材瘦小。態度輕盈。桃花扇所謂懷中婀娜袖中藏也。藥倦齋主人賞之。決其他年必爲上品。一日宴湘君水閣。招來侑酒。翩然入座。弱不勝衣。座客各垂憐焉。及引筵篋而唱。則又脆若調簧。響如裂帛。殊暢人意。酒闌。更串十二紅曲。及諸雜耍。舞袖飄搖。直欲乘風飛去。又儼然一小瀛。

仙矣。嬾雲山人酬以二絕云。意態飄揚似半仙。何須花板試鞦韆。可憐生就娉婷質。爲賺當筵買笑錢。
掌上盤中事有無。雖齡天付此輕軀。郎當飽老休惆悵。老尙登場合認輪。

白門新柳補記

前書以記爲名是記事非品花採訪所及隨得隨錄名次之先後與色藝之優劣無關焉卽以記事而論傳聞異詞愛憎異性難免參錯稗官小說游戲而已不得以信史責之前書間有遺珠特爲補記養和近作淮海之游他日歸來當不以鄙人爲潛妄也壬申季秋曉嵐識

妙紅

妙紅字韻秋金陵人年十八舊妓宮小婷女溫潤秀逸如玉離璞如花逢春兩頰潮生雙鉤筍瘦工撒蘭能操琴就京幫而論色藝可肩隨文寶前記巧齡傳中期其延京幫墜緒得茲妙紅或者在此而不在彼乎幼時隨母避亂金陵壬申季秋回金陵居桃葉渡之東舍館甫定卽爲有心人物色傍花居士偕野鶴道人訪之一見傾談風流蘊藉大相稱賞居士出素箋索畫蓋將面試之也妙紅對客揮毫撇葉點花了無羞縮之態居士珍同拱璧遍徵題詠次日爲劍舞叟言之招來侑酒叟贈二絕云幼婦芳名迴出儔比將風格待羅虬水鄉荷芰都開過豔絕芙蓉綉晚秋舊稿湘蘭着意臨調脂吮墨費沉吟

有人雅愛天然素。莫把紅心壓素心。

彩雲

彩雲興化人。年十八。由廣陵來金陵。與小金齡同居。金齡輕盈若飛燕。彩雲豐豔若玉環。人稱雙美。秦淮燈舫盛時。各路歌妓畢集。謂之趁熱水。魚目明珠。頗難辨認。因此彩雲未甚知名。孟蘭會後。趁熱水者陸續散去。浮雲既淨。高秋自清。黛色嵐光。始露青山真面目矣。一日。傍花居士與龍檜子泛舟清游。彩雲適在隣舟度曲。哀怨悠揚。聽之有驚秋意。曲終。小立船頭。款洽絮語。殊增留戀。越日。冶秋之集。遂招侑酒。入座微帶愁容。酬酢間頗露呻吟之態。野鶴道人異之。代爲診脈。始知其感冒已久。力疾而來。同人倍相憐惜。龍檜子贈以詩云。顰眉如見病西施。風露清寒怯不支。我喜賞秋勝銷夏。閒雲心性彩雲知。

綺香秀英

綺香。又字綺卿。毘陵人。年十八。自幼轉徙維揚。近寄寓于莫愁桃葉間。面如滿月。膚若凝脂。性格溫存。

舉止安貼。與岫雲文卿輩相伯仲也。無不可子。惜春主人招野鶴山人。龍檜子。傍花居士。作冶秋之集。是夕潮退波恬。舟輕人靜。露珠桂月。分外清幽。不似向來喧嚷矣。座中素娟。小玉紅。皆司空見慣者。惟彩雲。綺香。初次識面。綺香。酬應周至。不即不離。曲口亦頗大雅。座客稱賞。龍檜子。卽席贈彩雲詩。傍花居士。復爲綺香請。遂口占一絕云。餘霞如綺映粧樓。人影衣香續冶游。次第看花休恨晚。白蘋紅蓼不勝秋。同居有秀英者。亦明慧可人。

瀛珠

瀛珠。毘陵人。年十九。風姿濯濯。體態盈盈。暫寓秦淮。知交尙少。以故新柳記。未經採入。向與素娟。善素娟。爲新學道人言之。贈以一萼紅云。板橋頭。恨彩雲漸散。煙水冷孤舟。燈火飄蕭。佩環寥寂。看花人已歸休。問滄海。遺珠誰訪。認丰姿。如見杜家秋。影裏情悰。塵中物色。累爾靈修。豔說狀元崇嘏。在清溪九曲。占盡風流。同輩雲泥。故人車笠。名場一樣牢愁。要借我頽唐老筆。爲玉人聲價長琳瑯。從此琴天笛夜。心字香酬。

楊寶珠

楊寶珠。金陵人。年十六。貌豐豔。性敏慧。以手口勝。清涼仙子。野鶴道人。俱不以爲然。而龍眠畫史賞之。鐵笛仙爭之尤力。且以前記王寶珠藉口。謂王寶珠何幸而巍然列新柳記之首。楊寶珠何不幸而不得綴新柳記之末乎。因爲採入。龍檜子詩云。環肥燕瘦豈能同。各有靈犀各自通。多事一編新柳記。白門處處刮酸風。出塞明妃等逝波。清涼仙子奈愁何。斷無合浦珠還日。且唱宏農得寶歌。宋玉微詞易失歡。有人怒髮欲衝冠。勸君滿酌蒲桃酒。信史原難責稗官。此詩旣出。北里中門戶見之。漸次釋然。不獨爲楊寶珠增聲價也。

綠菱

綠菱。廣陵人。年十三。身材瘦怯。性格溫存。弱齡而有大人家數。演崑曲。能合拍。大龍山樵賞之。謂可作新柳記殿軍。且卜其他年。能自成一軍也。丐劍舞叟以詩張之。叟贈二絕云。兒家新學畫雙蛾。訪豔爭思細馬馱。綠未成陰宜護惜。西風緩唱采菱歌。品題風月一番新。憤種今生未了因。我到旗亭常貰酒。待卿來作侑觴人。

喜齡

喜齡年十六。廣陵人。眉目清秀。吐屬風流。杏林山人賞之。偶抱恙。招閑泄子診視。雖雲鬢蓬鬆。而意態幽閒。大有楚楚可憐之致。與閑泄子談。自以不登新柳記爲憾。閑泄子賦詩二絕爲贊。請補入記。詩云。兒家江北住江南。半帶嬌癡半帶愁。最喜瓜期年二八。更憐眉樣月初三。自來名士善評花。異卉奇芳次第誇。知者幽蘭在空谷。挑燈和雨泣琵琶。

白門衰柳附記

湯小聰

湯小聰。字綺琴。金陵馬氏女。爲湯如珍養媳。如珍本秦淮院中人。故侍郎某公最賞識之。金陵陷。避亂姑蘇。時在丙辰丁巳間。如珍老矣。小聰本在芳齡。明眸善睐。慧麗絕倫。幼讀書。通文義。工度曲。尤精畫蘭。得馬湘蘭遺意。黃山初白子一見愛悅。遂爲置釵環。賃居室。氣象煥然一新。於是姑蘇之名大噪。而初白子益嬖之。纏頭之費。逾千金。有傳其事於黃山者。嚴命敦促歸里。不忍別。繪歌樓聽雨圖。遍徵名流題詠。溪上老漁賦高陽臺。詞云。桃葉移根。竹山攜酒。相逢名士傾城。心字香燒。麝蘭一氣雙清。姑胥臺畔。絲絲柳。惹絲絲。楚雨含情。畫樓深。綺語誰知。只有紅燈。綠窻人去。眉峰遠。怕鷓鴣吟斷。蝴蝶魂醒。約略春愁。和煙圖上。湘屏。尋芳小杜重來未。願珠徽。長儷鵝笙。更消停。門掩梨花。剪燭同聽。清涼仙子詩云。好尋碧海三生約。莫負清溪九曲深。又贊其畫蘭之工云。心靈自擅生花巧。腕弱偏能撇葉工。初白子自賦七律十章留別。警句云。作蘭已拚蠶自縛。迷香未必鳥知還。爐煙比似耶心熱。一味騰騰裊博山。歌曲擅長招姊妒。詼諧對客解郎圍。此身容易卿卿屬。乍見矜持習見狂。劉臂悔要前夕誓。顰眉

偏吝一聲磨。小別何曾虛一夕。再來爭忍說經年。惺惺相惜人三兩。脈脈中含語萬千。破鏡因緣關妾念。投梭心事慰君懷。可謂哀感頑豔矣。無何姑蘇又陷。小聰轉徙如臯。至甲子金陵克復。始歸。初白子來應秋試。重晤於洋珠巷。執手纏綿。淚隨聲墮。蓋匪特兒女情悰。傷離惜別。兼有慨於滄桑之變幻。金粉之凋殘也。初白子又賦秋柳四章寄慨。警句云。垂垂不覺青娥老。楚楚相逢白下秋。情絲欲絕終難斷。綺夢雖遙未易醒。金縷已殘休作絮。青絲不縮嘆飛蓬。重聽別調翻三疊。忍見長條近十圍。則又似爲小聰傷遲暮矣。丙寅春。清涼仙子來金陵。於牛市訪見之。徐娘雖老。尙有風情。初白子與仙子本舊交。因此時相聚晤。是時嬾雲山人。太史某君。藥倦齋主人。常來往於金陵。皆樂與小聰游。其後初白子之官西江。仙子歸新安。小聰於水閣設祖帳。酒闌歌罷。各自黯然。大有一曲陽關淚萬行之態。已巳仙子復來白下。則小聰已歸歐陽氏矣。小聰旖旎風流。吐屬典雅。絕無倚門氣習。後來之秀如白門新柳所記者。惟大文寶。庶乎近之。蓋同得六朝煙水氣也。嗚呼。可多見歟。題小聰畫蘭。多見於近人詩稿。悔餘庵云。湘蘭合是前身。欲步橫波後塵。任是秋風吹瘦蛾眉。猶鬥精神。我願花如人壽。誰憐人似花蕩。恍見唐宮妝束。墨痕注到唇邊。藤香館云。劫後秦淮水不溫。美人名士各消魂。可憐金粉飄零盡。賸馥殘膏帶淚痕。畫閣圖成墨未乾。心香私燕馬湘蘭。天涯歲晏無芳草。留與蕭郎鄭重看。丁字簾前璧月

孤。重來往蹟認模糊。迷香有徑何人熟。讓與風流鄭鷓鴣。風枝露葉影殘春。遲暮相逢似有因。我是江南吳祭酒。當筵親見畫蘭人。

安月蛾

安月蛾。金陵人。巧齡巧珠之假母也。爲秦淮舊妓。昇平時。齒尙穉。頗著豔名。袁石頑仙賞之。贈以一萼紅。云稱芳名。是廣寒舊隊小謫下瑤京。蛾樣猶纖。蟾輝未滿。神采先放光明。曾學過霓裳法曲。串新聲。歷歷妒啼鶯。鬢笑添渦。眉修露慧。睇轉流情。撲到團圓時候。勸靈娥珍重。莫墮愁城。豈蘼含香。芙蓉作蕊。煩惱何苦相縈。須記著前身小影。伴青天碧海耐淒清。留待梯雲客至。喚取卿卿。此詞膾炙人口。至今傳誦。金陵陷。月娥避至他處。迨克復後。始歸。六代鶯花。都非曠昔。遍訪當年姊妹。率皆玉碎珠沉。自顧馬齒亦加長矣。舊居牛市水閣。尙存廢址。牽蘿補屋。粗作安排。所歎某二尹。久定終身。而業已床頭金盡。不得已。補綴箏琶。重爲蕩婦。幸而歌喉未改。節拍分明。迥非時下雛鬟所能企及。因此招徠酒者。不以色選。而以藝登。且重其爲京幫。生涯頗不落窳。每當酒闌夜永。與二三熟客。談白下往日風光。真如天寶宮人。說開元遺事也。邇來養女巧齡巧珠。日漸知名。遂不屑再登歌席。惟在室中伺客。坐享其

成云。

鄭二娘

鄭二娘。金陵人。幼時從秦淮名曲師學技。故至今猶以歌曲勝。節拍不差累黍。羣推爲老成典型。居東牌樓水閣。左爲文德橋。右爲武定橋。雙虹掩映。一水淪漣。繡戶深深。珠簾漠漠。放舟者過其下。咸逆料此中有人也。清涼仙子訪之。愛其澁閣之雅潔。贈以詩云。曉開澁鏡笑窺奩。水閣潮痕夜雨添。記取櫻桃舊門巷。當窻一桁棗花簾。二娘年近不惑。風姿稍覺憔悴。而氣韻則不可掩。攀香客暱之。嫌水閣過於軒豁。另爲移居僻巷。厚其供養。使絕外交。可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者矣。一日藥倦齋主人招游畫舫。適與嬾雲山人同泊。彼此從未謀面。主人使度曲爲山人壽。歌喉上徹雲霄。律呂又分明可按。時心字湖中畫舫幾二百號。女妓以百計。各自停筆歇阮。遜謝弗如。是殆所謂老輩風流耶。山人賞以詩云。果然覲面勝聞名。雅調能令俗耳清。誰倚紅鸞評節奏。彩雲遙護許飛瓊。是日大文寶獨坐一涼篷。停泊僻處。靜聽二娘度曲云。

陸蘭英

陸蘭英。金陵人。爲從前陸二養女。陸二者。秦淮名妓。豪華奢靡。傾動一時。所居畫閣紅樓。珠簾繡幕。爲北里之冠。江寧某方伯。公餘退食。常過其家。愛其屋宇軒敞。談風月於此。會衣冠亦於此。時值上恬下嬉。見者習慣自然。了不爲怪。蘭英方在垂髫。得伊假母提唱。名頗重。陸制軍之公子。最昵愛之。金陵旋陷。避居姑蘇。門前車馬。不異當年。姑蘇再陷。遂轉徙無定所。近日重至秦淮。眉稜翠偃。髮影蓬飛。秋娘老矣。賃居石埭街煙局之後。湫隘囂塵。不潔已甚。每有博徒隸役過往。因此名流絕迹。匪特憎其齒之暮也。嗟乎。千金馬骨。市之者。特重其爲駿骨耳。若得意時。則驕縱凌人。失意時。則卑污自賤。蠅營狗苟。有識者唾之矣。獨一陸蘭英乎哉。

施文霞

施文霞。金陵人。昔爲秦淮名妓。工畫五色文魚。人稱絕藝。亂後轉徙姑蘇。名更盛。一時豪貴皆與之游。近如楚北某觀察。某大令。及環山游客。皆能歷歷談其豔蹟。蓋曾聯割臂之盟。訂同心之好者。色衰適人。旋抱文君之恨。金陵大定。乃歸。頗思整頓釵環。重作阿婆三。五少年伎倆。而從前舊好。稀若晨星。存者亦無復過問。至於走馬王孫。揮金公子。類馳逐於釣魚巷口。覓青娥皓齒。買笑追歡。如文霞者。望望

然去之矣。困頓無聊。遂至賣芙蓉膏以自給。嗟乎。昔年供奉無異神仙。此日追陪。半皆廝養。虛名難恃。末路易墮。天殆借一施文霞。爲眼前儒林傳中英雄譜內。痛下一鍼砭。歟。嬾雲山人爲賦衰柳詞以寄慨。調寄柳梢青云。絮果難圓。楊枝易老。秋又今年。紅粉朱樓。青驄紫陌。空說纏綿。依依長板橋邊。記弱態惺忪可憐。飽閱繁華。驀驚搖落。苦受峰煙。

曲師劉培珊

劉培珊。金陵人。秦淮老伎師。亂定。重理舊業。新柳記中人。大半稱女弟子。衰柳記中人。則又從前朝夕承值者也。花白髭鬚。老而不俗。是丁繼之一流人物。善吹笛。女郎度曲。律呂稍有不合。輒委曲成全之。彈箏摘阮。尤擅絕技。每值金烏西墜。玉兔東升。煙水迷漫之會。坐一小七板。來往於利涉橋。大中橋一帶。爲羣弟子按拍。纔離西舫。有上東船。真乃點水之蜻蜓。穿花之蛺蝶也。嬾雲山人贈聯云。九曲青溪一聲長笛。大江東去。孤鶴南飛。又出素扇求詩。山人贈以四絕云。魁官笛子卯官簫。往事蒼茫話板橋。各有宗風尊護法。彩雲仙隊領嬌燒。新栽楊柳碧芊緜。幾輩王孫繫畫船。天寶詩人多感慨。江南偏遇李龜年。十番子弟各翻新。只有何戡是舊人。我醉扣舷歌水調。可能擲笛付真真。祭酒詩編楚兩生。南

朝狎客並知名。暮年冷淡無吟料。借爾箏琶遣我情。
以上皆昇平時舊人。近尙挂平康籍者。

青樓韻語 下冊 白門衰柳附記

跋

白門爲自古靡麗之鄉。山溫水軟。美著東南。素來風尚。侈聲伎。耽遊宴。繁華之積習。沿淫冶之遺風。蓋猶有南朝金粉之流芬餘韻焉。其間月地花天。舞衫歌扇。豔情綺思。選勝尋芳。猶可想見於板橋雜記。畫舫諸錄中。此所以極士女嬉遊之樂。而寫朝廷清宴之風。亦殊足以見昇平氣象已。咸豐癸丑。慘遭赭寇之亂。據爲盜窟者。十有二載。秦淮河房舊址。荆榛塞道。瓦礫堆階。清溪遺跡。徒賸燐照狐鳴。年來稍復舊規。遊船往來。踏波乘浪。才妓名媛。大都至自吳中。來從邗上。而土著中人。亦復不少。兩岸笙歌。一堤烟月。承平故態。父老猶有見之流涕者。此白門新柳記之所由作也。作者爲海陽許君養和。衰柳附記亦出其手。補記則楊君曉嵐筆墨也。述秦淮之近事。續舊院之叢談。談者豔之。曾幾何時。爲當道所嚴禁。野鴨飛鷺。一齊痛打。月碎花殘。在所不免。而作記之人。不特無金鈴十萬。以護名花。且復重遭疵詬。指是書爲禍胎罪首。劈板片付之祖龍一炬。於扁試書院諸生時。特命一二題。以致譏評。諸生亦撰楹聯。以紀其事。幾興文字之釁。夫秦淮之有綠篷船。原所以點綴烟波。流連名勝。誠窮乏者之養濟院也。一旦絕之。無以爲生。惟有號寒啼飢而已。况自管敬仲設女閭三百。樂籍遂不能廢。是書偶爲遊

戲筆墨所及。雖談豔冶。又何關於政體也哉。因跋其後。爲漫論之如此。禮法之士。幸無譏爾。光緒五年正月七日。松北玉鮓生跋。

青樓韻語 下冊 白門衰柳附記 跋

一四三

懷芳記序

京師歌伶甲於天下人原是璧室盡如蘭一經品題聲價何止十倍記咸豐丙辰吾友餘不鈞徒展觀入都招勝侶萃吟朋選伎徵歌尋花問柳曾有明僮小錄之刊勤搜珊瑚網廣纂瑤編盛事一時貽芳千載可以按圖索驥執鏡招彎焉茲蘿摩老人懷芳記一記成於丙子秋仲相去十年用情一致舞衫歌扇當年之舊雨無多寵柳驕花出谷之新鶻更貴想見軟紅十丈珠溫玉暖之鄉拾翠三春蝶醉蜂迷之候清眸皓齒發其瑤思瑋態瓌姿鏤之銀管盛矣麗矣幻耶真耶竊恐陳迹之難追所貴手民之是付傳來日下何殊千佛之經唱徧人間猶是羣芳之譜光緒五年歲次己卯閏三月武林雲居山人序

竹西花事小錄敘

夫士當得意則登高而嘯人各有懷亦據梧而吟所遇有殊斯所宣各異無二致也僕於生平雅好翰墨緣情綺靡自昔而然亦嘗沈酣花月評量煙柳竊謂雪泥鴻爪良復非偶絮果蘭因不能強致也薄游廣陵地當兵火劫餘滄桑變後人民城郭市肆街衢頓改荆榛尙非繁盛二三知己經過趙李閒作冶遊酒地花天哀絲豪竹亦足娛佳游於客子鳴勝鐙於良宵俄而人事不齊翻然命駕擢歌間作榜唱同謳寂寞道塗今昔增感雖聯再致之約翻恐重來之嗟雨惡漏深酒銷香燼挑鐙倚牕粗爲詮次庶續畫舫之游不讓板橋之記儻謂荒唐端由好事云爾戊辰冬仲泊舟灣頭夕芬利它行者

竹西花事小錄

芬利它行者編

昔余澹心（懷）作板橋雜記。以識秦淮故蹟。凡冶游麗品軼事。分爲三卷。余游廣陵。非復承平故態。畫舫舊蹤。不堪重問。小秦淮水。旣嗟宿莽。吹簫橋畔。半沒荆榛。寒煙衰草。徒搖蕩於晚風。明月間。白石揚州慢詞。殆爲餽生誦也。第俗尙繁華。風成逐末。陳隨隋花間有遺音。雖不過尋常桃李。門巷枇杷。迥殊竹西歌吹。而興往情來。懼游暇日。有足往來於懷者。楮墨有靈。江山亦爲生色。豈玉人月夜。不足藉題品。以流傳邪。因粗變其例。以冶游麗品近事錯舉互見。都爲一集。不更分列標題。庶幾展卷如經昔游。略見一時景物。風雅騷人。或所不廢爾。

廣陵爲嵯運所在。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爲故常。獵粉漁脂。寢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教以箏琶。加之梳裹。粗解謳唱。卽令倚門。說者謂人人盡玉。樹樹皆花。當非虛妄。顧世運變遷。昔皆聚處本鄉。今則散居各郡。間有風流藪澤。復以地方陋習。漸染頹風。營市隸卒。閭左少年。往往垂涎女閭。肆其毒擾。朱檐莫護。綠樹易凋。轉徙靡常。聚散不一。冶游裙屐。旣歎同深。余遊躅所及。惟新城東。

南隅石牌樓爲磨聚之所。數家比櫛。粉黛成羣。盡日看花。如行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前後左近。亦有花叢。香草礙人。游絲橫路。偶以閑暇。試一過從。頗足怡蕩心目。略加題品。聊事表章。庶青驄玉勒。猶識音塵。天末斜陽。罔虛結想耳。

女閨極盛。號爲八大家。聚散不一。而皆粉脂薈萃也。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呈能角媚。流連杯俎。評品妍媸。信乎溫柔自有鄉也。舊以高二家爲最。陳四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姓。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耳目所囿。未遑編蒐。但誌所見。已足怡人。倘續品題。請俟異日。

刊江三鳳。久馳遐邇。余於去夏同鄉席中見之。匆匆行色。不復記憶。迨崔護重來。大金鳳（本姓楊）已從良爲逆旅主人。友人主其家。遂緣階見。鬢絲眉語。人面依然。言詞銛利。刺人心目。笑聲烈烈如梟鳥。聞之心旌輒搖。合歡樹子。不至令公怒也。琵琶妙臻絕技。瓣蓮貼地。別有婀娜之致。小姝明妍。他日尤當拔萃。惜時無杜牧。莫訂柳枝後約爾。

小金鳳仍在高二家。因有主者。匿不見人。東山生於十二峰人座中。得一邂逅。述其大略。娟秀宜人。不負盛名。喜風貌娟靜。寡言語。澹妝凝坐。竟日默默。粲然啓齒。委婉可聽。翹筍纖細。竟稱少對。蓮步姍眉。

情狀袅娜。惜雙耳重聽。遂爲白璧微瑕。時又有大小寶玲者。並僑其家。小寶玲尤端倩。雙眸清明。秀色撩人工度曲。善理觴政。連舉巨盃。致不酩酊。余與東山生初見之。卽屈指相許。厥後花鳥流連。眼界日擴。而鑒賞所加。終少倫比。大寶玲豐肌膩理。素面朝天。不假粉飾。天然入畫。引喉按步。宛轉璫筵。雖非楚楚纖腰。政不覺環肥爲累。樸菴生賞愛卿之情爽。十二峰人稱明珠之工於語言。劉楨平視。原覺稍異中人。未敢竟升上第爾。

余初至解裝。香草詞人卽盛稱玉紅。以京江曇花小序見盼。知爲京江花叢之冠。與小雲齊名。聞以避人旋刊。知者爭以先覩爲快。而玉洞桃花。未識僊源何處。令人如望海上神山。不可卽也。會子同東山生。香草詞人。京兆眉史。同訪喜鳳小寶玲。譚及玉紅。始知卽在三徑草堂。相去不遠。同人欣躍。挑燈亟訪。時秋月微陰。商飈徐扇。蓮花漏下。已將三滴。披荆履棘。越陌度阡。深巷重門。銅鑲徐叩。老媪少娃。款關延客。白已他出。期以翌辰。待曉招攜。重尋莎徑。直造綺窗。玉人初起。倚簾曉裝。鬢髮如雲。鬢髻珠額。桃腮含暈。杏靨微渦。嬌逐步來。羞從面起。靡顏韶齒。星眸射人。含笑延坐。寒喧甫畢。一座盡怡。頃之春柳生踵至。女伴麇集。合坐諧譚。數刻始別。從此同人招飲。坐無玉紅不樂。玉亦非坐中人不懽也。玉善觴政。拇戰尤工。東山生最喜與角。酒兵亦稱大戶。酒酣耳熱。逸興橫飛。媚態慙情。色飛眉舞。舉坐駸然。

顧性特兀傲。脂粉生涯。偏忤權豪。桃李其色。鑽石其心。不免動遭時忌耳。

雙珠年稱十七。舊隸京江。爲三徑主人假女。挂籍刊上。肥比玉環。愁如袁寶。固宜長把花枝。傍輦行也。諧語媚詞。百態橫集。而雙蛾微促。若不勝情。十二峰人。與有舊歡。旣而唇反。東山生屢思還珠。合浦。鴛字重描。竟未易再爲撮合也。性恍爽。遇所不可。不少假借。背人默坐。冷語侵心。令人不能復耐。當其得意。魂飛色授。情態嫵麗。妖語妍詞。百端交作。加以顏如紅玉。光豔瑩然。芳容相對。真個銷魂。倘入漢宮。合德亦當却步。誠禍水也。無他伎能。而豔幟獨樹。余在白門。卽耳其名。到此始知名不虛得。第其素性。黷輕。乳燕傍門。不肯舊巢戀主。恐花暝柳昏。仍未免春泥狼籍耳。喜鳳姓王氏。年祇十四。舉止佻冶。而時復羞澀。煥光妙視。情態天生。宛似大家青衣。蘭香亦王姓。年已不少。貌瘦削。見客依依。移晷不去。盈盈脈脈。若不勝情。妹蘭娟情爽。齒牙快利。閉以詼諧。時作憨態。工謳北詞。年僅及瓜。當推後來之秀。明珠舊名小如意。齒近老鳳。貌平平而雅工彈詞。東山生每見。必索其唱小詞。頗覺聽之忘倦也。寶珠邗上人。而新歸自崇川。余初從岑氏齋頭見之。齒類徐孺。而偏饒半韻。天寒倚竹。翠裏生隣。弱柳晚風。珊珊蓮步。有林下風氣。非復障袖抹肩故態也。雅工詞令。從容酬答。款曲得宜。酒酣度曲。以瓊代茗。可稱大戶。觴政極嚴。不少假借。東山生嘗與角拇戰。鏖數十合。始不相下。旣而輪服。飲乃極歡。僑高

麻子家。以事杜門。客必踰垣始得相見。同人過訪。偶效西廂。粉牆兒不至高似青天也。瘦如飛燕。弱不勝衣。鬢影花香。別餘清韻。花叢中目爲瘦寶珠。果然人比黃花矣。小雲舊爲京江名下。侑觴者招無虛夕。而色藝平平。名士殆如冠玉耳。小素爲麻子假女。媚楚有致。舉止安詳。久負時名。近爲一武夫以千二百金購去。水底鴛鴦。固較勝溪頭鸚鵡。第聞十二金釵。已列其六。滿園春色。恐不免有紅杏出牆之慮也。夏秀蓮。金蓮之妹。自京江還。豐碩醜粹。靡顏膩理。體似昭儀。客有挑之者。以鬚鬢有鬚。始多扞格。俄此君以星相之說。屬工芟薙。夜雨池塘。不生春草。東風簾幕。獨對名花。何樂如之。好事者輒緣此相嘲。客亦不諱言之也。姊妹並工度曲。曼聲徐引。聽之忘倦。金蓮字雲僂。尤工琵琶。指音清脆。頗殊俗響。譚話焜焜。舉止爛雅。珊珊子亟稱之。現亦旋邗。酒闌茶罷。偶一清譚。覺梨花夜月。別有會心。較異芳春。桃杏。差堪與南枝倩影。同秀羅浮爾。

陳四家住石牌坊後。敗瓦廢椽。榛蕪極目。曲折始達。姊妹花開六七枝。馳名者巧玲雙玉。余從京兆眉史同訪巧玲。值以玳瑁箸供食。放箸延客。情詞款曲。輒語昵人。嫣然作態。令人心醉。眉史一見傾倒。屢欲招致。以雙珠故。未能遂意。會雙珠以事他避。始數招侑觴。悄語纏綿。備極兜搭。殆足銷魂也。雙玉年廿許。以謳名。一曲明珠。時稱罕比。患嗜阿芙蓉。不免消瘦。雙頰略爲減色。金玉年將及笄。而情態頗足。

亦以善謳得名。玉蝠倩秀。楚楚可憐。伎藝亦可觀。論者謂勝於二玉。愛香少有時名。大致情雅。素琴初見。未筭。貌具男相。未幾而雲鬢霧鬢。綽約生姿。睇眇有情。別饒小兒女風味。真後來居上爾。

十二峰人嘗以秋日招飲小高二家。從入深巷。仄徑徐步。蓬蒿滿目。蛇行紆折。棘刺牽衣。俄而深堂曲室。別有洞天。酒炙紛陳。竹肉競進。觴飲極樂。名花六七。酬答雜沓。情意殷勤。亦一勝也。陳愛珠小字月僊。十二峰人所昵。雙眸頗明秀。善眇眇。顧眇流轉。隱含蕩意。背鎗送目。春色撩人。忽以事件所歡。大受譏嘲。同席復歌小詞嘲之。粉淚盈盈。珠零粉頰。合座力爲緩頰。乃已。春林妍雅有憨態。喜林其妹。頗似高家喜鳳。而加以儂利善譚諧。不如其凝靜也。如香翠香亦姊妹。如香貌中資。善謳吳歌。清越有節。略能識字。情詞宛轉。妙舌粲花。國香主人曾招致之。翠香乏婀娜之態。而眉目偏具姿媚。凝重不喜言語。十二峰人曾泥余招之侑觴。一曲當筵。珠喉宛轉。不寂寞也。聞並工躑歌。能演小劇。引喉按步。略有可觀。惜過客匆匆。未親觀能舞熊。蘭英爲懷甯聽月人所青目。極相愛昵。齒雖鷓鳳。而言詞儂黠。齒牙清麗。其餘如玉琴素雲素娟輩。雖少挾所長。而皆魯衛之政。祇堪爲風雅附庸耳。

劉二孃住芝蔴巷。新居未久。花枝十數。文秀小亭爲翹楚。意致明媚。亦頗可取。主人假孫女喜林。年才十四。貌略似小寶珍。而眉目娟秀過之。雙眉鬚貼。意度端凝。倘探以吳蚰瓜字含顰。不妨窺見祕隱也。

素蘭新到。貌似娟楚。意度溫婉。僅一接譚。不能遂相題品。餘子碌碌。無煩再費楮墨爾。

曲中裝束。盡效蘇臺。匆促不暇。始加鬆髻。金泥裙帶。翠袖芙蓉。摹倣未必全工。而規模竟爲粗具。每一過從。差免生遷客之悲。間有工崑山曲子者。渭城楊柳。恍操南音。不致秦聲增人切怛。三五女郎。類工調謔。價利便捷。轉若春鶯。能令遊子蕩心。老成醉魄。酒酣耳熱。促坐合尊。香鬢廝磨。蘭言徐款。斯時非柳下季。恐不勝坐懷矣。

古人千金買笑。而今則纏頭之贈。有賞其工於哭者。南詞中如哭小郎哭孤孀之類。向爲江北擅場。二入佳麗。往往專能。十二峰人。東山生頗喜聽之。每際歡場。輒索此曲。曼聲徐曳。哀音動人。每至轉咽過情。真不止如泣如訴。後庭玉樹。未必如其悲感頑豔。一曲紅綃。亦外篇也。

九月旣望。余偕東山生及諸同人爲三徑之遊。日色方中。微雲曩瀝。意謂少留。即可命駕。乃秋雨淋漓。自午夜。主人殷勤留飲。遂命壺觴。姝玉二妹。先已他往。俄頃旋返。張筵列坐。品酒徵歌。漏下三鼓。始同還寓。街衢積水盈寸。肩輿燈火。相從道旁。極盡歡娛。正復不覺其况瘁耳。

余輩聚處讌遊。春柳生柳枝庵中居多。每聚酒炙疊進。珠玉在前。觴政競角。行歌相和。無客不酬。靡飲不權。香草詞人懸弧日。同人公爲介壽羣萃庵中。小齋明瑟。張鎗圍坐。飛觴醉月。興會飄舉。備極歡洽。

固由主人好事。諸同人興亦不惡也。

春柳生四月間。同月旦客游京口。邂逅小雲玉紅。遂介香草詞人四明珊珊子同招侑觴。酒盡歌闌。俄而鼓棹。從此頗相系念。小雲適來。舊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時接清譚。遙見玉紅。翩然絕迹。朋儕譙集。非紅不招。固尤物之移人。亦鍾情之非妄已。月旦客頗有梨渦。玉紅一見心傾。極相顧盼。時共嘲謔。牽裙引袂。別具纏綿。雖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時相揶揄。月旦客輒訥無以對。俯首弄袖。顏如渥丹。政自別饒風趣。

十月中浣。口金總戎奏凱而還。纜舟邗上。合聲色選歌巧以盡其樂。小金鳳寶珍及玉紅諸名豔畢集。酒酣徹晏。獨留金鳳爲夜度計。沛國觀察夫人手爲理粧。勸進鴛鴦隊子。旂鼓一新。鸞棲三宿。贈纏頭錦甚豐。金鳳從此稱病。客或過訪。雲鬢惺忪。花容寂寞。居然弱態。孃子軍固不敵。金鏡屢奏之大帥哉。坐此情興大減。往往避客。職是故耳。

四明珊珊子舊識玉紅。雅自屬意。未克定情。忽自京江放棹而來。香草詞人喜相告語。同訪玉紅。肆筵命飲。酬答甚謹。俄而招致者至。意拳拳竟不肯赴。鴛母諄囑同人勸駕。徘徊不忍。珠淚盈盈。縈繞目睫。再三開導。勉強一往。俄頃卽還。醉顏微酡。散步凝笑。儼如弱柳春風。搖曳作態。翌日重飲柳枝庵中。華

銜夕張式燕且譽賭酒論譎丙夜方罷珊珊子因有事京江旋即返棹卒未能通款曲鴻爪雪泥徒留蹤跡爾

陸素香曲子師之女舊在三徑草堂貌中人伎能粗具楚客暱之遂別卜居客以久交冀成眷屬素香雅非所願客乃偽造婚券詭稱買妾中變鳴官壓制會有入貲爲解者事始寢居不匝旬客以賺人釵釧被控繫請室半月方釋天道好還政不必謂野宿鴛鴦可供魚肉耳

楚人緜山氏儼納玉紅贈遺優渥無夕不招冀相鉤餌玉悟其術意微却之客大失望遂相逼辱致遭訟累入金爲解乃已而所得已耗七八矣牙爪耽耽唇舌時作草堂杜門旣而遠颺春柳生時訪息耗若有所失月旦客尤切至無日不於春柳生前殷勤探問意態可憐他日重逢不知個人何以發付也東山生一見瘦君頗垂青睞而自守甚嚴流水行雲不欲偶着色相瘦君亦殊傾倒紅偎翠倚依依可憫東山生嘗擬徧作朱旂普護花界可謂菩薩心腸未知此種願力果能償否

曲中以招致侑觴爲最樂合尊促坐對酒當歌心許目挑情文交至不甚唱夜度曲知音素稔始克一度尋春雖粉黛生涯非盡肉林鷹犬也女郎稱未破瓜諱言改裝有私暱者銀紅背坐偷解羅襦亦情不自禁惟不肯公然延迷香洞設神雞枕耳

綈袍生初自淮壩來。一見玉紅。卽相傾倒。陰市珍物。竊通贈遺。始猶扞却。固請乃受。會玉以他事積忤尊容。生爲排解百端。得以無事。自此感荷。頗加眄睐。生僥倖得當。曲致拳拳。雖水月鏡花。而相賞竟在驪黃之外。適有高湖之役。浦颿旣挂。蘭思猶縈。徧致書函。屬爲鈴護。真可謂名花慧鳥。鑑賞非虛已。曉風殘月。鐵版紅牙。低唱淺斟。冶游勝事。顧量珠記此。曲間頗屬罕聞。卽有名工。亦非崑山本色。分割合度。良非易言。三月廣陵。竟嗟絕調。學園客至自淮西。清謳素擅。引宮刻羽。曲盡其妙。柳枝庵小集。酒酣耳熱。引喉高唱。關大王訓子。趙太祖訪雪。濟師伏虎。諸劇兼及。生旦家門數曲。音節諧和高下。抗墜各得所宜。四座神王。邃工大有裂破玉龍之懼。是日城北公招春林侑觴。雖勉強數闋。不免擗効爲難。曲高和寡。良有以也。

步步生蓮。美人所必不可少者。石榴裙底。羅襪一鉤。最足令人魂銷。乃徧覽羣姝。雖非白足摩登。大都

有湘蘭之病。使楊鐵崖復生。不能更以鞋盃行酒矣。高家喜鳳。極爲纖妍。雙跌貼地。正如出水紅菱。婀娜可愛。餘者間有可取。而彷彿偏難。衣香鬢影。色色撩人。畢竟葑菲莫采。可稱憾事。

尤物招忌。自昔而然。往往名姝。易遭謗讟。硤硤易屈。真不妄也。玉紅小寶玲華。以豔名久享。車馬盈門。酬應少疏。卽忤物議。飲食之訟。時復中之。倘非持護有人。玉碎香消。誠爲可慮。而當官符甫下。追呼滿

庭。或蹂躪橫加。舉室搶攘。溫柔鄉中。受此惡境。施之者未知誠出何心。當之者不覺因而裂膽。余在邗時。目擊耳聞。往往眦裂髮指。迄今扁舟雨夜。停泊荒原。猶覺風波可虞。勝於利涉也。翌夕泊舟蒲濤城下書。

火井生蓮。自非虛語。院中本陷人阮璽。况當時世艱難。獻笑倚門。鼠雀時虞。危於燕幕。有何願戀。不急抽身。第或知己未逢。虛左相待。或父兄逼迫。因循未遑。是亦人情。不妨相亮。若乃齒同房老。春花秋月。暮去朝來。尙貪戀風塵。不思退步。竊恐明眸皓齒。空負花枝。舞扇歌衫。終歸流水。始嘆悔遲。何嗟及矣。冶遊裙屐。往往工製楹聯。贈所賞識。曲中姝麗。亦多喜贈以聯語。藉結翰墨因緣。是以此中竟多佳句。小雲如錢塘蘇小前因在。巫峽朝雲變態多。明珠如明月一輪人獨立。珠簾半捲雙燕飛。玉紅如笑我重來修玉鏡。問卿何事墮紅塵。款皆修月主人。竟是一人所撰。不知何許人也。喜鳳如喜從萍水逢。知已鳳集梧岡迥出羣。亦尙平穩。月仙如月夜又逢橋廿四。仙山不隔路三千。又如圓相最宜修桂魄。詩心端合製蓉裳。則十二峰人所貽。又有贈玉紅集句一聯云。夜月玉屏巢翡翠。春風紅豆誤鸚哥。跋語亦甚工情。縹袍生贈聯云。瓊簫月冷人如玉。繡幙春醲花正紅。東山生贈寶珠云。小字瑤釵痕刻燕。清謳瓊管句探驪。皆有四六跋語。清麗有則。余集宋詞爲人贈蘭英云。春入蘭心。嬌含柳眼。花銷英氣。酒

被清愁。亦天然玉合子也。

時流評隲以小金鳳爲最。小寶玲玉紅亞之。以余所見寶玲端情。玉紅流麈。各不相下。自具擅場。小金鳳。余知之未詳。不能臆斷也。竊謂風塵本無全美。零珠碎璧。止堪義取斷章。金屋蘭閨。麗人不少。自與東風桃杏。品格不同。未可相提並論。特僅此品題。差異自鄙。無譏爾。

濃桃豔李。取勝一時。巷陌東風。催娛游目。向來色藝並稱。始爲全璧。今則正聲響絕。真美亦稀。風月平章。祇可略觀大意。下乘人物。概不以汚齒頰。並非惜墨如金也。徐青藤畫蒲桃詩云。半生落魄已成翁。清臥蕭齋。既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余以孤舟夜雨。藉遣寒宵。亦猶青藤托興丹青。銷磨歲月。非謂此中有人。果可呼之欲出也。

曲中諸美。均係假女。其姓氏多不可問。卽名字亦往往時爲更易。囑時稍久。不復可尋。名姝稍爲易訪。以傳聞旣徧。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陶。其家尙存。餘則或轉徙貿遷。或出自童稚。不復知生我何人。飄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緣。策如此浮生。殊爲可憫。不知過去因中。果可脩積。獲此善果爾。

院中締交。謂結線頭。江北裏下河各處皆然。人家大率此中巨擘。謂之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汙泥自拔。卽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爲同儕愛重。流品之分。曲中猶然。固可薰猶一例。

哉。

余嘗偕香草詞人東山生閒行道左。經一曲巷。倚門女郎。姿態清潔。輒然顧笑。經過數武。試一同首。尤笑不可仰。方擬追蹤。倏已含笑進巷。叩門而入。窺其舉動。大是秦樓。他日偶過。見面即笑。究竟不知誰何。未暇詳爲蒐訪。大抵此邦花枝不乏。本非客遊人所能徧識。畫樓曲室。徑絕漁郎。誠未能一一問津爾。

招伎侑觴。人不過餅金二三枚。卽勸酒當筵。備極酬答之樂。座客旣可盡歡。女郎亦樂於從事。名爲出局。以是爲榮。所費不多。往往非花不醉。第從此竿頭日進。則沈酣花月。所需不貲。竊恐阮藉囊空。未必花枝含笑。不若過眼雲煙。爲不失本來面目耳。必求極樂。毋乃太癡。

舊城中。有居姓姊妹二人。大略媚楚。新有營弁某。以三百金易其妹。其姊少遜。聞尙待賈。同鄉友人爲言之。水師總戎幕中有東甌氏者。酷喜金玉。往往招攜。鬚髯如戟。時爲拔去。亦不以爲忤。久而愈篤。可謂愛花成癖者。亦此君爲余言也。

十二峰人。嘗同國香主人。至徐寧門。訪一姝麗。深巷曲折。數繞始達。小樓清雅。麗人在焉。字曰香儂。錢塘蘇小也。歸爲余言。而屢欲往尋。不特路絕桃源。抑且芳蹤幽杳。幾如峽雲無迹。莫可端倪。聞貌甚端。

妍而詞藻辯慧。且將有所適。惜乎未能謀面也。

清江陳玉蝠爲曩時花榜殿軍。往在海陵曾見之。工謳崑山曲子。套數極多。言譚斐疊。竟日不倦。故是老宿後輩所不及也。住蔣家橋。聞有主者。不復可往。學圃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遊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輩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拘蓮生耳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卽謂余玉有光豔。差近雉臯金玉二妹。妹則粗才。不過少異尋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有會心。自此品題。當無舛錯。

此間有名黃魚者。大率村墅女郎。飾貌修容。僑居城市。茆簾竹舍。作夜度娘。亦間有妹麗。可悅時目。惟蓮船盈尺。湘裙徐啓。滿牀蹣跚。不免令人索然乏味。聞此種率工房中縱送術。是以嗜痴者甘之如飴。斯亦冶遊之外篇。風雅之變境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製久佚。今則二八女郎。曼聲按步。宛轉蹈歌。和以箏琶。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尋音按節。心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移目奪者。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則。並皆情至纏綿。雖非白雪陽春。大率昵昵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瑤珮飛雲。楚楚腰肢。靦靦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最擅勝場。餘亦有專

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小金玲僑高二家。新自崇川歸。未數日也。貌秀情。意態甚媚。齒猶雛鳳。楚楚生憐。金珠年十八。自京江來。貌豐豔。意態恬適。綺席乍登。時譽大著。寶珍舊在海陵。曾同游讌。昨亦返棹崇川。齒雖少長。尙可想昔日規模。譚話頗不枯寂。惜嗜阿芙蓉。不免秋娘漸老耳。

朋儕中十二峰人最豪宕。流連歌席。色舞神揚。雅近吾家橫峴生。氣槩春夏氣。夏不可少。東山生和而不流。雖有國風之好。不過香草美人之思。不屑屑求實際也。第用情最深。有所向往。固結纏綿。不能自解。幸防閑有素。不致倡條冶葉。蘭裏絮纏耳。香草詞人亦長於情者。惜以楊枝風約未酬。無暇作章台新夢。所以與花周旋。未著色相。春柳生綺歲多情。而自期甚厚。操守亦嚴。雖心賞有人。終未肯紅樓選夢。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彼君子今何日忘之。

夫文生於情。綺懷難讖。醒勝於夢。絮果非誣。自非金臂大人。痛加棒喝。蘭纏蛛縛。易種因緣。等藕尋蓮。三昧結想。根塵孰悟。纏史常深。夢幻泡影。誰如是觀。太空元虛。詎非有境。曷怪丹衷易昧。白業罕修也。僕以妙年。卽生色界。沈綿迷罔。覺岸希求。得失窮通。浮雲等視。獨至契深裙屐。綠締簪裾。弗撥淨因。特生戀境。迺至握手頃刻。挑目須臾。妄謂宿根。匪由勉致。顛倒一念。遲徊寸心。厚自排遣。莫能強制。是以

笠屐所及。每多花旋招尋。時識空花。旋迷智種。迄今孤舟雨夜。彳亍郊原。聽刁斗於高城。聆雞聲於村岸。非不寂寞。是叩。羈窮可憐。而窈冥靈愴之思。鬪葉儷花之筆。靡所發舒。性靈湮鬱。由是剪燈酒罷。弄筆雨餘。彙記前蹤。纂成斯帙。色空胡證。因果甯虛。將使生香活色。悉繪毫端。盡態極妍。都呈腕底。其人呼之可出。於事非出無稽。託子虛亡是之辭。爲瓊篋瑤函之閱。雌黃月旦。偶寓丹鉛。庶玉人月夜。藉認芳蹤。金埒風前。堪尋舊躡。編錄既葺。嗤言復申。勿嗤饒舌豐干。當愧辯才非慧爾。嘉平朔日海陵宵泊書

海陬冶遊錄序

己卯孟春。日暖谿桃。風薰陌草。珠簾烟翠。玉勒塵紅。小醉花天。蹀躞馬嘶之下。薄烹松雪。呢喃燕語之餘。簇錦繡於良時。賞心樂事。悟文章於大塊。摘豔董香。方思藻繪繁華。楮雕綺麗。流連土俗。攄寫風懷。適得新書。不殊異寶。麗南都之石黛。秀色霏霽。傾北里之臙脂。高文散綺。紅情綠意。傳心事以深諦。鬢影衣香。躍肌容而活現。著作家推真本領。星可羅胸。遊戲內具大神通。露宜盥手。蓋先生以吳中名士。極宇內壯遊。五千卷文字撐腸。數十種琳瑯滿目。龍文百斛。爭思快睹。爲先。豹見一斑。早已不脛而走。所著如我圍尺牘等書。莫不紙因頓貴。硯欲長焚。若瀛壖雜志。考獻徵文。傷今思古。風雷躡躡。煙墨縱橫。所爲仰止鴻才。附期驥尾也。顧或者謂先生學通五際。才備九能。胡弗導經史之源。發詩書之義。洋洋論道。用袂飾乎前謨。落落陳情。表盧牟乎往籍。而乃中年哀樂。綺語嬌嬈。揮妙腕于金壺。記豔情于玉鏡。誌雪泥之跡。酒綠燈紅。話風月之緣。金迷紙醉。得毋蹈冬郎香奩之誚。興秋女紈扇之悲。杜樊川兒女情長。湯若士泥犁業重。不知人生行樂。我輩鍾情。忠似馬周。吟成折柳。豪如羊侃。曲製采蓮。淚溼青衫。白太傅感深淪落。魂銷碧玉。虞學士興託纏綿。從拚裳聯襪之場。藉消清况。於燈爇酒闌之候。隱

寓微詞。假以發聲。警烟雲於過眼。原非好色。澆傀儡以舒胸。况復界盡山川。致仿華陽郡國。景詳節物。體兼荆楚歲時。風流嘯嘯。且鞅板橋雜記之編。月旦勤懲。豈僅侍兒小名之錄已哉。嗟乎。名花墮溷。弱絮隨風。樹作拂錢。蓮誰出火。人皆惜玉。能不以之興懷。命薄如花。曷禁爲之飲泣。今覽錄中所載。或幼淪樂籍。或長隸教坊。或賺自奸謀。或誘從惡少。或遇人不淑。逼入青樓。或大婦難容。遂辭金屋。或良人已逝。甘爲逐水之萍。或豪主相陵。遣作出牆之杏。其始則觀閱受侮。事匪一端。其終之榮悴升沈。狀尤百出。若者志惟耽樂。若者性早知歸。若者專恃利交。若者願因情死。若者失足於販夫走卒。若者傾心於墨客詩豪。若者一誤再誤。仍困勾欄。若者憐卿愛卿。卽離苦海。極欣戚悲愉之致。著激昂慷慨之詞。動人生羞恥之心。寺世運盛衰之感。每慨地經烽火。野起戈鋌。喪亂無休。化離失所。式微宦裔。聞聞背禮私奔。貧錢姬妾。甚至貪財賣笑。試問春辰秋夕。回首何堪。奚爲暮送朝迎。辱身若此。斯則飄泊者所鑑觀。豪華者之棒喝矣。邇者櫓槍星壁。絃管風香。上海寶彝夏之衝。勝地蒼宴游之盛。推襟送抱。士女昌丰。臥酒吞花。巾裾來往。笙歌院落。不減夫秦淮。燈火樓臺。有踰乎珠海。所冀如花美眷。點綴承平。會看摘藻成書。鋪張和樂。序南部烟花之記。敬贊一言。誦西秦行紀之篇。願書萬本。光緒己卯仲春百花生日嶺南護落花人謹序

海陬冶遊錄自序

夫海陬冶遊錄曷爲而作也。將以永旣然之芳情。追已陳之豔迹。寄幽憂於香草。抒舊念於風懷。滄桑變易。麻姑見而傷心。開寶繁華。宮女說而隕涕。撫今思昔。寫怨言愁。則使經過曲里。尙識舊人。搜輯閒編。猶曾軼事。傷紅顏之已老。嗟黑海之多驚。誰肯買俊骨以傾囊。孰不談劫灰而變色哉。則此編也。聊作寓言。附諸野史。非故爲妖冶之詞。甘蹈泥犁之罪也。顧或謂昔趙秋谷海樞小譜。余曼翁板橋雜記。西溪山人之吳門畫舫錄。皆地當通都。時逢饒樂。其事可傳。其人足重。今一城斗大。四海氛多。旣無趙李名倡。又少崔張俠客。染黛研朱。藥叉變祖。墜鞭投轄。猾虜爭豪。未聞金屋之麗人。能擅玉臺之新詠。矧又不能抽白刃以殺賊。取謚貞姬。著黃絕而參禪。證名仙籍。綺羅因之減色。脂粉於焉爲妖。是人肉槃。是野狐窟焉爾。而子猶逞其豔談。爲之暝寫。不亦值乎。然而善言兒女。未免癡情。自古英雄。每多好色。花天酒地。亦爲閱歷之場。紅袖青衫。同是飄零之客。伽女散花。何妨遍著。維摩入道。先以鉤牽。戒淫爲法秀之妄詞。懺綺乃休文之惡習。恨寄綠陰。無損牧之之豪宕。篇名錦瑟。甯識義山之纏綿。鉛華寶髻。不諱言情。濁酒殘燈。烏能妨節。與其高談聳聽。毋甯降格求真也。况乎奇節僅矣。冶容暫耳。必貌皆

蘇小詩比薛濤。媿下玉京之慧心。配段東美之雅操。則香國中竟無下乘。章臺內悉屬才人。青泥世界。盡放蓮花。碧柳樓臺。遍鑄珉玉。是情之所必無。亦事之所罕有也。余觀古來文人失職。蕩子無家。偶托楮豪。遂傳風雅。曉風殘月。不盡低徊。淡粉輕烟。豈無點綴。本非實錄。有似外篇。則余今日之所編。逞妍抽秘。儘許荒唐。水月鏡花。無嫌空徹也已。且也由盛觀衰。大有亂離之感。因今念舊。彌興身世之悲。溯自丙午之秋。余年未冠。勾留白下。尋訪青溪。春藏楊柳之家。人閉枇杷之院。任姬素琴。此中翹楚。旣識一面。遂訂同心。託穩歸來。音問中絕。已酉大水。囊筆來游。宿疴未瘳。煩憂正劇。有夢非春。擁孤衾而聽雨。看花懶出。雖晴日而閉關。辛亥春間。稍作綺遊。狂名頓著。選花開尊。徵歌按拍。題羣索扇。間有篇章。抹月批風。任傳薄倖。於是沾泥之絮。遂爲逐水之萍矣。癸丑之冬。杜門養疴。追念前遊。援筆以記。其時赭寇縱橫。金陵陷沒。珠簾碧瓦。蕩作飛灰。舞袖歌裙。慘罹浩劫。而此間亦烟沈雨墜。月缺花殘。人往時非。哀多樂少。迨乎賊去城空。春回燕至。舊巢已換。香夢難尋。歎生死之無聞。嗟飄泊於何所。淒迷煙月。誰解傷心。而粧點池臺。復開豔窟。曾幾何時。城中已復舊觀。城外環馬場左右。又成妓藪矣。惟是良辰難再。美人不來。時局蒼涼。消息茫昧。今遇其地。則故釘獨在。檀點依然。芳樹烏樓。畫沙螢點。亂塚荒堤。今日粉影脂香之地。頽垣敗壁。昔時燈紅酒綠之家。境易迴腸。事如轉燭。其爲愴懷。又烏能已。豈非事

無可紀。而情有足悲哉。特以此中人。鏡檻纒安。忽然遠徙。香名甫著。輒復私更。蕭郎再至。已悵蹤蹟於風前。徐娘重逢。錯呼窈窕。於月底。儘欲按圖而索驥。竊恐覓路而迷花也。更有嘆者。流俗勝則雅會稀。朱顏賤而黃金貴。乍羞覲面。已解淳于之襦。未及盟心。遽薦宓妃之枕。繼以色荒而錢盡。遂至情斷而恩離。此亦情天之變態。幻海之沸波也。余也。雖墮綺因。自存真宰。偶抒感慨。專寫牢愁。或觀此篇者。遂以爲此間佳麗。何異迷香。是處笙歌。正堪蕩魄。則亦未識余心者耳。若其鄙爲輕薄。譏以纖靡。爲高厚之繩。詩作到旤之投地。以爲意無寄托。旨乏勸懲。見斥於禮法之儒。遽指爲文字之障。則亦姑聽之而已。嗚呼。滄雖偏隅。固澤國之要津。海疆之險塹。豔風相煽。極盛難繼。有心人能勿深愍哉。庚申春仲。松北玉毓生識於春申浦上。

海陬冶遊錄上卷

崧北玉鮑生撰

滬城妓藪也。地瀕海。華夷錯處。巨商大賈。往來如梭織。比日繁豔。愈勝昔時。舞榭歌臺。連臺接棟。余自已酉杪秋。寄跡斯土。每值賦閒。輒與二三良友。遨遊其間。所見不少。而工詞曲。爛翰墨者。未之見也。旅窗無俚。因病得閒。棖觸舊懷。抽毫暝寫。姑循余曼翁板橋雜記之例。以雅游麗品軼事分隸之。聽雨剪燈。留賓煮茗。藉供嗷噓。繪脂粉之生涯。續煙花之記錄。亦足以銷憂起疾矣。

洋氛已息。海市大開。劫火重圓。花光復熾。綺階繡陌。萃四方之奇姿。奩婦蠻娃。誇海徼之妖豔。每至二分月上。十里燈明。鈿車交馳。香塵四溢。狎邪公子。遊冶富商。絡繹往來。迄無停趾。洵可謂花月之大觀。風流之勝事矣。

虹橋左側。鱗次以居。其中紛黛雜陳。妍媸畢具。無不各分門戶。以蘇常者爲佳。土著次之。維揚江北。又其次也。修容飾貌。爭妍取憐。所著衣服。競尙新裁。鎗火連宵。笙歌徹夜。裙屐少年。鮮不喪魂惑志者。其卽銷金之窟與。

唐家銜有二。唐瑜之故宅也。在魚行橋南。爲東銜。在闔水橙西。爲西銜。悉麗人所居。途雖遷迤。游蹤競

集粉壁明窗。備極閒雅。每至更闌人靜。琴韻簫聲。猶徹牆外。閩粵大腹賈。擁厚貲者。遨遊其間。意有所屬。輒張夜譙。鬪酒藏鈞。樂無逾此。纏頭一擲。動費不貲。噫。焚香十斛。下箸萬錢。誰弗窮奢相尙。求其泊然雅素。靜好自娛。則未之見也。

梅家街以梅宣使得名。地頗幽僻。每有麗姝。避喧趨寂。僦屋其中。靚妝雅服。位置自高。羞與坊曲中伍。惜以時有鋤蘭惡客。斫桂荒僧。摧折百端。致一月數遷。不遑安處。是亦臙脂山之擊障。風月海之魔瀾已。

鴛鴦廳側。地亦幽深。十餘家相連屬。每有閨閣豪家。一月出數十金。以供美人揮霍。自此閉置閑房。他客不能見矣。然間多黠婢。俟其他出。則竊召所懼。以陷重金。甘爲野鴛。恥作家雞。烟花本質。往往然矣。其能謝客杜門。鎮日不下樓者。吾聞亦罕。

虹橋西南爲白柵。曲折以行爲西倉橋。白柵南爲張家街。其地附近多藏匿名姬。此中間有雙趺不纏。而姿首明眸。稍著名譽者。每乞靈於高底。以求齒於姊妹行。其矯揉亦良苦矣。此輩大概來自吳門。無所依著。遂作此生活。嗚乎。風絮飄零。落藩墮溷。孰有甚於此哉。

城外臨河一帶。自北至東。亦多倡家。編竹爲籬。搏泥成壁。湫隘殊甚。稍自愛其羽毛者。每不屑處。然亦

有佳麗雜處其中。非由操術不工。卽由名譽未噪。托迹下流。爲時白眼。雖名士失所。何以加茲。顧一陷此阱。卽身難自主。情殊堪悲。愛花成癖者。幸物色而調護之。慎勿以其地而忽諸也。

黃浦中有船妓。略如鬻戶。然絕無佳者。今率與番舶黑人交。輿隸見之。皆掩鼻過矣。其近虹口處。有西洋妓艘。歲一二至。華人之能效彝言者。可易粧而往。纏頭費亦不過二十餘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當不惜金錢。以領略此奇芬耳。

勾欄院中。率皆禮神佞佛。以祈默祐。朔望必於戶外焚紙箔。而撒以鹽。謂之現銀。月必享財神。俗呼爲接路頭。每值空王生日。多戴檀旛。香篆繚繞。清晨詣寺廟。乘紗輿以過者。繹絡不絕。覆袖底之文。駕拜鞋尖之彩鳳。含情微訴。無非爲所懼私祝。是亦諂而近瀆矣。

二月二十八日。爲城隍夫人誕日。街市懸燈。士女駢集。清明中元十月朔。邑人例奉城隍出巡。諭之三節會。妓女多著赭衣白裳。蓬髮銀鑷。乘輿後從。謂之賞願。油頭浮滑。追逐指視。品評妍媸。媚神卽以招客計亦良得。

滬城少水。無畫船簫鼓諸勝。春秋佳日。士女出游。多萃於西園。園有茶寮十餘所。蓮子碧螺。芬芳欲醉。時來麗人。雜坐成羣。每當夕陽將落。人影散亂。真覺衣香不遠。輕薄少年。鄉曲獍子。掉臂其間。多與目

成而去。

城中游覽之地。以城隍廟之東西兩圍爲最盛。西圍游人雜遝。東圍則雙扉常鍵。值令節始啓之。幽草孤花。別開靜境。中有高閣。可遠眺。爲城西勝處。桃花開時。士女叢集。也是圍。池石蒼古。景頗空敞。芙蓉盛放。亦可消夏。他所皆靜僻。訪古者偶一至焉。美人則絕迹矣。近城卞里。如龍華觀塔。靜安浴佛。雖多勝事。往遊者實罕。

四月有蘭花會。六月有荷花會。九月有菊花會。皆折簡招賓。徵歌侑酒。荷花盛於南圍。近皆呼也是圍。亭臺空朗。道暑迎涼。遊賞者殆無虛日。紈扇羅衫。翩躚而來。鈿車珠櫛。比以至洵爲脂粉之逸情。裙釵之勝概也。

八月十五。每家必燒斗香。至夕傾城粉黛。結伴閒遊。踏月訪親。聽趾所至。謂之走三橋。以西圍及蕊珠宮爲最盛。燭光奪月。篆煙散香。于時綺縠被體。茉莉堆鬢。粉汗蒸淫。履屐錯選。輕薄少年。掉臂共間。墮珥遺簪。爲樂無極。宵闌月斜。游人稍寂。于是靜女兩三。素粧以出。涼蟾如水。薄雲作花。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彼俗子者。或將以花妖月魅疑之也。

妓家食品。多以甘濃香脆爲佳。甚或取諸外肆。求其纖手親調羹臠。千百中無一人。近以惠林館爲巨

擘肴饌精潔。尙堪與吳門伯仲。若其一家之中。自有廚孃。客來咄嗟可辦者。惟堂名能之。至於顧廚珍品。董竈新茶。則近代已罕見矣。豈能於此間求之哉。

青樓所著畫屨。鏤空其底。中作抽屨。雜以麝香。圍以雕紋。和以蘭麝。凌波微步。羅襪皆芳。此尤服之妖者。或有置以金鈴。隔簾未至。清韻先聞。近又有曳男子履者。繡以蝴蝶。雖鏤金錯采。製作精工。而行步絕無婀娜之致。竊所不取。

洋涇橋北。多粵東女子。番戶珠孃。自遠而至。風日晴朗。連袂遊行。殊足一新耳目。大率以帕裹首。錦襪繡屨。椎髻窄袖。裝束殊異。類皆豐碩白皙。足長八寸。其佳者。膚白如雪。眼明于波。不讓顧喜肉屏風也。遠商多購爲姬妾。築屋別居。然有所屬意。輒引與爲歡。其有黠嫗。假粵粧以媚遠商者。亦粹莫能辨也。小南門外。多野桃花。每值開時。亂紅墮水。其地平遠。煙草芊綿。人家比屋而居。多有情女子。春暮盛開。游士麇集。短牆曲巷。尋花而語。有所屬意。徑往叩扉。讎訶不及也。然鎰院重來。輒有人面東風之感矣。沿城數里。絲柳氍毹。草色成茵。湖光搖黛。迥非塵境。俗士之跡。所不能到。疏窗半啓。鎮日簾垂。墮釵徐聞。可人如玉。游狹斜者。卽求覲其音容而不得。惟一二素心人。時與往來。樂數晨夕。錢刀弗甚較也。沈香閣東。最著者爲朱家莊。過小石橋。爲季家街。畫錦坊。西爲薛街。深街曲巷。別有洞天。循徑而行。菜

哇數弓。柴扉雙板。自覺幽致冷然。每至薄暮。紅裙翠袖。歷亂簾前。令人目不給賞。流目送盼。則榮陽壁。鞭選美徵歌。則羣花奪寵。可不謂盡態極妍與。

青樓居如櫛比。其間最勝尤衆狂鶯者。土人謂之堂名。蓋卽妓院遺意。粉白黛綠。列屋而閉居。主者謂之本家。最佳者。謂之堂頂。下者謂之堂底。最盛者一堂中可四三十雌。絲竹肉手若手藝較優焉。故聲價甲於他搖舍。城中不盈十家。院守深沈。樓閣高迴。層檻迴廊。宛如世族。青驄白板。闐咽其間。燭夜花開。瓊筵競起。鈿釵爭馳。錦袖欲飛。翠繞珠圍。雖石季倫金谷之遊。不是過也。訪豔者至此。殊有觀止之嘆。

外此則曰草臺。規模亦略相埒。房櫳深邃。被服麕都。客至則調片芥。供瓜果。茗杯甫進。而粉黛雜陳於前。客意有屬。卽可定情。宿柳眠花。頓成鴛夢。雖春風一度。各自東西。亦未始不可慰牢愁。遣羈旅也。其夜合之資。及他事率遞減於堂名一等。故冶遊而惜費者。往往舍彼取此。

其次曰私局。雖不敢與二者比肩。然閒靜則過之。不能家有廚孃。每逢讌宴。輒取諸外肆。帷帳衾裯。必務精潔。花朝月夕。佳客過從。煮茗啣杯。略有風趣。近日城中多至三百餘家。誠稱極盛。嗚呼。俗之華靡。風之淫侈。於此可見。

或有名媛購屋僻地。俗子未易謀面。自稱住家。不與院中人等。往來賓客。不過數人。無門庭喧譁之咎。唱曲擲筆。捧觴調芥。皆不屑爲。率以小鬟任其事。其恃嬌尙奢。有邀人傅粉。不自著衣光景。

瀨城於旅邸。藏置麕姬。若愜客意。卽薦枕席。故賓至如歸。有室家之樂。謂之花寓。此豈管仲父女閭三百之遺意與。其僻巷中多阿芙蓉館。調食者率以女子。客入以百錢贈。若留宿亦須一餅金。較之吳市看西施。稍覺便宜耳。

瀨城有賣花媪。善作雉媒。於小街隘巷。構屋數椽。凡官所屬意之美人。雖良家妾媵。不難托其招致。但不能作夜度孃耳。富室子弟。多餌以重金。謀片晷歡。名曰借臺。薄俗如此。求其獨清獨醒者罕矣。

其餘略有數等。等愈降。品愈卑。率皆與夫僕隸所遊。大雅所不屑道。等諸自鄙無譏可也。嗟乎。瀨城大僅如斗。而女閭成市。偏多脂夜之妖。其談豔者。猶謂盡人如玉。徧地皆花。不數揚州之盛。正恐盛極而衰。爲有心人所深慮耳。

衣服之製。以青樓之趨尙爲雅俗。瀨城之妓。皆從吳門來。故大半取吳爲式。其爲客措辦者。悉取諸綵衣街上。麗製雅裁。任其自擇。其時下妓多呼縫人。授以新樣。備諸組織。窮極巧靡。若其淡粧素抹。袖韻獨絕者。當別具隻眼物色之。

花草浜。三牌樓一帶。多設花肆。異蕊名葩。靡月不有。美人頭上。頗不嫌寂寞。每至夏秋之交。建蘭素蕙。入座清芬。佛手木瓜。堆盤鮮色。可以參茗柯之禪味。洗酒國之俗醒。其茉莉桂花。可結爲毬。懸諸碧紗。幙中媚香四溢。薄醉初醒。夢魂俱適。溫柔鄉洵有佳趣。

閨中香品。別有妙製。粉奩脂盃。必非市肆所陳。乃佳。若能得內宮祕方。手爲配合。則久用之後。肌理色澤。自覺光悅異常。近日所行玫瑰洋皂。亦能滑膚。微嫌其氣韻不能入時。至其琉璃瓶中。各種花露。奇馥撲鼻。真有衣敝而香不滅之妙。較之焚芸屑麝。可免焦腥之味。然平章香國者。率以其異品而擯之。學宮西張漢師家。著名已久。凡口脂面藥。澡豆香囊。亦頗精巧。每當浴後茶餘。芳馨襲衣。留髻送客。薄解羅襦。令人心醉。

酒兵茗戰之餘。率厭肥濃。多求鮮果以悅口。滬之水蜜桃。尙是露香園遺種。大幾如盃。皮薄香甘。入口卽化。他如洞庭之盧橘楊梅。亦南方所僅見。至閩之甘蔗荔枝。北之葡萄水梨。自遠畢集。夜闌消渴之際。剝膚嚙液。涼心詩脾。

教坊演劇。俗呼爲貓兒戲。相傳揚州某女子。擅長此藝。教女徒悉韶年稚齒。嬰伊可憐。以小字貓兒。故得此名。滬上工此者。數家。清桂。雙繡。其尤著者。每當傅粉登場。鑼鼓乍響。鶯喉變徵。蠟髻加冠。迷離撲

朔莫辨雌雄。酣暢淋漓。合座傾倒。每演少者。以四齣爲率。纏頭費。破費主人四餅金耳。

名妓下梢多不可問。其衰退爲房老者。什無二三。安能於苦海中。別開青蓮世界。西園茶寮中。鬻青果者。多屬女子。皆來自錫山。與吳下眉目亦間有娟秀者。無賴子每啜茗時。擲錢競售。捉腕捺胸。備諸妖態。日斜果盡。隨至其家。是本不必爲妓。而自墮惡趣中。亦可傷已。

揀茶女子。多係小家貧戶。布裳椎髻。楚楚可憐。然愈足見真色也。晨去晚歸。率皆結伴聊羣。姿美者處之內室。工少而獲倍。其中多不可致詰。以日得百錢。而甘玷無瑕之玉。爲父母者。何憤潰乃爾。

婦女之以罪案逮繫者。例發官媒邏防之。其地在五老峰後。粉牆書官媒二字者是也。俗呼爲官賣婆處。其嫗巧於漁利。略有姿致。卽飾盛妝以迓客。或守志不從者。則扶以非刑。長官雖知弗問。大似有明籍沒教坊之弊制。苟案中漏網之姦夫。啖以重金。仍可作野合鴛鴦。其法可謂疏已。

青樓韻語 下冊 海陬冶遊錄